

雲漢 3号

雲漢

---

2025年3月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 目次

《詩經·秦風·權輿》首句的語法問題探究 .....	楊 濬豪 ... 1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仲尼曰》譯注（2） ..... 戸内 俊介 野原 将揮 海老根量介 宮島 和也 宮内 駿 ...	16
移韻、海韻三等認定に関わる例外反切 .....	太田 斎 ... 36
汉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谁的“京味儿”更浓——以损公、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中心 .....	今村 圭 汪維輝 ... 56
《廣東省城俗語解》：幕末日本粵語文本接觸與閱讀的個案研究 .....	孫 楊洋 ... 66
カム地域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方向接辞 .....	鈴木 博之 ... 81

## 《詩經·秦風·權輿》首句的語法問題探究\*

楊濬豪

**提要** 《詩經·秦風·權輿》首句的解讀在過往的研究當中尚未取得一致意見，本文從漢語語法的角度針對相關問題進行探究。首先針對句中「於」字的詞性與出現環境進行分析，接著探討「夏屋」的詞組性質，並梳理古注當中的空範疇，最後描寫〈權輿〉首句的句法結構，並解釋不同版本的變換模式。本文認為不同版本的底層形式其實並無不同，只是表層形式的變換手段有所差異。希望透過本文的分析，能對〈權輿〉首句的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視角。

**關鍵詞**

「於」介詞組，上古漢語，夏屋，移位(movement)，焦點化(focalization)，權輿

## 1. 引言

《詩經·秦風·權輿》首句在傳世文獻中寫作「於我乎」，但在出土文獻的安大簡本中卻寫作「始也於我」，見下文底線標注處：

- (1)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sup>1</sup>（傳世本《詩經·秦風·權輿》）
- (2) 始也於我，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不稱權輿。始也於我，每食八……（缺簡）。<sup>2</sup>（安大簡本《詩經·秦風·權輿》）

此句的句意與版本差異引起了學界的不同解讀，尤其是開頭「於我乎，夏屋渠渠」的說法更是分歧。主要爭議出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於」字的詞性，二是「夏屋」的釋義。關於「於」字的詞性，目前的看法分為介詞、語氣詞兩種說法，<sup>3</sup>而「夏屋」則是有動詞組（VP）和名詞組（NP）兩種看法，且在釋義上莫衷一是。以下將前人的主要論點按時代排序列出，並於其後標注對「於」或「夏屋」的分析：<sup>4</sup>

\* 本文未刊之初稿曾在 2024 年於第 74 回日本中國語學會全國大會中報告，會中蒙郭維茹教授惠賜高見，撰寫過程中亦有幸獲得李琦 (Edith ALDRIDGE) 教授與蔡維天教授提點指教，並獲學友申堯燮先生給予意見，投稿至《雲漢》後又得到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現已從善改正，特此申謝。倘若文中尚有任何錯誤或不足之處，文責皆在作者。

<sup>1</sup> 標點按照王力 (2004[1980]: 213)

<sup>2</sup> 標點按照安大簡原整理者 (2019: 113)

<sup>3</sup> 參見沈培 (2020: 99-103) 及蔣文 (2023: 103) 的整理。其中沈培 (2020: 101-102) 提到有一說是將「於」解釋作動詞，但此說目前尚在推測思考階段，本文暫且不論。

<sup>4</sup> 本文傳世文獻取自「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s://ancientchinese.ling.sinica.edu.tw/ASACC\\_index/](https://ancientchinese.ling.sinica.edu.tw/ASACC_index/))，相關字詞訓釋與注疏參考「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與《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以及《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 (3) 毛傳鄭箋：「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於」介詞，「夏屋」動詞組）
- (4) 王肅（見《毛詩正義》）：「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夏屋」名詞組）
- (5) 孔穎達《毛詩正義》的說法同毛傳鄭箋，並反對王肅之說。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於」介詞，「夏屋」動詞組）
- (6) 朱熹《詩集傳》：「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夏屋」名詞組）
- (7) 安大簡原整理者（2019）引朱熹《詩集傳》謂：「渠渠，深廣貌。」（「夏屋」名詞組）
- (8) 沈培（2020）重新斷句成「始也於（乎），我夏屋渠渠。」（「於」語氣詞，「夏屋」名詞組）
- (9) 蔣文（2023）重新分析成「於我（宜）乎，夏屋渠渠。」（「於」介詞，「夏屋」名詞組）

在前人研究當中，筆者認為毛傳鄭箋的說法即可從，也就是認為〈權輿〉首句的「於」是介詞，「夏屋」則是動詞組。關於筆者的主張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說明，一是本文認為這裡的「於」涉及移位現象(movement)，所以應屬於介詞（詳下文第4節）。二是鄭玄其實知道「夏屋」存在動詞組和名詞組兩種不同用法，如：

- (10) 《禮記·檀弓上》：「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鄭玄注：「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

那麼在例(3)當中作動詞組解釋，而在例(10)當中作名詞組解釋，筆者認為這是有意識的區別。三是「夏屋」若作名詞組，那麼「於我」將難以安放，甚至整個句子會沒有動詞（含靜態動詞），無法構句，<sup>5</sup>也會存在例(5)孔疏所言篇章主旨銜接上的問題。是故筆者將以毛傳鄭箋的論點為基，並試圖由句法層面疏理其合法性。

現將本文內容安排說明如下：第一節為引言。第二節說明上古漢語「於」介詞組（PP）的出現環境。第三節針對古書訓解與句法當中的空範疇進行說明。第四節探討移位現象。第五節為結語。

## 2. 「於」介詞組出現的位置

「於」在古代漢語當中作虛詞的用法非常常見，從出現環境來看的話可以分為出現在動詞後（下稱動後）與出現在動詞前（下稱動前）兩個位置。動後的「於」介詞組較為常見，它們的作用是用來給予斜格(oblique case)的格位，而在動前者則相對少見，主要出現在框架語（frame-setting）及移位現象當中。

### 2.1. 動後的「於」介詞組

王力在（2014[1989]: 161-162）將介詞「於」的用法分為七種，基本上已經將動後的「於」介詞組作了較完整的分析。其中除了表示對於、關於一類之外，其餘六種都居於動後，各類略舉一例如下，分別是表示地點或時間（如例(11)）；表示動作之所向或所到（如例(12)）；表示動作的對象（如例(13)）；表示動作的所從（如例(14)）；

<sup>5</sup> 非主謂句的構句問題見鄧思穎（2019: 177-181）。



<sup>6</sup>表示比較（如例(15)）；表示被動（如例(16)）。<sup>7</sup>

- (11) 《論語·八佾》：「八佾舞於庭。」
- (12) 《論語·憲問》：「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 (13) 《墨子·尚同》：「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
- (14) 《孟子·梁惠王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 (15) 《論語·先進》：「季氏富於周公。」
- (16) 《孟子·梁惠王上》：「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從出土文獻來看「於」介詞組也大多出現在動後。<sup>8</sup>首先由甲骨材料來看，甲骨文中沒有「於」只有「于」，郭錫良（1998[1997]：92）認為「于」由「去到」義的動詞虛化而來，語法化之後成為引介處所的標誌，<sup>9</sup>除了引介時間的「于」之外，大多的「于」介詞組都是出現在動後，如例(17)-(19)。朱歧祥（1998：254）的分析也顯示殷卜辭與周原甲骨的「于」介詞組多出現在動後。

- (17) 土方征于我東鄙。（合集 6507）<sup>10</sup>
- (18) 甲子卜，其求雨于東方。（合集 20173）
- (19) 三百羌用于丁。（合集 295）

其次由金文材料來看，也是以出現在動後為常。根據武振玉（2010）的分析，這些動後的介詞主要是用「于」，少部分使用「於」，它們引介的事物可以是處所（如例(20)）、動作所涉範圍（如例(21)）、時間（如例(22)）、對象（如例(23)）等，這些「于」或「於」介詞組出現的位置，並沒有太大變化。<sup>11</sup>

- (20) 保侃母易（賜）貝于庚宮。（保侃母簋蓋：集成 3743）
- (21) 曰古文王，初盤餗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畀（屏）。（史牆盤：集成 10175）
- (22) 至于萬年，分器是寺（持）。（邾公輕鐘：集成 149）

<sup>6</sup> 這類表所從的介詞「於」後來還衍生出表達所由與表因的用法，見楊伯俊、何樂士（1992：439）以及劉景農（1994：76）。

<sup>7</sup> 關於「於」介詞組表示被動的說法，呂叔湘（2002[1942-1944]：37-40）、何樂士（2000[1985]：160）、周法高（1993：89）與劉景農（1994：288）看法亦同，也就是將「於」所引介的語義角色（θ-role）視作施事者（agent）。不過魏培泉（1994：299-300）點出「於」介詞組作為被動標誌的問題，郭錫良（1998：94）則從甲骨用例指出有一些于字句其實不能算是被動式，它所引介的指是廣義的處所。梅廣（2018：296-299）進一步認為上古漢語的被動句很晚才出現，過去被分析為被動句的句子大多都是受動句，也就是說那些「於」所引介的並非施事者，而是來源（source）或者是表人際對待關係。

<sup>8</sup> 上古漢語「于」與「於」的問題本文從宮島和也（2017）的看法，認為「于」與「於」之間沒有語法及語義的差異，但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動態變化。

<sup>9</sup> 郭錫良（1998[1997]：94）認為祭祀對象也是一種廣義的行為處所。

<sup>10</sup> 以下甲金文的來源從學術慣例，甲骨文使用《甲骨文合集》號碼，金文使用《殷周金文集成》號碼。

<sup>11</sup> 金文當中的「于」介詞組還有少部分可用作修飾語，例如：「易（賜）于乍一田」（卯簋蓋：集成 4327）與「易（賜）女（汝）田于埜。」（克鼎：集成 2836）等。武振玉（2010：131-132）指出：「從用法上看，除了偶爾作狀語和定語外，其餘均是充當補語的，這是兩周金文中介詞「于」在句法方面表現出的顯著特點。」

(23) 用為寶器鼎二、簋二，其用官（享）于畢（厥）帝（嫡）考。（師眉鼎：集成 2705）

最後由戰國出土文獻的情況來看，「於」介詞組的出現環境也大多是在動後，張玉金（2011：91）就指出：「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於』字介賓短語的通常語序就是出現在謂詞語之後作補語，這種『於』佔總次數的 98.8%。能夠前置的是表示時間、處所和對象的『於』字結構，將其前置是為了表示對它的強調。這種『於』很少，只有 1.2%。」由此可見，「於」介詞組的出現環境無論是在傳世文獻或是出土文獻當中，都以動後為常。

比較特別的動後「於」介詞組出現在「及物動詞—於（于）—受事賓語」的環境中，杉田泰史（1998：125）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於」介詞組，可以表達動作不完整或未完成的用法，如例(24)表達的是試行體，即試圖進行某種行為。類似概念於梅廣（2018：331、421）亦可見，主要是認為某些及物動詞後加上「於」可將這類動作行為由直接轉間接，能夠產生敬語的用法，如例(25)-(26)。另一方面，也可以表達動作程序不完整或者非常態行為的動詞，如例(27)-(28)。

(24) 《左傳·桓公九年》：「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25) 《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26) 《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

(27) 《左傳·昭公二十年》：「君盍誅於祝固史嚱以辭賓？」

(28) 《國語·晉語七》：「臣誅于揚干，不忘其死。」

以上是動後「於」介詞組出現的環境與用法，接著將討論本文的核心論題——動前的「於」介詞組，並著重與本文材料相關的移位現象。

## 2.2. 動詞前的「於」介詞組

前文提及動後的「於」介詞組主要的任務就是分派斜格的結構格位，它們跟動詞的關係較為緊密，屬於域內論元(internal argument)。動前的「於」介詞組則跟動詞的關係較為疏離，存在加接結構(adjunct structure)的框架語與移位現象當中。框架語的作用是設定時空背景或表達言者的觀點看法，移位現象則是表現出語句在結構上的強調位。然而，除以上兩種之外，還有許多的否定句與疑問句的代詞賓語居於動前，如《左傳·昭公十六年》：「爾無我叛，我無強賈。」以及《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類賓語前置的現象王力（2013[1957-1958]）、太田辰夫（2003[1985]）已點出。其中疑問句的前置賓語有時也會帶上「於」，例如《莊子·則陽》：「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不過這些句型非本文主要論述對象，於此暫且不論，相關討論詳參魏培泉（1999、2003）Aldridge（2010）與松江崇（2010、2013）。以下針對其它動前的「於」介詞組進行說明。

### 2.2.1. 框架語

上古漢語的動前「於」介詞組主要是用於背景設定，這類背景設定的內容可以是時間、空間或者說話者所要表達的觀點，也就是以說話者的觀點為背景的論述，現分述如下。

### 2.2.1.1. 時空設定

在框架語的類別當中，時間框架設定是用得最多的，例如《左傳·襄公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及《史記·曆書》：「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澤。」楊伯峻、何樂士（1992：385）也點出這種表時間的「於」介詞組絕大多數用在動前。其它表時間設定的語詞也有這種特性，例如：「今也、昔、昔者、古、古者、初、然後」蒲立本（2006[1995]：134）認為這些時間詞總是處在句首的話題位置上。此外，有些空間設定的用法也會居於動前，例如《墨子·旗幟》：「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及《周禮·春官》：「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這些都是在時空背景上的設定作用。

### 2.2.1.2. 對待關係設定

表達對待關係的「於」介詞組與王力（2014[1989]：162）所說表示對於、關於的這一種相關（如例(29)-(30)），它們出現在動前。楊伯峻、何樂士（1992：437）認為這類介詞組有「按……」的意思（如例(31)）。魏培泉（1993：719）、梅廣（2018：333）則是指出某些表達對待關係的「於」介詞組也可以放在動前（如例(32)-(34)）。這些句子大多都可以翻譯成「以……而言」或者「對……來說」，這些「於」介詞組用以表達跟主語之間的關連性。

(29)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我於周為客。」

(30) 《史記·魏公子列傳》：「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

(31) 《史記·淮陰侯列傳》：「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32) 《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33) 《左傳·昭公元年》：「於文，皿蟲為蠱。」<sup>12</sup>

(34) 《左傳·哀公十三年》：「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上述的例子都是框架語，它們在句子當中的作用是設定時空與言者的知識背景，性質屬於加接結構，<sup>13</sup>不需要格位分派，所以將這些「於」介詞組刪除並不會影響句子的合法性。下面本文要談論的「於」介詞組，它們不屬於加接結構，而是經移位而成，所以在原來的位子上具有格位，若將這些「於」介詞組刪除則會影響句子的合法性。也就是說框架語的「於」介詞組與移位而成的「於」介詞組，表面上都可以處在句首位置，但內涵其實不同。

### 2.2.2. 移位現象

<sup>12</sup> 梅廣（2018：333）似將此例歸入「對比關係」，然本文認為的對比關係比較接近魏培泉（1993：719）的例子，例如：《孟子·公孫丑上》：「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可以翻譯成「跟……比」。類似的例子還有《孟子·公孫丑上》：「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以及《史記·張儀列傳》：「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參見史存直（2005：173）。

<sup>13</sup> 梅廣（2018：160）指出：「主題引介詞不包括『于』和『在』。因此，句首出現『於』介詞組或『在』介詞組都是加接結構框架語；這樣的句子都不是主題句。」

上古漢語當中有些詞組可以放到主語之前的句首位置，呂叔湘（2002[1942-1944]）稱之為「外位」，周法高（1993）稱作「外語」。梅廣（2018：142-143）則進一步點出外位與主題句的同形異構，並指出主題句的出現是上古漢語中期以後的事，所以甲金文與《尚書》當中沒有主題句，因為缺乏「者」、「也」這兩個構成要件。若此，前人將甲金文的移位現象視為焦點化（focalization）有其形式上的依據。早在管燮初（1953：17）即指出卜辭當中賓語前置時一定要用「佳」或「夷」字（比較例(35)a- (35)c)。「于」介詞組在甲骨文中也會前置，沈培（1992：140-148）就指出這是焦點化的現象（比較例(36)a 與例(36)b）。羅端、包華莉（2013[1997]：201-202）對例(36)也持相同看法，並且點出做焦點時這些介詞組一定出現在動詞前、主語後。

「於」介詞組的焦點化移位在先秦文獻當中還有更豐富的變換手段，何樂士（2004：85-86）與梅廣（2018：333-334）就指出動前是一個強調的位置，或者說謂語前端是個以焦點詞組（focus phrase，下文作 FocP）為中心，比較高的焦點位置，動後的介詞組或賓語都可以提升上來成為焦點，如例(37)的移位過程就是由「何有於土」經過介詞組前移變為「於土何有」再發生賓語前置作「土於何有」；例(38)亦同，只是賓語前置以後加了前附焦點標記「唯」；例(39)a 則是例(39)b 在文獻當中出現的底層形式。相關變換過程整理如下：

表格 1：「於」介詞組焦點化移位的變換過程

底層形式	變換過程	表層形式
例(37) 何有於土	（介詞組提升） → 於土何有	（賓語提升） → 土於何有
例(38) 憾於蔡	（介詞組提升） → 於蔡憾	（賓語提升） → 唯蔡於憾 （焦點標記）
例(39)b 怒於室色於市	（介詞組提升） → 於室怒於市色	（賓語提升） → 室於怒市於色

綜上所述，可見這樣的焦點化屬於移位現象，<sup>14</sup>而以前附標記的焦點來看，似乎是「唯」字保留最好，所以魏培泉（2003：98）就指出先秦的賓語或補語可以作為焦點移到動前，焦點前有時以「唯」作標記（如例(40)），只是無論前附或後附標記的焦點化移位現象到了戰國中晚期就衰退了。

- (35) a. 勿正（征）土方。（合集 6447）  
 b. 勿佳（唯）土方正（征）。（合集 6446）  
 c. 王夷（惠）土方正（征）。（合集 6442）
- (36) a. 癸丑鼎（貞）：王又歲于且（祖）乙。（合集 32113）  
 b. 于父丁又歲。（合集 32113）

<sup>14</sup> 松江崇（2010：58）還提及代詞賓語「是」的前置現象（如《詩經·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這個現象近似移位，但這是否屬於焦點化，如松江氏所言：「賓語『是』在任何語法條件下是否都必須位於動詞或介詞之前，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37) 《左傳·僖公九年》：「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 (38) 《左傳·昭公十一年》：「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憾）。」
- (39) a. 《戰國策·韓策二》：「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b. 《左傳·昭公十九年》：「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 (40) 《莊子·至樂》：「彼唯人言之惡聞。」

### 3. 古書的傳注訓解與空範疇

上一節主要探討動前的「於」介詞組，本節將探討「夏屋」分析作動詞組的古書訓解來源，以及本文在句法分析上所使用到的空範疇（empty categories，簡寫作 e）。

#### 3.1. 「夏屋」作動詞的訓釋

「夏屋」作動詞的訓釋首見於例(3)毛傳鄭箋，後來孔疏亦不破此說，並引《爾雅》為據（見例(41)）。陸德明《經典釋文》也分析為動詞組（見例(42)），其後之《字書》、《韻書》亦收此義（見例(43)-(44)），可見「屋」作動詞的訓解有其依據。

- (41) 《爾雅·釋言》：「握，具也。」<sup>15</sup>
- (42) 《毛詩音義·秦風·權輿》：「屋，如字，具也。」
- (43) 《龍龕手鏡》：「屋，今烏谷反，舍也，止也，具也。」
- (44) 《廣韻·入聲·屋韻》：「屋，舍也，具也。」（《集韻》、《類篇》亦同）

「屋」的動詞用法在古書當中主要以「具」為訓釋。「具」的詞義依《爾雅·釋詁》為「供，峙，共，具也。」《爾雅·釋言》作「握，具也。」即供應、準備之義。相關文例如例(45)-(48)。

- (45) 《尚書·商書·盤庚中》：「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 (46) 《尚書·周書·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sup>16</sup>
- (47) 《韓非子·解老》：「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
- (48) 《史記·淮陰侯列傳》：「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綜合以上古書訓解及文獻例證，本文認為「夏屋」應分析作動詞組，該句的字詞與句意分析如下：

表格 2：「夏屋渠渠」字詞分析

<sup>15</sup> 郭璞注：「謂備具。」邢昺疏：「『握，具也。』釋曰：『主持辦具也。』郭云：『謂備具。』李本作『幄』，釋云：『居位處之具也。』《秦風·權輿》云：『夏屋渠渠。』鄭箋云：『屋，具也。』義其同乎。」

<sup>16</sup> 孔穎達疏：「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

原文	夏	屋	(於我 e) <sup>17</sup>	渠渠 <sup>18</sup>
字詞分析	大 Adv-程度副詞	具 V-動詞	PP-介詞組補語	勤勤 Adv-情狀副詞
語譯	(秦康公 <sub>pro</sub> ) 殷勤地大量地供應 (禮食 <sub>ACC</sub> ) (給我 <sub>DAT</sub> )。 <sup>19</sup>			

### 3.2. 古書傳注揭示的空範疇

本文分析〈權輿〉首句的語法時運用了空範疇的概念，例如空代詞 *pro* 以及移位蹤跡 *trace* (簡寫作 *t*) 等。現欲進一步說明〈權輿〉一詩中的空範疇，因為它們並沒有出現在句子的表層形式當中。為了避免引起增字解經的疑慮，於此先說明下文所還原的空範疇都是根據句法結構的推導以及古書注解還原而來，並不是作者個人的發明。

本文將今本〈權輿〉首句的句法分析如下，其中「秦康公」為諷刺主體也是語境主題 (*discourse topic*) 隱而不顯。「於我」由「夏屋」動後補語的位置提升上來，「夏屋」後的賓語空位與「每食」同指稱 (*co-index*)。<sup>20</sup>如此，傳世本首句的分析為「*pro* [於我]<sub>i</sub> 乎，夏屋 *t*<sub>i</sub> 渠渠」，將空範疇還原之後首章為「(秦康公<sub>pro</sub>) [於我]<sub>i</sub> 乎，[[夏屋 *e*]<sub>j</sub> *t*<sub>i</sub> 渠渠]；(秦康公<sub>pro</sub>) 今也，[[每[食]<sub>j</sub>]無餘]。于嗟乎！(秦康公<sub>pro</sub>) 不承權輿！」而安大簡本〈權輿〉首句的句法分析為：「*pro* 始也[於我]<sub>i</sub>，夏屋 *t*<sub>i</sub> 渠渠」，將空範疇還原之後首章則為「(秦康公<sub>pro</sub>) 始也 [於我]<sub>i</sub>，[[夏屋 *e*]<sub>j</sub> *t*<sub>i</sub> 渠渠]，(秦康公<sub>pro</sub>) 今也 [[每[食]<sub>j</sub>]無餘]。于嗟，(秦康公<sub>pro</sub>) 不稱權輿。」相關的注疏來源見下方表格。

表格 3: 古書訓解顯現的空範疇

空範疇	古書訓解
諷刺主體： (秦康公 <sub>pro</sub> )	〈權輿〉毛詩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毛詩正義》：「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
述題內的賓語： (禮食 <sub>ACC</sub> )	毛傳鄭箋：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毛詩正義》：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

此節論述了「夏屋」為動詞組的理據，並且將句法當中的空範疇還原出來。「夏屋」為動詞組，「於我」即是「夏屋」的介詞組補語，「於我」從補語位置前移，這就是本文 2.2.2 節論述的移位現象。<sup>21</sup>以下將進一步探究此一移位現象的功能與句法結構。

<sup>17</sup> 在表層形式中未出現的空範疇，本文以括號標 *e* 注記，或以空範疇所屬性質標注。

<sup>18</sup> 「渠渠」在動後作狀語跟詩歌押韻有關，「渠」、「餘」皆為上古魚部字。這樣的情況在《詩經》中多見，例如《詩經·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押上古元部韻；《詩經·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此章為交韻例，其中「離、靡」為上古歌部，「苗、搖」為上古宵部；《詩經·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押上古魚部韻。

<sup>19</sup> 相關格位標注按學術慣例以 *NOM* 表主格，*ACC* 表賓格，*DAT* 表與格，*LOC* 表處所格。

<sup>20</sup> 下文同指稱的代號按慣例以 *i*、*j*、*k* 等依序使用。

<sup>21</sup> 董秀芳 (2017: 177-178) 認為與「在」功能類似的介詞「于/於」也有一些可看作話題標記。不過筆者則是將董氏所舉的例子視為謂語前端的框架語，如《尚書·周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其實具有對待關係，可以對照前一句的「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以及下一句的「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至於《賈誼新書》的「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這是表達觀點或角度。是故筆者認為這種「於」是框架設定者 (*frame setter*)，並不是主題標記，詳見梅廣 (2018: 160)

#### 4. 移位與句法分析

前文 2.2.2 節提到了移位現象，相關例子屬於焦點化一類的移位。然而也存在另一種移位類型，這種移位的位置移到了屈折詞組（IP）之外，主要見於主題化（*topicalization*）移位。這裡就牽扯到上古漢語主題句的發展以及前置賓語是焦點化或是主題化的問題。

主題句的發展梅廣（2018: 143）指出：「卜辭和西周文獻找不到構成主題句的兩個形式要件『者』和『也』，這兩個語詞的使用最早見於《詩經》應該是西周晚期以後的發展。」而就本文探討對象而言，關鍵在於「於我」介詞組的移位現象要歸入焦點化或是主題化之中，這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sup>22</sup>松江崇（2010: 59）針對賓語移位的研究也點出類似的困難，其謂：「需要指出，不符合上述五種現象的賓語前置現象往往和賓語的主題化難以區別，但兩者的句法位置應該不同。即若句中有主語，主題位於主語之前，前置賓語位於主語之後。」較為細緻的相關問題，非本文聚焦的論題，未能在本文展開論述。現綜合前文各說，將謂語前端，主語後，動詞前，視作一個焦點位置，其在 IP 之內。若是移到主語之外者，本文視作主題位置，其在 IP 之外。

約而言之，此節分析之核心在於「主語」的位置。補語位置的「於我」介詞組，若移在主語後即為焦點位，倘若移至主語前則為主題位。但是〈權輿〉的主語是個空代詞，並沒有顯現出來，是故本節先著手分析空代詞主語 *pro* 與介詞組「於我」的相對位置，以確定移位的類型。接著再分析傳世本與出土本〈權輿〉的句法結構。

##### 4.1. 空代詞主語的位置

詞組移位到主題位即梅廣（2018: 154）所言的有標主題句，這個位置在主語之前，所以主語若是個空代詞 *pro*，也要還原在主題之後（如例(49)a-例(49)c）。

- (49) a. 《孟子·公孫丑上》：「夫聖<sub>i</sub>，孔子<sub>NOM</sub>不居<sub>t<sub>i</sub></sub>。」  
 b.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文辭<sub>i</sub>，*pro*以<sub>t<sub>i</sub></sub>行禮也。」  
 c. 《左傳·哀公十一年》：「仲尼<sub>i</sub>曰：『胡簋之事<sub>j</sub>，*pro<sub>i</sub>*則嘗學之<sub>j</sub>矣；甲兵之事<sub>k</sub>，*pro<sub>i</sub>*未之<sub>k</sub>聞也。』」

若是如 2.2.2 節所提到的例(35)則是焦點位置，因為比較相關卜辭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前移的賓語是在主語之後，屬於焦點位置，現據例(35)加上標注如下：

- (50) a. *pro* 勿正（征）土方。（合集 6447）  
 b. *pro* 勿佳（唯）土方<sub>i</sub>正（征）<sub>t<sub>i</sub></sub>。（合集 6446）  
 c. 王<sub>NOM</sub> 夷（惠）土方<sub>i</sub>正（征）<sub>t<sub>i</sub></sub>。（合集 6442）

現在回到本文討論對象「於我乎，夏屋渠渠。」或者「始也於我，夏屋渠渠。」的空代詞主語位置上，也就是前者應該分析為「於我乎<sub>TopP</sub>，*pro* 夏屋渠渠。」還是「*pro* 於我乎<sub>FocP</sub>，夏屋渠渠。」後者應該分析為「始也於我<sub>TopP</sub>，*pro* 夏屋渠渠。」還是「*pro* 始也於我<sub>FocP</sub>，夏屋渠渠。」本文認為應該採取第二種分析法，也就是介詞組「於我」的位置應該在主語之後，屬於焦點化的移位。

<sup>22</sup> 以前置賓語的移位現象來說，邱力環（2020: 96）就點出前置賓語的性質是焦點或主題尚有不同意見。

本文認為「於」介詞組的移位是在主語之後，可由例(51)論證。「觀」作為及物動詞後接賓語，「於」作為介詞引介處所。例(51)b 和例(51)c 是無標的句式，例(51)a 將「於」介詞組前移則是有標的句式，前移的位置在主語之後，可以分析為「四方<sub>NOM</sub>於子<sub>i</sub>乎觀禮<sub>t<sub>i</sub></sub>」。相關的移位現象還見於例(52)，介詞組「於彼」的位置原來應該在動後即例(52)b，但在例(52)a 中移到了動前及主語後的焦點位置，應該分析為「(鬼神<sub>pro</sub>)於彼<sub>i</sub>加之<sub>t<sub>i</sub></sub>」。這種介詞組前移時，有時還會加上「乎」字（如例(51)a），作用類似於後附焦點標記，其它的例子如例(53)「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杜預注云：「在恤民與憂國。」那麼「於」介詞組原來的的位置應該要在動後，現在則是前移到動前及主語後。例(54)「必爾乎取之」杜預注云：「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此例沒有經由介詞「於」引介，但詞組移位之後加上了「乎」。<sup>23</sup>

跟「於我」介詞組有關的位置變化，魏培泉（1993：720）已經注意到了，魏氏指出表示行為所在的「於」詞組，通常都在動詞後，放在動詞前的例子極罕見，例如例(55)a 和例(56)a 等，<sup>24</sup>並且點出「於女（汝）」、「於我」都是人稱代詞，不是很純粹的處所詞。<sup>25</sup>本文認為這些例子也跟焦點化移位現象有關。

首先來看例(55)b 與例(55)c，「處」和「宿」都是動詞，介詞「於」的位置都在動後，用來引介處所。例(55)a 的「於」同樣也是引介處所，所以鄭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sub>LOC</sub>也。」孔疏亦云：「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sub>LOC</sub>。」所以這一句的移位變化就是「公歸無所，（公<sub>pro</sub>）於女<sub>i</sub>信處<sub>t<sub>i</sub></sub>。」

例(56)c 與例(56)d 「殯」和「館」都作動詞用，介詞「於」也都在動後，同樣用來引介處所。那麼例(56)a 的移位變化則是「朋友死，無所歸。曰：『（朋友<sub>pro</sub>）於我<sub>i</sub>殯<sub>t<sub>i</sub></sub>。』」這些「於」介詞組前移是將處所詞提升到焦點的位置。例(56)b 則是引自例(56)a 的不同版本，在這裡加上「乎」字，本文認為是移位之後的後附焦點標記，它的移位變化是「（朋友<sub>pro</sub>）生（朋友<sub>pro</sub>）於我<sub>i</sub>乎館<sub>t<sub>i</sub></sub>，（朋友<sub>pro</sub>）死（朋友<sub>pro</sub>）於我<sub>j</sub>乎殯<sub>t<sub>j</sub></sub>」。如此，例(55)a 可譯為「再住在你那裡」，例(56)a 則可譯為「待葬在我這裡」。

- (51) a. 《禮記·檀弓上》：「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b.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c. 《左傳·昭公五年》：「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
- (52) a. 《左傳·襄公十年》：「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b. 《說苑·至公》：「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
- (53) 《左傳·昭公五年》：「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 (54) 《左傳·襄公十年》：「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 (55) a. 《詩經·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b.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sup>23</sup> 魏培泉（1993：720）注意到表示所在的詞組不是由介詞引介時，放在動詞前是容許的，例如：《左傳·昭公元年》「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國語·越語上》：「是故敗吳於固，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以及《孟子·公孫丑下》：「充虞路問曰」等等。魏氏懷疑這可能是保留了較早的處所詞在動前的詞序。關於這些例子，本文傾向分析為焦點化移位。

<sup>24</sup> 文獻中還有一處《詩經·曹風·蜉蝣》：「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前人注解較為分歧，魏氏於此未作討論。此例有可能跟疑問代詞有關，沈培（2020:106）點出章太炎認為《蜉蝣》的「於我」當讀為「於何」。相似意見亦見於俞樾《毛詩平議》，詳參魯洪生（2015：3173）。

<sup>25</sup> 筆者認為此一觀察很重要，這樣可以解釋為何例(55)a 不像例(51)a 及例(53)那樣，主語可以同時跟介詞組一起在句中出現。因為它會違反 binding principle B，也就是代名詞在其管轄範疇中不可以被綁定，必須要自由的，詳參 Huang, Li, & Li. (2009:332)。



- c. 《國語·周語上》：「王處於鄭三年。」
- (56) a. 《論語·鄉黨》：「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 b. 《禮記·檀弓上》：「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 c. 《左傳·哀公十一年》：「殯於郟，葬於少禘。」
- d. 《孟子·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 4.2. 〈權輿〉首句的句法結構

至此，本文將《詩經·秦風·權輿》首句的語法問題作了幾項分析，一是將「於」字認定為介詞。二是將「夏屋」分析為動詞組，三是還原了句子當中的空範疇，四是將「乎」字視作後附焦點標記。據以上分析，現將首句的底層形式、傳世本以及出土本的句法樹描繪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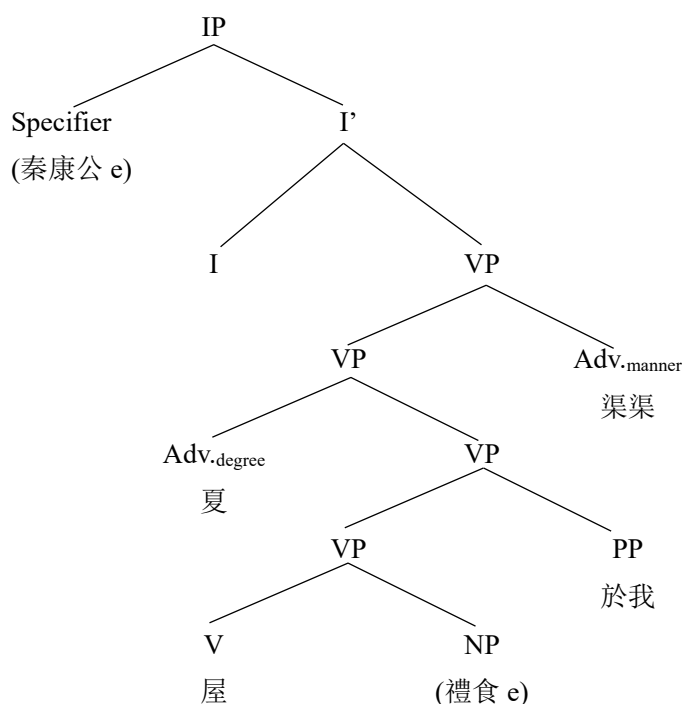


圖 1：底層形式句法樹

圖 1 是首句的底層形式，是由動詞「屋」作中心語 (head) 開始投射出來的結構，「屋」直接管轄它的附屬成分「禮食」，之後由介詞「於」增加格位，形成 VP 帶介詞組補語的結構，其它副詞性的修飾成分則是呈現不同層級的修飾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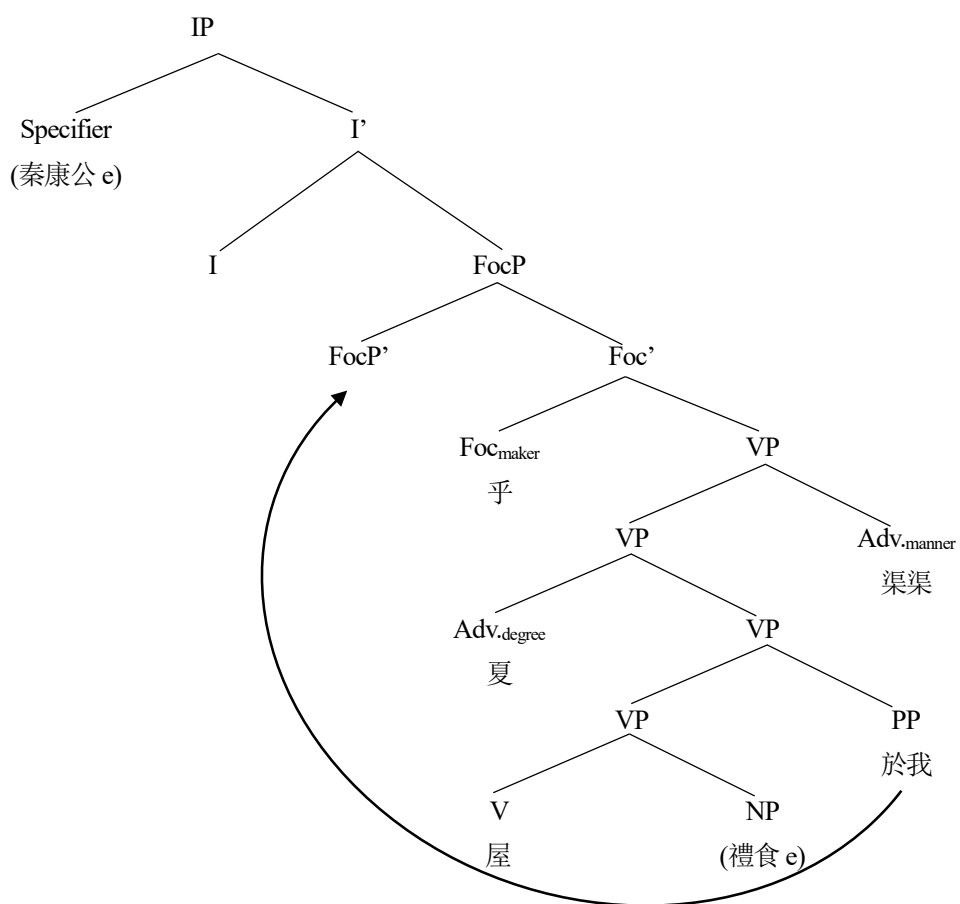


圖 2: 傳世本句法樹

圖 2 為傳世本的句法樹，原來在補語位置的介詞組「於我」焦點化之後前移至結構強調位，形成以焦點為中心語的詞組，並帶上焦點標記「乎」，表現出來的形式即為「於我乎，夏屋渠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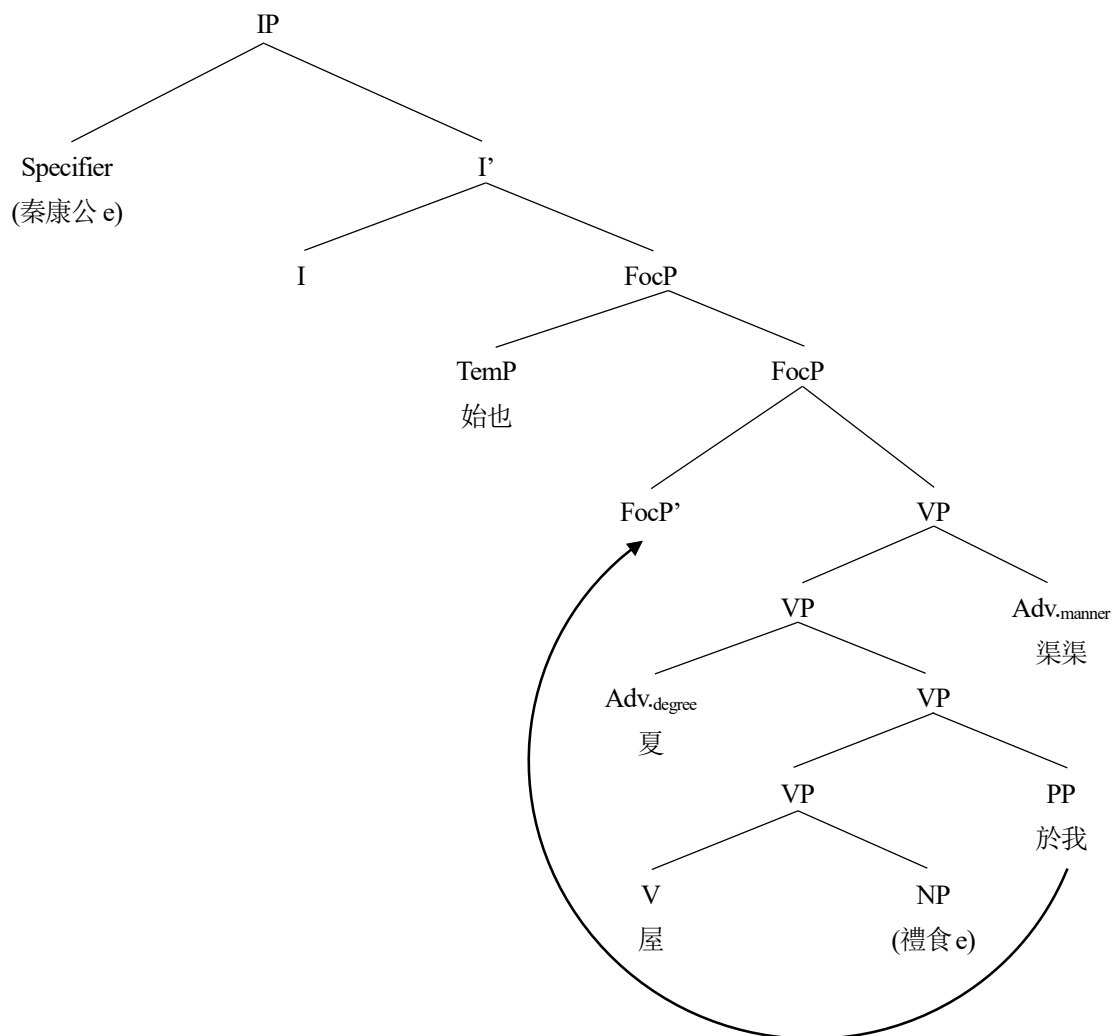


圖 3：安大簡本句法樹

圖 3 為安大簡本的句法樹，原來在補語位置的介詞組「於我」同樣焦點化前移，時間性詞組（TemP）的「始也」則是加接在焦點詞組上，表現出來的形式為「始也於我，夏屋渠渠」。

由此可見，傳世本與安大簡本的〈權輿〉雖然表層形式有所不同，但皆是由同樣的底層形式生成，也由同樣的手段進行移位，只是傳世本加了後附焦點標記，安大簡本則未加標記。此外，安大簡本加接了時間詞組，但傳世本於此則未加時間詞。

## 5. 結語

《詩經·秦風·權輿》一詩的首句在以往研究當中有許多分歧的意見，若將首句拆開，句中的「於」、「我」、「乎」、「夏屋」、「渠渠」，每個字詞都存在不同說法。本文從語法的角度出發，對於〈權輿〉首句的詞組性質、字

詞訓釋以及語法問題進行探究，旨在收束諸說，探求最具合法性的解釋。

現將本文的分析成果總結如下，本文認為〈權輿〉首句的「於」字為介詞，引介與格的「我」，「於我」應組成介詞組，原來在動後補語的位置，後來焦點化產生移位。「乎」是詞組移位之後所加上的後附焦點標記。「夏屋」為動詞組，「渠渠」則是副詞性狀語。這樣的分析也認為毛傳鄭箋的說法具有合法性，並且認為傳世本與出土本的〈權輿〉在底層形式上並沒有不同。

〈參考文獻〉

中文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 2003. 《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出於太田辰夫 1985. 《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
- 王力 2004. 《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出於王力 1980. 《詩經韻讀》與《楚辭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力 2013. 《漢語史稿》（王力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原書出於王力 1957-1958. 《漢語史稿》（上中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力 2014. 《漢語語法史》（王力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原書出於王力 1989. 《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出版社。）
- 史存直 2005. 《文言語法》，北京：中華書局。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2019.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
- 朱歧祥 1998. 〈由虛字的用法論周原甲骨斷代〉，《古漢語語法論集》244-263，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
- 何樂士 2000. 〈古漢語虛詞總述〉，《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原載於何樂士 1985. 《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北京：北京出版社。）
- 何樂士 2004. 《〈左傳〉虛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2002. 《中國文法要略》（呂叔湘全集第一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原書出於呂叔湘 1942-1944. 《中國文法要略》（上中下卷），重慶：商務印書館。）
- 杉田泰史 1998. 〈介詞「於」的未完成用法〉，《古漢語語法論集》123-130，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沈培 1992.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沈培 2020. 〈《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11：98-109。
- 周法高 1993. 《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松江崇 2010. 《古漢語疑問賓語詞序變化機制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武振玉 2010. 《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
- 邱力環 2020. 〈華語賓語前置的結構位置〉，《華語文教學的多元視野與跨界思考》93-123，臺北：聯經出版。
- 宮島和也 2017. 〈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341-352，上海：中西書局。
- 張玉金 2011.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梅廣 2018.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郭錫良 1998. 〈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古漢語語法論集》88-102，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原載於郭錫良 1997. 〈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中國語文》2：131-138。）

- 楊伯峻、何樂士 1992.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
- 董秀芳 2017. 《漢語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現象與規律》，上海：學林出版社。
- 蒲立本著；孫景濤譯 2006. 《古漢語語法綱要》，北京：語文出版社。（原書出於 E. G. Pulleyblank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劉景農 1994. 《漢語文言語法》，北京：中華書局。
- 蔣文 2023. 〈據安大簡談《詩經·秦風·權輿》「於我乎」〉，《政大中文學報》39：99-124。
- 鄧思穎 2019. 《形式漢語句法學（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魯洪生主編 2015. 《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
- 魏培泉 1993. 〈古漢語介詞「於」的演變略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4：717-786。
- 魏培泉 1994. 〈古漢語被動式的發展與演變機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歷史語言學》293-319，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魏培泉 1999. “論先秦漢語運符的位置。”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259-297,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魏培泉 2003. 〈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75-106，臺北：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
- 羅端 Djamouri, R. & 包華莉 Paul, W. 2013. 〈上古漢語中「于」和「在」作介詞的用法〉，《境外漢語歷史語法研究文選》193-21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原刊於 Djamouri, R. & Paul, W. 1997. “Les syntagmes prépositionnels en *yu* et *zai* en chinois archaïqu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6.2: 221-248.）

日文

- 松江崇 2013. 〈上古中期漢語の否定文における代詞目的語前置現象の生起条件〉，《木村英樹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文法論叢》474-494，東京：白帝社。

英文

- Aldridge, E. 2010. “Clause-internal *wh*-movement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 1-36.
-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仲尼曰》譯注（2）\*

戶内俊介 野原將揮 海老根量介 宮島和也 宮内駿

參考文獻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202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
- 蔡偉 2023.《據安大簡〈仲尼曰〉校〈論語〉一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36-4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31日）。
- 陳民鎮 2023.《安大簡〈仲尼曰〉補說》，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42-53，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9月5日）。
- 程燕 2022.《安大簡二〈仲尼〉校讀一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5輯：24-29，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代生 2023.《安大簡〈仲尼曰〉文本、主題與性質研究》，《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33-39。
- 董志翹 2022.《關於“此中尼之尚語也”中“尚語”之我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6輯：19-2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侯乃峰 2022.《讀安大簡（二）〈仲尼曰〉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20日。
- 黃德寬 2004.《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補正》，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434-44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勒靜宜 2023.《安大簡〈仲尼曰〉“老訖”淺析》，《漢字文化》2023年第1期：1-3。
- 李家浩 2006.《釋上博戰國竹簡〈緇衣〉中的“茲臣”合文——兼釋兆域圖“逯”和屬羌鐘“富”等字》，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21-26，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李美娟 2024.〈楚簡詞義探析四則〉，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 2024 春夏卷》：70-8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6月
- 李銳 2023.《安大簡〈仲尼之尚語〉的思想史價值》，《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3期：74-80。
-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 2012.《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梁靜 2022a.《安大簡〈仲尼曰〉獻疑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年10月1日。
- 梁靜 2022b.《“中尼之尚𠄎（从言）”補議》，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年10月4日。

\* 本文是根據《楚系文字資料研究會》上的討論編寫的。本文為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23K12160, 23H00625, 22K13105, 24K16068)、國家社會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文獻與商周至兩漢漢語上古音演變史研究》（項目號：22&ZD301）、以及令和 5 年度安倍能成記念教育基金學術研究助成金的一個成果。

- 梁濤 2024.《安大簡〈仲尼曰〉與“君子慎獨”再探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42-51。
- 劉剛、王芸輝 2023.《安大簡〈仲尼曰〉簡背簡文“習字說”質疑與釋文解讀》，《湖北文理學院學報》2023年第7期：41-46。
- 劉信芳 2022a.《安大簡〈仲尼之尚訴〉釋讀（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年9月12日。
- 劉信芳 2022b.《安大簡〈仲尼之尚訴〉釋讀（五～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9月27日。
- 單育辰 2023.《安大簡〈仲尼曰〉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27-3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19日）。
- 孫永波 2024.《據〈管子·樞言〉釋讀安大簡〈仲尼曰〉一則》，《出土文獻》2024年第2期：49。
- 王寧 2022.《安大簡二〈仲尼曰〉讀札》，群玉冊府，2022年9月1日。
- 王勇 2023a.《安大簡〈仲尼曰〉臆解數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年5月16日。
- 王勇 2023b.《安大簡〈仲尼曰〉再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年6月14日。
- 王永昌 2023.《讀安大簡（二）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54-58，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讀安大簡〈仲尼曰〉札記兩則》，簡帛網，2022年9月11日）。
- 魏逸暄 2023.《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言行觀——兼與傳世文獻互證》，《北方論叢》2023年第2期：28-34。
- 徐在國、顧王樂 202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75-79。
- 楊蒙生 2023.《讀安大簡第二冊〈仲尼曰〉叢札》，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7輯：32-3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年8月19日）。
- 袁強 2023.《〈安大簡二·仲尼曰〉問詁》，《歷史文獻研究》2023年第1期：97-103。
- 張瀚文 2023a.《安大簡〈仲尼曰〉“老訖”之“訖”新解》，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年3月2日。
- 張瀚文 2023b.《安大簡〈仲尼曰〉“鉤產”新考及所屬文句新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年3月17日。
- 周波 2012.《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綫裝書局。
- 周翔 2022.《從安大簡〈仲尼曰〉談孔子語錄類文本的相關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73-81。
- 周翔 2024.《安大簡〈仲尼曰〉佚文所見孔子思想管窺》，《語文學刊》2024年第3期：38-42。
- 周翔、鄭玉茹 2022.《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思想類型淺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2年第4期：6-12。
- 【日文】**
- 中村未來 2023.《安大簡『仲尼曰』小考》，《都留文科大学國文學論考》第60號：11-24。
- 野原將揮 2009.《上古中國語音韻體系に於ける T-type/L-type 聲母について：楚地出土竹簡を中心に》，《中國語學》第256號：67-85。
- 宮本徹・松江崇 2019.《漢文の読み方：原典解讀の基礎》，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

【歐文】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體例

- 本文為安大簡《仲尼曰》的釋文（包括原文、訓讀、日文和注釋）。底本為《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中西書局，2022年）。
- 原文（簡文）不分篇章。為求方便，根據“仲尼”之言說分成26章。本文是其後面一半部分（第十六章到第二十六章）。
- □表示殘缺一個字；原文中不存在的字，能補充的字以[]表示；訛化字、誤寫字以<>表示。
- 通假、訓讀等換讀用（）表示。
- 本文主要使用 Schuessler（2009）的上古音擬音。

原文

【第十六章】

中（仲）尼曰：“熹（喜）惹（怒）不寺（時），恆爻（侮）■。”

【第十七章】

中（仲）尼曰：“筭（管）中（仲）善=（善言）才（哉）【第8號簡】，老訖（吃）■。”

【第十八章】

中（仲）尼曰：“呂（以）同異，難（難），呂（以）異，易-。”

【第十九章】

康子叟（使）人嚮（問）政於中（仲）尼。曰：“丘未之聾（聞）也。”叟（使）者退。

中（仲）尼曰：“見（見）（視）之，孳=（君子），丕（其）【第9號簡】言爻=（小人）也。竺（孰）正（政）而可叟（使）人聾（問）■。”

【第二十章】

中（仲）尼曰：“一簞（簞）飢（食）一勺灑（漿），人不甯（勝）丌（其）熹（憂），只（己）不甯（勝）嚮（其）樂。虛（吾）不女（如）韋（回）也。”

【第二十一章】

中（仲）尼曰：“見善【第10號簡】女（如）弗及，見不善女（如）遜（襲）。董（隱）呂（以）卑（避）難（難），膏（靜）尻（處）呂（以）成丌（其）志。白（伯）晷（夷）、弔（叔）即（齊）死於首易（陽），手足不斂（掩）。必夫人之胃（謂）虐（乎）■。”

【第二十二章】

中（仲）尼曰：“爻=（小人）【第11號簡】虐（乎），可（何）呂（以）壽為。戈（一）日不能善。”

【第二十三章】

中（仲）尼曰：“遠（顛）於鉤（溝）崖（岸），虛（吾）所不果爰（援）者，唯心弗智（知）而色為智（知）之者虐（乎）■。”

【第二十四章】

中（仲）尼曰：“爻（務）言而遜（惰）行，唯（雖）【第12號簡】言不聖（聽）。爻（務）徑



(行) [而] 發 (伐) 工 (功), 唯 (雖) 裝 (勞) 不 昏 (聞) ■。”

【第二十五章】

中 (仲) 尼曰: “ 斂 (奪) 不 斂 (奪) 互 = 亻 L 人 < 互 (恆) 亻 = (侮人) >。”

【第二十六章】

中 (仲) 尼之 崙 (短) 誦 (語) 也。僮 (僕) 快周恆。【第 13 號簡】

訓讀

【第十六章】

仲尼曰く:「喜怒時ならざれば恆に侮らる」と。

【第十七章】

仲尼曰く:「管仲は言を善くするかな、老いて吃れども……」と。

【第十八章】

仲尼曰く:「同を以て異とするは難く、異を以てするは易し」と。

【第十九章】

康子人をして政を仲尼に問わしむ。曰く:「丘未だ之を聞かざるなり」と。使者退く。  
仲尼曰く:「之を視るに君子たるも、其の言小人なり。孰れか政を人をして問わしむべき」と。

【第二十章】

仲尼曰く:「一簞の食、一勺の漿、人は其の憂いに勝えず、己は其の樂に勝えず。吾回到  
如かざるなり」と。

【第二十一章】

仲尼曰く:「善を見れば及ばざるが如くし、不善を見れば襲わるるが如くす。隠れて以て  
難を避け、静處して以て其の志を成す。伯夷・叔齊は首陽に死し、手足は掩われず。  
必ずや夫の人の謂いなるかな」と。

【第二十二章】

仲尼曰く:「小人なるかな、何をか壽を以て爲さん。一日にして善能わざるに」と。

【第二十三章】

仲尼曰く:「溝岸に顛えるに、吾の援けを果たさざる所の者は、唯だ心は知らずして色は  
之を知ると爲す者なるのみか」と。

【第二十四章】

仲尼曰く:「言に務めて行を惰れば、言うと雖も聽かれず。行に務めて功を伐れば、勞す  
と雖も聞こえず」と。

【第二十五章】

仲尼曰く:「奪わざるを奪うは恆に人を侮る」と。

【第二十六章】

仲尼の短語なり。僕快周恆。

日文

【第十六章】

仲尼が言った、「喜怒が時宜にかなっていなければ、常に侮られる」と。

【第十七章】

仲尼が言った、「管仲は言葉に優れている。老いてからはすらすら話せなかったが……（以下不詳）」と。

【第十八章】

仲尼が言った、「(元々)同じものを分けるのは難しいが、異なっているもの(を分けるの)は容易い」と。

【第十九章】

季康子がある人に政について仲尼に尋ねさせた。(仲尼が)言った、「私は政治について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使者が退出した。

仲尼が言った、「彼(季康子)は(出で立ち)は君子のように見えるが、その発言は小人のそれである。誰が政治について人を介して尋ねようか(政治について人を介して尋ねることなど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

【第二十章】

仲尼が言った、「簞食瓢飲(たんしひょういん)、人はその辛さに堪えられないが、顔回はその楽しみに堪えられない。(この点において)私は顔回には及ばないのだ」と。

【第二十一章】

仲尼が言った、「善なる(人や出来事)に出会えば、それに及ばないかのように(努力)し、不善なる(人や出来事)に出会えば、(それに)襲わ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に(逃げる)。身を隠して難を避け、(世間から離れて)静かに暮らして志を遂げる。伯夷と叔斉は首陽にて死に、手足が(土で)覆われなかったが、まさにその人たち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と。

【第二十二章】

仲尼が言った、「小人であるな。長命によって何を爲すのか。一日善であ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のに」と。

【第二十三章】

仲尼が言った、「水辺で転ぶ(ような危うい)状況で、私が助けきれないのは、内心では理解していないのに、外面では理解しているように振る舞う者だけだ」と。

【第二十四章】

仲尼が言った、「言論につとめても実行を怠ると、発言しても人々から聞き入れられない。実行につとめても功績を誇って驕り高ぶると、苦勞しても人々から評価されない」と。

【第二十五章】

仲尼が言った、「奪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を奪うことは、人を侮辱することである」と。

【第二十六章】

仲尼の短い言葉である。僕快周恆。

【第十六章】

中(仲)尼曰: “ 愾(喜) 惹(怒) 不寺(時), 恆柔(侮) ①■。”

仲尼曰く: 「喜怒時ならざれば恆に侮らる」と。

仲尼が言った、「喜怒が時宜にかなっていなければ、常に侮られる」と。

① 愨（喜）惹（怒）不寺（時），恆𠄎（侮）

“愨惹”，整理者讀為“喜怒”，且指出“喜怒不時”相關的記載見於焦氏《易林·觀之大畜》“喜怒不時，霜雪為災”、《孔子家語·五儀解》“孔子對曰：‘……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春秋繁露·王道通》“喜怒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春秋繁露·天容》“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等。“恆𠄎”，整理者引《易·需》“利用恆”，孔穎達疏“恆，常也”。就“𠄎”，整理者說楚簡中“𠄎”字可用為表示“侮”（如郭店簡《老子丙》“其次𠄎（侮）之”），且引《禮記·曲禮上》“不侵侮”，《經典釋文》“侮，輕慢也”。整理者認為，此條簡文大概是說“因為‘喜怒不時’所以常常受到輕視”。

按：從整理者之說。“𠄎”字當是“𠄎”之省形<sup>1</sup>，與“矛”（明母幽部\*mu）無關。“𠄎”（微母侯部\*mo?/\*moh）可讀為“侮”（微母之部（侯部）\*mo?）；“侮”會表示“受侮辱”之義，如《論語·陽貨》“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第十七章】

中（仲）尼曰：“筭（管）中（仲）①善=（善言）才（哉）②，老訖（吃）③■。

④”

仲尼曰く：「管仲は善く言うかな、老いて吃れども……」と。

仲尼が言った、「管仲は言葉に優れている。老いてからはすらすら話せなかったが……」と。

① 筭（管）中（仲）

整理者說“筭（管）中（仲）”見於上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

楊蒙生（2023）指出“筭（管）中（仲）”也出現於清華簡《管仲》。

按：“𠄎”聲字表示{管~仲}是楚文字的用字習慣。戰國時期，“𠄎”和“管”具有不同的元音，即\*o和\*a。

② 善=（善言）才（哉）

整理者將“筭中善=才”讀為“管仲善，善哉”，即把“善”後面的“=”看成是重文符號。

王寧（2022）讀為“善言哉”，指出與7號簡“善交哉”句式相對，此處“善言”與《管子·戒》“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同。

張瀚文（2023a）認同王寧說，將“善=”讀為“善善（言）”，張文認為“善”和“言”音近，所以第二個“善”可以讀為“言”。

勒靜宜（2023）也讀為“善言”，且認為是指“管仲時常進獻好的諫言”。

代生（2023）讀為“善善”，認為第一個“善”是動詞，第二個“善”則表示“善人”，

<sup>1</sup> 參見黃德寬（2004：441-442）。

且訓讀為“賢”。

按：如王寧（2022）、張瀚文（2023a）所說，“善=”當讀為“善言”。但不贊同把“善”讀為“言”的看法，“善”係禪母元部（\*danʔ），“言”則係疑母元部（\*ŋan），聲母不同，不能通假。古文字“善”字下部寫成“言”般的形體（這一點張瀚文 2023a 也指出過），“善=”則似是“善言”的合文，“=”不是重文符號，而是合文符號。

### ③ 老訖

整理者提出兩種解釋：

（1）將“老訖”理解為“壽終”的意思。“老”與“考”語義相通，且“考”有“壽考”義（《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考，老也”，段玉裁注“凡言壽考者，此字之本義也”）；“訖”係“畢”“終”之義，此條簡文意思是說“管仲仁善，得以壽終”。

（2）將“老訖”讀為“小器”。傳世文獻中有把管仲視為“小器”的記載（《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法言·先知》“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古文字“老”或用為“孝”，“孝”“小”音近可通。此條簡文意思是說，“管仲善良是善良，但是器量狹小”。

楊蒙生（2023）指出，楚簡中多以“少”表示“小”，“老”字多用本字，很少用“訖”表示“老”。因此說“簡文只是稱管仲之善，可能是指其善為政，輔助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器小’之說無涉，用其本義即可”。

王寧（2022）說，“老訖”一句是評價管仲“善言”的話，或是“老而訖”的減省，或是寫脫“而”字。王文將“訖”讀為“忤”，且指出《廣雅·釋詁一》《玉篇》皆訓“喜”，據此認為簡文的大意是“管仲是個會說話的人，越老說話越讓人喜歡”。

張瀚文（2023a）則將“訖”讀為“挖”，引《莊子·讓王》：“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幹而舞。”成玄英疏：“挖然，奮勇貌也。”，陸德明解釋“喜貌”。張文據此說“挖”可以表示奮勇、振奮人心或喜悅的狀態，簡文可理解為“管仲善於發表意見，年紀越大說話越令人歡喜、振奮”。張文也指出“忤”字見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病得之心憂，數忤食飲”，“忤”是厭惡之意；“挖”表示喜愛則見於《玉篇》“喜也”等較晚的資料中，說“可以看出先秦至漢時期‘挖’字多用於表示厭煩的情感狀態，表示喜愛的意義出現或使用時代較晚於表示厭惡的詞義”。

代生（2023）贊同整理者第一個解釋，認為“老訖”表示“壽終”之義，並且說此句的意思是“管子善待賢人，最後也得善終”。

勒靜宜（2023）讀為“老竭”，係“盡”、“止”，或“敗”的意思。

孫永波（2024）根據《管子·樞言》“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將“訖”讀為“吃”，把簡文釋為“仲尼曰：‘管仲善言哉？老吃。’”，認為簡文意思是“仲尼說：‘管仲善于說話嗎？年老口吃。’”，並且指出“暗含的意思是孔子不認為管仲是善言的，并引用管仲自謙的‘老吃’一詞做評價。”

按：就王寧（2022），正如張瀚文（2023a）所指出“忤”在上古文獻中多表示厭惡，則與簡文語境不合。張瀚文（2023a）讀為“挖”，看似其說可以成立，然而“挖”是否可表達“令人歡喜、振奮”之意，有點可疑。就勒靜宜（2023）的讀為“竭”之說，“訖”為物部字（\*kət），而“竭”則是月部字（\*gat），兩者元音相差較遠，難以通假。本文暫從孫永波（2024）而將“訖”讀為“吃”。

### ④ 筭（管）中（仲）善=（善言）才（哉），老訖（吃）

按：正如上引王寧（2022）指出，“筭（管）中（仲）善=（善言）才（哉），老訖”與第7號簡“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虜（狎）而長敬”結構相對應。也許本來“老訖”後面也有“而○○”，而安大簡《仲尼曰》的抄寫者漏寫了“訖”之後的幾個字。如果本文“善=”讀為“善言”這一說能成立，此處簡文表達的意思大概是“管仲善於說話，

雖然老了以後說話不太流利，但是……”。

## 【第十八章】

中（仲）尼曰：“𠄎（以）同異，難（難），𠄎（以）異，易-。①”

仲尼曰く：「同を以て異とするは難く、異を以てするは易し」と。

仲尼が言った、「(元々)同じものを分けるのは難しいが、異なっているもの(を分けるの)は容易いと。

### ① 𠄎（以）同異，難；𠄎（以）異，易-

整理者認為“-”是重文符號，提出兩種解釋。一是引《國語·晉語五》“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強之，其卒將復，中以外易矣。”韋昭注“易，猶異也”，看做簡文“以異易易”第一個“易”是這個意思。即此處是說“把同類之物變成不同性質的很困難，把不同類之物變成不同性質的比較容易”。另一是把簡文斷作“以同異，難；以異易，易”，看做第一個“異”指區分、分別，第二個“異”是“同”的反義詞；第一個“易”指改變，第二個“易”是“難”的反義詞。即此條簡文大意是“因為相同而區別起來困難，因為相異而改變起來容易”，且云“大概是談禮樂之用的（黃德寬）”。

侯乃峰（2022）讀作“以同異，難；以異易，易。”，且將第一個“易”解釋為“異”，“同”看作動詞的使動用法，即簡文之意是說“將原本有差異的統一成為相同的，很困難；將原本有差異的分開區別對待，很容易”。

梁靜（2022a）則認為“易”下的短橫是停頓符，而非重文符，且將簡文讀為：“以同異，難；以異，易。”，大意是“消弭差異十分艱難；保持區別（維持現狀/或區別對待），相對容易”。

王寧（2022）也說“易”字下面的是章節符號，認為“以異易”這句疑是抄手抄脫了字，原當作“以異[同]易”，大意是“凡做事，能把歧異的合同（統一）起來很難，能把合同（統一）的搞歧異很容易，是語言、道理都比較淺顯易懂的話”。

單育辰（2023）也認為“易”下一橫是句讀符號，簡文是說“把不同之處統一起來是困難的，分異起來卻容易”。且指出“此簡應結合儒家治民之道來考慮，如典籍常說‘政以一其行’（《禮記·樂記》）…簡文內涵應是說把人民的意志、行為等統一起來很困難，但讓人民的意志、行為等分異起來很容易”。

王勇（2023a）說“以異易”是承“以同異難”省略，本當作“以異異易”，即談論“同異”、“異異”的問題，因上已言“異”，故第二個“異”可承上省。並且指出，此條與孔子的“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哲理性問題有關。

周翔（2024）引用《玉篇》“易，異也，轉也，變也”等“易”與“異”互訓互通的例子，把第一個“異”讀為“易”。據此將簡文讀為“以同易難，以異易易”，認為“同”“異”之後的“易”是“治”、“處理”之義的動詞，而最後“易”為“容易”之義的名詞，全句的意思是“用相同的辦法處理困難之事，用不同的辦法處理容易之事”。

按：正如梁靜（2022a）、單育辰（2022/2023）、王勇（2023a）等所說，“易”後面的“-”應當看作是句讀符號。並且“𠄎（以）異，易”當是從“𠄎（以）異異，易”省略“異”的。簡文意思似是“把本來相同的事物區分開來是相對難的；把本來不一樣的事物區分開來

是相對容易的”，但其具體含義，待考。

### 【第十九章】

康子① 叟（使）人 鬻（問）政於中（仲）尼②。曰：“丘未之 昏（聞）也。” 叟（使）者退。

中（仲）尼曰：“見 見（視）③之， 孳（君子）， 元（其）言 尖（小人）也④。

竺（孰）⑤正（政）而可 叟（使）人 昏（問） 。”

康子人をして政を仲尼に問わしむ。曰く：「丘未だ之を聞かざるなり」と。使者退く。

仲尼曰く：「之を視るに君子たるも、其の言小人なり。孰れか政を人をして問わしむべき」と。

季康子がある人に政について仲尼に尋ねさせた。（仲尼が）言った、「私は政治について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使者が退出した。

仲尼が言った、「彼（季康子）は（出で立ち）は君子のように見えるが、その発言は小人のそれである。誰が政治について人を介して尋ねようか（政治について人を介して尋ねることなど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

#### ① 康子

整理者指出，康子即季康子，魯季桓子之子，名肥，諡號康，《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簡 2、11、14 作“庚子”。

按：從整理者之說。簡文中“康子”罕見，一般寫成“季康子”。

#### ② 中（仲）尼

整理者認為“仲尼”後脫重文符號。

按：不一定需要補充重文符號。

#### ③ 見 見（視）

整理者指出，戰國文字“見”“見（視）”二字因形近往往混用，疑此“見”是作為“見”字來用的。

按：從整理者之說。

#### ④ 見 見（視）之， 孳（君子）， 元（其）言 尖（小人）也

整理者譯為“看他樣子像個君子，聽他說話卻是個小人”。

按：從整理者之說。

#### ⑤ 竺（孰）

整理者將“竺”讀為“孰”，將“正”讀如字，並認為“竺正而可使人問”是問句。還指出，此條簡文見於《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師以正，孰敢不正’。”

王永昌（2023）認為“竺”可讀為“篤”，“篤正而可使人問”應當解釋為“如果季康子言行篤厚正直，把自己的品行擺正了，則可再派人來問”這一陳述句。還指出，如此理解，句意主旨與《論語·顏淵》一致。周翔、鄭玉茹（2022）將該句譯為“哪個正直的人會派人來問（政治問題）？”從此譯文可推知，周翔、鄭玉茹（2022）似將“竺”讀為“孰”，將“正”讀如字。李美娟（2024）將“正”讀為“政”，將“孰”解釋為表反問的狀語，並把此條簡文解釋為“怎麼政事還可以讓別人來問呢”之意。



按：“竺”當讀為“孰”，“正”當讀為“政”。李美娟（2024）的觀點大體可從，但關於“孰”為表反問的狀語這一觀點尚有商榷之處。本文認為上古漢語“孰”只能作主語、賓語，而不能作狀語，此“孰”字也作主語。關於這一問題戶內俊介正在撰寫另一篇文章。該句“竺（孰）正（政）而可𠄎（使）人𠄎（問）”，意即“誰會不肯親自參與政事，反而派使者詢問呢？（誰都不能不肯親自參與政事）。”

## 【第二十章】

①中（仲）尼曰：“一簞（簞）飮（食）一勺灑（漿）②，人不𠄎（勝）③丌（其）𠄎（憂），只（己）④不𠄎（勝）𠄎（其）⑤樂，虛（吾）不女（如）韋（回）也。”  
仲尼曰：「一簞の食、一勺の漿、人は其の憂いに勝えず、己は其の樂に勝えず。吾回にかざるなり」と。

仲尼が言った、「簞食瓢飲（たんしひょういん）、人はその辛さに堪えられないが、顔回はその楽しみに堪えられない。（この点において）私は顔回には及ばないのだ」と。

① 整理者已指出此條簡文見於《論語·雍也》。與簡文對比如下。

論語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仲尼曰	一簞食，一勺漿，人不勝其憂，己不勝其樂，吾不如回也。

整理者還指出簡文與傳世本，兩者表達的意思相同。

② 一勺灑

整理者與程燕（2022）均指出“一勺漿”相當於傳世本的“一瓢飲”，“勺”與“瓢”皆為酒器，意思相同。整理者還指出“灑”從“水”，“灑”聲，是“漿”字異體，“漿”在古代指一種微酸的飲料。程燕（2022）指出傳世本“飲”有兩種解釋。一種釋作水，另一種釋作飲料。應以後一種解釋為準。

按：“漿”字不見於楚簡。表示“漿”的字在楚簡中寫成“灑”。本文將“漿”意譯為“酒”。此外，成語“簞食瓢飲”源自《論語·雍也》。

③ 𠄎

整理者隸定為“𠄎”，從“力”，“𠄎”聲，是“勝”字的異體，“𠄎”是《說文》“𠄎（乘）”的古文。徐在國、顧王樂（2022）把該字隸定為“𠄎”。

按：從整理者之說。“勝”字不見於楚簡，表示“勝”的字在楚簡中寫成“𠄎”。

④ 只

整理者說：“‘只’即‘𠄎’的簡寫，‘己’下一橫與‘丌’上一橫共用，其所從‘己’‘丌’二旁皆聲，讀為‘己’，這種寫法和用法的‘己’還見於《上博五·君子為禮》簡13、14等。”

按：從整理者之說。簡文“己不勝其樂”，傳世本作“回也不改其樂”。這裏的“己”指顏回。

⑤ 𠄎

整理者將這個字隸定為“其”。

按：本文將該字視為“其”的異體字，隸定為“𠄎”。

【第二十一章】

中（仲）尼曰：“見善女（如）弗及，見不善女（如）逵（襲）<sup>①</sup>。堇（隱）<sup>②</sup> 𠄎（以）卑（避）難（難），膏（靜）尻（處）<sup>③</sup> 𠄎（以）成丌（其）志<sup>④</sup>。白（伯） 晁（夷）<sup>⑤</sup>、弔（叔）即（齊）<sup>⑥</sup>死於首陽（陽），手足不弇（掩）<sup>⑦</sup>。必夫人之 胃（謂） 虐（乎）<sup>⑧</sup> 。”<sup>⑨</sup>

仲尼曰：「善を見れば及ばざるが如くし、不善を見れば襲わるるが如くす。隠れて以て難を避け、静處して以て其の志を成す。伯夷・叔齊は首陽に死し、手足は掩われず。必ずや夫の人の謂いなるかな」と。

仲尼が言った、「善なる（人や出来事）に出会えば、それに及ばないかのように（努力）し、不善なる（人や出来事）に出会えば、（それに）襲わ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に（逃げる）。身を隠して難を避け、（世間から離れて）静かに暮らして志を遂げる。伯夷と叔齊は首陽にて死に、手足が（土で）覆われなかったが、まさにその人たち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と。

① 見善女（如）弗及，見不善女（如）逵（襲）

整理者將“逵”讀爲“襲”，訓爲“及”（《廣雅·釋詁》“襲，及也”），並且指出：此字從“辵”“埶”聲，“追襲”之“襲”的本字，戰國文字中多用作“襲”（整理者也提出另一解釋，乃此字可以直接讀爲“及”）<sup>2</sup>。整理者認爲此條簡文的意思是“看見善良，努力追求，好像追不上；看見邪惡，努力避開，好像避不開”。

侯乃峰（2022）將“逵（襲）”解釋成“掩襲、襲擊”，且云“見善如弗及，見不善如襲”的意思是“遇見善良之事，努力學習，好像追不上；遇見邪惡之事，如同遇到敵人突然襲擊一般，唯恐逃避不開”。

劉信芳（2022b）云“襲者，重也”。

王寧（2022）指出“逵”字見於清華簡《祭公》第6號簡（省“土”字）表示“襲”（《逸周書·祭公》作“追”）；晉侯對盨中用爲“原隰”之“隰”，上博簡《容成氏》第18號簡也用爲“山陵平隰”之“隰”。王文在此讀爲“溼”，遭遇不幸或失意而憂愁難過之意（《方言》“溼，憂也。陳、楚或曰溼，或曰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或曰溼。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怒。”郭璞注：“溼者，失意憊怛之名”）。王文認爲“見不善如溼（濕）”意思是看見不善如同遭遇憂患，和《論語·季氏》“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如探湯”意思相類。

劉信芳（2022b）認爲後文“堇”讀爲“謹”且上屬，云“襲謹者，慎之又慎也。句例大意：見善如恐己之不及於善，見不善如謹無良，如探湯”。劉文也指出清華簡《管仲》的“見善者墨焉；見不善者戒焉”應是管子後學在學與不學的討論中引孔子語以形成論證。

按：從侯乃峰（2022）。簡文這一句似可理解爲“如果遇見善良的人或事，好像達不到（其善良一樣努力）；如果遇見不善的人或事，好像被此襲擊一樣（避開）”。請注意，與

<sup>2</sup> 也可參看李家浩（2006）。



劉信芳（2022b）不同，本文認為“堇”應當屬於下文。

② 堇（隱）

整理者將“堇”讀為“僅”。

王寧（2022）、陳民鎮（2023）也認為當讀為“隱”。

按：本文從王寧（2022）、陳民鎮（2023）等，讀為“隱”。

③ 青（靜）尻（處）

整理者讀為“靜居”。與簡文對應的《論語·季氏》作“隱居”，整理者認為“靜居”與之同義。

按：“尻”當讀為“處”，楚簡中另見“居”（𠄎<sup>3</sup>）。

④ 堇（隱）𠄎（以）卑（避）難（難），青（靜）尻（處）𠄎（以）成兀（其）志

整理者斷句為“堇（僅）𠄎（以）卑（避）難（難）青（靜）尻（處），𠄎（以）成兀（其）志”。

陳民鎮（2023）贊同侯乃峰等學者<sup>4</sup>在“避難”之後斷句。陳文認為，簡文“隱以避難，靜居”猶言《論語·季氏》的“隱居”，且引《列子·黃帝》“隱伏逃竄，以避患害”、《荀子·宥坐》“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荀子·解蔽》“賢良退處而隱逃”、《韓非子·有度》“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晏子春秋》“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等。

蔡偉（2023）認為《論語·季氏》“隱居以求其志”為“隱居以成其志”之誤。

按：從陳民鎮（2023）之說。

⑤ 𠄎（夷）

整理者認為從“止”“巨”聲，指出《玉篇》云“巨，古文夷字”，且《汗簡》《古文四聲韻》都以“巨”為古文“夷”，故“𠄎”可以讀為“夷”。

⑥ 即（齊）

按：“即”為精母質部（\*tsit），“齊”為從母脂部（\*dzi），可通假。

⑦ 𠄎（掩）

整理者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躄。’”，且云簡文“𠄎”同“掩”。

按：“𠄎”表示“掩”多見於齊文字有關的資料中，或許代表齊文字特徵（參見周波 2012：183）。周氏指出“𠄎”見於郭店簡《成之聞之》《六德》、上博簡《仲弓》《景公瘡》以及《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抄古文，而上博簡《昭王毀室》則用“埃”表示“掩”。

⑧ 白（伯）𠄎（夷）、弔（叔）即（齊）死於首易（陽），手足不𠄎（掩）。必夫人之胃（謂）虐（乎）

整理者指出此條簡文見於《論語·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且云“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

<sup>3</sup> 引自李守奎、賈連翔、馬楠（2012：355）。

<sup>4</sup> 據陳民鎮（2023：51 注②），此意見見於簡帛網簡帛論壇“‘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在本文中提到的“‘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請參看如下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7&extra=&page=1>）。

子，孤竹君去世後，伯夷、叔齊因互讓王位而逃到周。時值周武王起兵伐商，他們勸阻未果。周武王滅商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糧，餓死在首陽山”。

劉信芳（2022b）指出這部分是上文“見善”“見不善”云云的舉例說明。

⑨ 中（仲）尼曰：“見善女（如）弗及，見不善女（如）遜（襲）。堇（隱）曰（以）卑（避）慙（難），膏（靜）尻（處）曰（以）成兀（其）志。白（伯）晷（夷）、弔（叔）即（齊）死於首陽（陽），手足不斂（掩）。必夫人之胃（謂）虐（乎）”

整理者引《論語·季氏》“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指出“今本分爲二章，文字出入較大”，且引《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整理者認爲此條簡文的意思是“看見善良，努力追求，好像追不上；看見邪惡，努力避開，好像避不開。只能躲避災難，安居不出，以保全自己的意志。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連四肢都掩埋不住，一定是這樣的人吧。”

劉信芳（2022b）云《論語·季氏》的相關部分歷來學者將“齊景公”以下分爲另章，然而依據簡文應該看成是一章。且說“比較可知，《季氏》與簡文對應的一段文字邏輯嚴密，後出轉精是也”。

## 【第二十二章】

中（仲）尼曰：“父=（小人）虐（乎），可（何）曰（以）壽爲。戈（一）日不能善①。”

仲尼曰く：「小人なるかな。何をか壽を以て爲さん。一日にして善能わざるに」と。

仲尼が言った、「小人であるな。長命によって何を爲すのか。一日善であ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のに」と。

① 中（仲）尼曰：“父=（小人）虐（乎），可（何）曰（以）壽爲。戈（一）日不能善。”

整理者指出，此條簡文見於徐幹《中論·修本》引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整理者認爲簡文的意思是“小人啊，你一天都不能做善事，爲何長壽呢？”。

楊蒙生（2023）認爲“小人”，有可能是孔子對某個具體小人之不善所發出的感歎。

劉信芳（2022a）引《書·泰誓中》“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以及孔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並且指出，簡文本有可能以商紂爲“小人”例，“一日不能善”，就是《泰誓》“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竭日以行惡”。

按：“何以（X）爲”當解釋爲“（用X）做什麼”之義（如《史記·孝文本紀》“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sup>5</sup>，簡文“可（何）曰（以）壽爲”可解釋爲“用很長的人生辦成什麼？”。

<sup>5</sup> 參見宮本徹、松江崇（2019:135-136）。

【第二十三章】

中（仲）尼曰：“遠（顛）於鉤（溝）厓（岸）①，虛（吾）所②不果③爰（援）④者，唯⑤心弗智（知）而色爲智（知）之者 虐（乎）■。”⑥

仲尼曰く：「溝岸に顛<sup>くつが</sup>えるに、吾の援けを果たさざる所の者は、唯だ心は知らずして色は之を知ると爲す者なるのみか」と。

仲尼が言った、「水辺で転ぶ（ような危うい）状況で、私が助けきれないのは、内心では理解していないのに、外面では理解しているように振る舞う者だけだ」と。

① 遠（顛）於鉤（溝）厓（岸）

就“遠（顛）”，整理者說此字見於2號簡，讀爲“顛”，“傾覆”之義。就“鉤產”，整理者引《詩·大雅·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整理者說“產”是指“牲畜”，引《左傳》僖公十五年“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且云“慶鄭所言‘必乘其產’之‘產’，指本國所飼養的馬匹；‘今乘異產’之‘產’，指鄭人所獻之馬‘小駟’”。整理者認爲簡文“鉤產”，是指“戎事用於攻城之器械和戰馬”。整理者也提出另外一個解釋，下面“爰”釋爲“家”，“鉤”讀爲“厚”。

劉剛、王芸輝（2023）說“鉤產”是指“有‘鉤輦’或‘鉤膺’的駕車之馬”。

王寧（2022）根據網絡上的意見將“產”讀爲“厓（岸）”，而“鉤”依字讀，訓爲“曲”；“鉤岸”是“曲岸”，指彎曲的懸崖，引《淮南子·本經》“來溪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王文據此認爲孔子用“鉤岸”代指危險的境地。<sup>6</sup>

單育辰（2023）將“鉤”讀爲“溝”，且認爲“產”字不從“生”而從“土”，可讀爲“岸”。

侯乃峰（2022）說，“鉤”當讀爲“溝”，指水溝；“產”應當分析成從土、彥省聲，隸定作“厓”，讀爲“厓（岸）”，指厓巖，即懸崖（也提出“厓”讀爲“泉”，指泉水邊的可能性）。侯文據此認爲，此處簡文的意思是說“在水溝或者懸崖邊跌倒”，且云“在這種情況下，跌倒之人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下文提及‘爰（援）’的問題。孔子說的這句話應該是打個比方，和《孟子·離婁上》‘嫂溺叔援’的情景正可類比”。

陳民鎮（2023）贊同單育辰、侯乃峰先生的改釋，讀作“溝岸”，而認爲“溝岸”當指水瀆之岸，非侯乃峰氏所言懸崖。

王勇（2023b）贊同讀爲“溝岸”的看法，而云“‘溝岸’爲危險之所，猶人仕無道之亂邦”。

張瀚文（2023b）認爲“鉤產”可讀爲古楚語詞的“蹇產”，並且是“山勢高峻盤曲”

<sup>6</sup> 參看網友“汗天山”的意見（“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29樓，2022年8月21日）。

或者“心緒鬱結”的意思。

李銳（2023）也從單育辰（2023），而認為“顛於溝岸”是“顛墜於溝岸之下”之義。袁強（2023）將“鉤”讀為“駒”，認為“駒產”是良馬之義，可指代良馬拉的車。按：從陳民鎮（2023）之說。

② 所

袁強（2023）認為“若”的意思。

③ 果

整理者認為是“能”之義。

④ 爰（援）

整理者讀為“援”，指“攀援”、“執持”之義。如上述整理者也提出另外一個解釋，即釋“爰”為“家”。

單育辰（2023）也讀為“援”（援助之意）。

按：從單育辰（2023）之說。

⑤ 唯

單育辰（2023）、袁強（2023）讀為“雖”。

⑥ 中（仲）尼曰：“遠（顛）於鉤（溝）崖（岸），虛（吾）所不果爰（援）者，唯心弗智（知）而色為智（知）之者虛（乎）”

整理者說此條簡文的意思是“顛覆於鉤產，我之所以不能攀援執持（鉤產）的原因，是不知其心性而只知其表象的緣故吧”。

單育辰（2023）云“簡文意思是說：（見到有人）在溝岸跌倒，我沒有最終援住到，雖然心裏不知道，但是臉色不是知道的嗎？後句其實是說心裏雖然還沒反應出（沒有幫助到要跌倒的人的後悔），但是臉色上馬上就反應出來了”。

王寧（2022）認為，孔子這段話要表達的意思是“在危險的境地（鉤岸）栽了跟頭而我又救援不了的人，都是那種（對我教導的道理）心裏不理解卻表面裝作明白的人吧？”。

侯乃峰（2022）認為，孔子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在水溝或者懸崖邊跌倒，而我最終不能成功地救助他，那原因就在於此人原本內心不明白，而表面上卻裝作自己已經明白的緣故吧？”，且云“此章旨意，當是強調對待自己所學的知識是否已經真正掌握要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引《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荀子·子道》“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陳民鎮（2023）說“‘心’與‘色’相對，前者指內心，後者指表象。有人在溝岸跌倒，陷於危殆的境地，正常人都會施以援手。孔子所云‘吾所不果援者’只是假設，假設自己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坐視不理，那便是因為內心尚不知此事，言下之意是孔子必會出手援救。孔子此語意在說明善惡之念由心所掌控”，且引《禮記·禮運》“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記·祭義》“結諸心，形諸色”。

梁濤（2024）認為此處簡文的意思是“有人墜落到溝岸之下，我假装沒有看到，不去援救，即使內心的偽裝不為人知，但神色表情一定會被察覺到的”。

李銳（2023）認為簡文的意思是“看到人墜落到溝岸下面去了，我如果不能去救援他，即使心中的表現不能被別人看出来，但我的形神（上表現出的擔心）可以讓人看得見”。

袁強（2023）把簡文翻譯成“仲尼說：‘從馬車上顛仆，我却不能援救的，就是那些內心裏無知，表面上却裝作什麼都知道的人’”。

王勇（2023b）將“智”讀如字，而就此條簡文的意思說“孔子所言：身處危境我終不能援救者，是這麼一類人，即：他們內心不智（即不知無道亂邦不可仕，猶如不知溝岸之危

而臨之者），卻表現地以此或以之為智（即‘智之’，‘之’，代指居溝岸之危，謂仕無道亂邦）的那些人，通俗講，就是其人不聰明卻又自以為是。即在這些人看來，仕亂邦處危是聰明之舉”。

按：王寧（2022）、侯乃峰（2022）、陳民鎮（2023）的解釋似更合理。

## 【第二十四章】

中（仲）尼曰：“**𠄎**（務）①言而**避**（惰）②行，唯（雖）言不聖（聽）。**𠄎**（務）**𠄎**（行）[而]發（伐）工（功）③，唯（雖）**𠄎**（勞）④不昏（聞）⑤■。⑥”

仲尼曰く：「言に務めて行を**惰**れば、言うとも雖も聽かれず。行に務めて功を**伐**れば、勞すと雖も聞こえ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言論につとめても実行を怠ると、発言しても人々から聞き入れられない。実行につとめても功績を誇って驕り高ぶると、苦勞しても人々から評価されない」と。

### ① 𠄎

參看第十六章。

### ② 避

整理者還將“避”字視為“隨”的異體，讀為“惰”字，並指出“惰行”與《墨子·修身》中的“緩行”義近。

按：從整理者之說。“惰行”一詞還見於《說苑·立節》“期年不得，是惰行也。”

### ③ 發工

關於“發”字，整理者讀為“伐”；王寧（2022）引《小爾雅·廣詁》訓“美也”，還舉《論語·雍也》“孟之反不伐”以及朱熹集注“伐，誇功也”，並指出古人把自我誇獎炫耀能力或功績稱為“伐”。

按：“發”與“伐”皆為並母祭月部（“發”為一等韻；“伐”為三等韻），因此“發”可讀為{伐}。此外，用“工”字表{功}，是在楚簡常見的用字習慣。“伐功”是誇耀自己功勞的意思。

### ④ 𠄎

用“𠄎”字表{勞}是在楚簡中常見的用字習慣，還見於上博簡《緇衣》等。

### ⑤ 昏

整理者將“昏”讀為“聞”，而王寧（2022）則讀為“問”，解釋為慰問之意。王寧（2022）還指出《墨子·修身》“雖勞必不圖”的“圖”字在文中義不可通，據簡文當是“問”字之形訛。

按：從整理者之說，將“昏”讀“聞”。

### ⑥ 𠄎（務）言而避（惰）行，唯（雖）言不聖（聽）。𠄎（務）𠄎（行）[而]發（伐）工（功），唯（雖）𠄎（勞）不昏（聞）。

整理者指出：“這條簡文與《墨子·修身》‘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句意相似。”王寧（2022）認為，根據上文“務言而惰行”的文例，疑此首句“行”後寫脫“而”字。魏逸暄（2023）將這一條翻譯為“致力於語言而行動上有所怠忽，即使說得有理別人也聽不進去；致力於行動而誇耀他的功勞，即使很操勞也不會有名望。”

按：王寧（2022）與魏逸暄（2023）均可從。



【第二十五章】

中（仲）尼曰：“攷①（奪）不攷（奪）互=𠄎L人<互（恆）𠄎=②（侮人）>③。”

仲尼曰く：「奪わざるを奪うは恆に人を侮る」と。

仲尼が言った、「奪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を奪うことは、人を侮辱することである」と。

① 攷

整理者說：“這條簡文在傳世文獻裏尚未找到相應的文字。”此外將“攷”讀為“奪”，解釋為強取、奪取的意思。中村未來（2023）將“攷”讀為“悅”。

按：整理者之說可信。簡文中出現了兩個“攷”字，字形稍微不同。“兌”“攷”“奪”都為端母祭月部（中古音均為合口）。

② 𠄎

整理者讀為“侮人”，解釋為欺侮人的意思。網友“枕松”認為“𠄎”可讀為“瞽”或“愁”（愚昧不明之意）。<sup>7</sup>劉信芳（2022b）讀為“悔”，解釋為“恨”的意思。

按：從整理者之說。《郭店·老子丙》：“大上下智（知）又（有）之，其即（次）新（親）譽之，其既<即（次）>懼（畏）之，其即（次）𠄎（侮）之”。簡文“𠄎”字，今本作“侮”，“𠄎”與“侮”在楚簡中還有許多通假例。

③ 攷（奪）不攷（奪）互=𠄎L人<互（恆）𠄎=（侮人）>

整理者將“互=”讀為“恆恆”，解釋為“常常”的意思。將“𠄎”讀為“侮”，也認為，這句話的大意是“因人有所奪，有所不奪，常常會欺侮別人”。

楊蒙生（2023）認為，第二個“攷”字疑讀為“對”，訓為答對。《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攷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吳則虞集釋引洪頤煊曰：“攷，段（假）借作‘對’字。”簡文“奪不對，恆恆侮人”可能是說：侵奪不搭理自己的人的那種人，他必定常常欺侮別人。

王寧（2022）將“攷”讀為“說”。這一句表示“該高興的不高興，也是一種侮辱人的態度”之意。

劉信芳（2022b）也將“攷”讀為“說”。劉文按照王寧（2022）的看法，將這句讀為“悅不悅恆恆侮人”，並解釋為“喜歡一般不喜歡的事，這就是侮辱別人的態度”之意。

周翔、鄭玉茹（2022）認為，這句表示對社會現實的視點。把“奪不奪，恆恆人”這句話譯為“（当今時代）奪取不當奪之人，常常欺侮他人。”

周翔（2022）還指出，該簡文表達的是“對無端侵害他人、奪取他人不當奪之事物的批判態度”。還引用《孟子·離婁上》：“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sup>8</sup>

<sup>7</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74樓，2022年9月13日

<sup>8</sup> 周翔（2022）還指出：“今將其分析為動賓結構，‘奪’為動詞，‘不奪’是名詞性結構，指不當奪、不可奪之對象。準是，此條意即世間常有掠奪不該掠奪之對象的行為，這是在欺侮他人。他人之物如非不義，強取之則為不義。……原簡文‘侮’（從人矛聲字）與‘人’字之間正有本篇終止符號，故賈連翔先生將此條斷讀為‘奪不奪恆，恆務’（‘人’字屬下讀為

按：從整理者之說，本文也將“互”讀為“恆”，將“𠄎”讀為“悔”。

• 墨鉤的位置

整理者認為墨鉤應置“人”之下。

王寧(2022)指出：“簡 13 ‘互’下的重文符號本來應該點在‘𠄎’下的，其下的‘L’形符號應該本作重文符號“=”，也應該讀為‘侮人’。抄手發現寫錯了，所以又在下面補寫了個‘人’，整理者已經指出了。”

劉信芳(2022b)對於勾號下的“人”指出，“‘人’形筆畫加點，古人書寫或以點減字，抄錄者既已刪除，茲不錄入釋文。參簡 8 ‘恆𠄎(悔)’。”

網友“心包”說：“從語感上來說，若讀為‘斂不斂，恆(或極)侮人’要比整理報告給出的合理一些。若此，該篇底本可能是‘斂不斂，恆𠄎=L’。𠄎下面的合文符號，被誤置於‘恆(或極)’上，抄手不識底本‘𠄎(悔)’‘人’的合文之意，人為的添加了一個‘人’。”<sup>9</sup>

劉信芳(2022b)說：“‘互’下有重文號，應屬誤衍。”

按：王寧(2022)、網友“心包”的觀點可信。本文也認為，“互=𠄎”是“互𠄎=”的誤寫，應該讀為“恆侮人”。此外，網友“心包”還指出“互”可讀為{極}，但文意上沒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本文從整理者之說。

## 【第二十六章】

中(仲)尼之耑(短)訖(語)①也。僮(僕)快周恆②。

仲尼の短語なり。僕快周恆。

仲尼の短い言葉である。僕快周恆。

### ① 耑訖

整理者認為“訖”讀為{語}似無問題。“訖”為疑母鐸部，“語”為疑母魚部，二字的聲母相同，韻部陰入對轉，故可通用。

對於“耑”字的讀法，整理者提出了三個讀法。

- A) 讀如字。“耑”為“端”的古字，“端”常訓為{正}。{端語}即{正語}(參《故訓匯纂》)，表示孔子所說合於正道的話的意思。
- B) 讀為{論}，“耑訖”表示{論語}。“耑”為端母元部，“論”為來母文部。二字的聲母都是舌音，韻部關係密切。(徐在國、顧王樂(2022)採用此看法)
- C) 讀為{短}，表示{短語}。“耑”與“短”音故同。(據野原將揮2009，二字可通)

整理者尚未提出結論。此後許多學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釋。其中梁靜(2022b)與陳民鎮(2022)支持“C”，即讀為{短}之說，可從。

‘仁’)，意即‘無論失去什麼都不能失去恆心(德)，這是始終要堅持的。’”據周文，賈連翔先生的意見來自於賈連翔 2022.《明體與釋讀：安大簡〈仲尼曰〉附記類文字綜論》，《戰國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文集》，合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山東大學文學院，105-113 頁。

<sup>9</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2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

下面是其他看法。

董志翹（2022）提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把“尚訛”為讀為{微語}；另外一種是“尚訛”二字是“散言”的誤拆，抄寫者把“散”拆開，在中間夾了一個“言”。無論如何，意思都是“此仲尼之微言也”之意。但董文尚未提出補充“此”字的具體理由。

侯乃峰（2022）認為“訛”字應該釋為“訐”，讀為{諫}，指具有規諫性質的言語。《廣雅·釋詁》：“諫，正也。”王念孫疏證：“《周官·司諫》注云：‘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侯文還指出“尚訐”當讀為{短諫}，即簡短的規諫之語。

周翔（2022）把“尚訛”讀為{傳語}，解釋為“流傳後世之語”之意。（“尚”為端母元部、“傳”為定母元部，可通。）

劉信芳（2022b）認為“訛”是“謗”、“訴”的正篆。{尚訴}是“發端之告”之意。“仲尼之尚訴”乃簡文自有篇題。

張瀚文（2023b）認為“訛”是“訕”的訛書，“訕”通“諄”，整理者所釋“尚訛”應為“尚訕（諄）”。（“屯”為文部，“諄”為元部，韻部不同。但張瀚文（2023b）主張韻部為旁轉關係。）

關於“訛”字，網友“小松”在簡帛網上指出，“整理者隸定為從言從訐的字，讀為‘語’目前來看幾乎沒有積極的通假例證，用字習慣也不合適。……右旁除‘訐’之外，還有可能是‘弋’。它與《上博一·緇衣》簡2的‘弋’完全一樣。也許此字從言從弋，讀為‘識’，這句話即：‘仲尼之尚（短），識也。’大概是批評孔子的‘識’。也可能是‘仲尼之尚（短）識也’，用來批評前面孔子說的內容。”<sup>10</sup>

楊蒙生（2023）認為，隸定作“訛”尚存疑，也未必可以讀為出土文獻常見的“語”字。

網友“激流震川2.0”在簡帛網上指出，“訛”又見於《清華簡·保訓》第6號簡，其辭例是“咸順不逆”，“順”、“逆”對舉，按照已有的楚簡用字習慣可以將此處的“訛”字也讀為{逆}。<sup>11</sup>

網友“潘燈”將“尚訛”讀為{顛頊}。<sup>12</sup>

王寧（2022）將“尚逆”讀為{誦逆}，並指出{逆}是指悖逆於道德禮儀的不好行為。

## ② 僂快周恆

整理者說：“‘僕快周恆’，此句是承‘仲尼之尚語’而言，當是對‘仲尼之尚語’的評價或讚美。‘僕’與‘樸’皆從‘業’聲。‘快’與‘慧’、‘恆’與‘極’古音相近，故可通用。‘周’，《左傳·昭公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曰’，杜預注：‘周，徧也。’‘樸慧周極’的意思是：孔子的‘尚語’樸實智慧，無處不達到最高境界。”

整理者說：“這四字書於簡尾，字間密度較大，書寫為草率，墨跡顏色較淺，與簡文正文明顯有別，頗疑為書手抄時對本篇所加的評語（黃德寬）。”

陳民鎮（2022）說：“‘僕快周恆’四字與前文墨迹有別。其含義待考”。

侯乃峰（2022）認為，“據字形從‘臣’，為臣僕之專字，此四字並非本篇簡文的正文內容，當是抄寫者之具名。‘僕’當是此人之身份，或‘僕快’是此人之身份，‘周恆’為其人之名氏。”

網友“小松”在簡帛網上指出：“‘快’和‘恆’的‘心’字形，和之前的‘心’字形都不一樣，應當不通過書手所寫，很可能跟前面內容不連讀。”<sup>13</sup>

<sup>10</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19樓，2022年8月20日。

<sup>11</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15樓，2022年8月19日。

<sup>12</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36樓，2022年8月21日。

<sup>13</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19樓，2022年8月20日。



楊蒙生（2023）說：“前後書寫明顯有時間先後之別。從筆跡看，書手可能也本書的擁有者。此外，嚴格隸定為‘僮’。”

王寧（2022）從侯乃峰（2022）的意見，說：“這四個字與上面的‘也’字之間空了一格，墨跡比前面文字的都要淡，說明這四個字與前面的文字非同時所書，而是後來補寫的，那麼就不好將‘中尼之耑語也’與之連讀理解。這應該是後來某人加的一句閒話，含義不明，但總與正文無關。”

網友“枕松”在簡帛網上將“耑”讀為{轉}，表示{轉語}之意。簡末9字的意思是“仲尼通過轉變（正反兩方面）語詞的方式來說理，可謂僕實智慧，周密之極”。<sup>14</sup>

劉信芳（2022b）指出：“‘僕快周恆’與正文有一字間隔，墨色亦與正文不同，不是一次書寫。推測竹簡抄錄者書完正文後，重讀一過，然後簽署‘僕快周恆’四字竊疑為人名，僕乃謙稱，快姓，名周恆。”

網友“好好學習”在簡帛網上將“僕”讀為{敏}<sup>15</sup>。

按：對於“僮快周恆”各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簡文只有四字，且無法與傳世文獻對讀，所以目前本文也難以做出較合理的解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整理者（黃德寬）以及網友“小松”所述，這四字明顯是在不同時期抄寫的，因此可能性較大的是，“僮快周恆”與“中（仲）尼之耑（短）誦（語）也”不連讀。

<sup>14</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73樓，2022年9月8日。

<sup>15</sup> “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3樓，2022年4月7日。

## 移韻、海韻三等認定に関わる例外反切

太田 齋

**提要** 《切韻》中間或看到違反聲母-韻母搭配制約規則的反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由於按照下字所屬韻類不改上字就沿用古反切，其二是由於不改字面直接沿用誤傳的古反切。漢語音韻史上偶爾存在由虛變真，從誤切捏造而來的字音最終成為規範音的案例。此情況有點像某個語言大量接收外來詞，而使其音韻系統變貌的現象。因此研究與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時，應該盡量排除這種誤切。

**キーワード** 移韻 祭韻 菑韻 例外反切 誤切

### 0. 前言

本稿は太田齋（2013: 246-251）で言及されている「類隔切」を取り上げ、先行小学書の引用という観点から再検討を試みる。対象となるのは齊韻中の、一部韻書で「移韻」とされる韻目に該当する反切と、哈韻上声海韻に見られる三等相当の反切である。後者は独立した韻目が建てられたことが無いので、海韻三等と呼んでおくと、韻目「菑」を用いることがある。太田齋（2013）は概説書であり、詳細、厳密な論証は為されていない。以下、本文の日本語では常用漢字を使用しているが、中国語の引用例には繁体字を使用しており、そのため漢字字体に不統一が生じている。『』等の引用符に関しても同様の不統一がある。挙例において小韻代表字とその所属字が現れる場合のみ、被注字を太字で示す。推定音価は平山久雄（2022）に従う。但し aspiration の ‘h’ に改める（董同龢 1954 の推定音価も同様）。なお同書には音声情報を盛り込んだものより抽象度の高い体系的簡素化を追求したもの二種の推定音価が提示されている。主として前者を使用するが、上中古音との関係を論ずるには後者の方が都合が良い。ときに両者を併記するが、その場合には区別のため前者を [ ] で括弧する。前者にしても音声表記そのものでないことは言うまでも無い。上古音については平山久雄（2006）を参照した。但し一部、理解に供するためと称して、平山説を改竄してその場しのぎの上中古音、慧琳推定音を捏造し、説明を加えたところがある。

移韻に関する学説史の紹介は森博達（1982: 83-84）に詳しい。以下、その概略を記す。

移韻が祭韻平声相当とする説は周法高氏『玄應反切考』<sup>1</sup>を嚆矢とする。周氏は、『玄應音義』の移字の音注「是奚反」に関して、移・麤二字の『切韻』における反切を引き、『韻詮』「五十韻頭」<sup>2</sup>・『古文四声韻』・『魏鶴山集』を引用し、「通常だと四等韻には存在しないはずの日、禪母が齊韻にはある。恐らく寄韻（類音関係にある別韻の韻目中に間借りすること——本稿筆者注）なのだろう。これを分けて移韻とするものもある。齊韻の推定音価は-iei、これに対し移韻は-iei(平声)。祭韻-iei(去声)平声相当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sup>3</sup>。董同龢-龍宇純<sup>4</sup>説はこれを敷衍し、『広韻』哈韻の昌母字「禱」、海韻の昌母字「菑」、齊韻の常母字「移」、日母字「麤」は所属字数が僅少なため寄韻されたもので、これらは祭韻に相配する平声、上声韻とした。（以上で概略紹介終わり）

董同龢-龍宇純説に従うならば、移韻所属字は齊韻（「移」、「麤」）と哈韻（「禱」）に分かれて寄韻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して移韻及び以下で議論する海韻三等（祭韻上声を意

1 周法高（1948）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冊，上海，359-444頁

2 安然『悉曇藏』卷二 p.383 下に見える。著者名はここに見えないが、『唐書・芸文志』によって知れる。

3 「玄應反切考」p.409。周氏の推定音価ieiは平山説のiei(iei)に当る。

4 董同龢（1954: 102-103）、龍宇純（1960: 96-97）。

味する場合には、便宜的に「菑韻」と呼ぶ)の該当字には唇牙喉音声母のものが見られないが、祭韻に相配すると見做すのであれば、同様に重紐韻の性格を持つことになる。董同龢 1954, p.102 参照。この問題は以下で触れる。

## 1. 平声移韻

「類隔切」は通常、上字-帰字間に幫組-非組、端組-知組、精組-莊組などの声母のズレが見られる反切を指す。本稿ではこのようなものを含め、「音和切」以外の、上字声母と下字韻母の結合制約違反の反切及び帰字と下字の等位不一致反切の総称として、「例外反切」を用いる。

### 1.1. 「犗：昌來」

「犗：昌來」小韻は『広韻』のみに見られる。上述の学説紹介にある通り、哈韻中にあるが、董同龢-龍宇純は移韻所属小韻が寄韻したものとしているので、先ずはこの小韻から検討する。帰字の帰属は「蟹開一平哈昌」、さもなくば「蟹開平三哈昌」。哈韻は一等韻のみから成る。上字の「昌」は章組字の一つで、声母名にもなっている。章組は日母同様、三等韻としか結びつかないから、本来あり得ない組み合わせの反切である。なお「犗」は別に「土刀切」の音がある。こちらは「效開一平豪透」で、上下字の組み合わせに問題は無い。

「犗：昌來」は切韻系韻書の中では『広韻』にしか見えないこの字一字のみの増加小韻である。『広韻』にはまた「土刀」という反切の字音が別にある。いずれの場合の釈文も「牛羊無子」で、哈韻の音は何らかの誤写を想定しない限り、どうにも説明がつかない。余明象 1980 は「來」は「求」を誤ったものと断じており、「犗：昌求」であれば上下字の組み合わせに問題は無く、「流開平三尤昌」の帰字を帰納できる。そうであれば「犗：昌來」小韻を哈韻から取り除き、「犗」を既にある尤韻「犗：赤周」小韻に増加字として付け加えれば良い。なお「赤周」については、現存切韻系韻書間で反切用字に異同は無い。

この誤切の登場はかなり古く、小韻としての独立は『広韻』まで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が、又音としてなら切三などにも見える。「徒刀」という反切で表される別音の方は『広韻』以外の切韻系韻書に収録されており、そこに現れる又音に注目すると、面白いことに気付く。以下、X(<Y)、のようにあるのは、XはYを誤ったもの、Y であるべきの意。X(<Y<Z)のようにあるのは、二段階の誤認があったと想定され、Z が本来あるべき姿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

廣韻 犗：土刀切。…… 犗 牛羊無子。又昌來(<求)切。

切三 犗：吐蒿反。…… 犗 牛羊無子。又昌來(<求)、充(<度)牢反。

cf.陶：徒刀反。 「犗」未収

王一 犗：吐高反。…… 犗 牛羊無子。又曷(<昌)來(<求)、充(<度)牢反。

cf.陶：徒刀反。…… 犗 牛羊無子。

王二 犗：吐高反。…… 犗 牛羊無子。又昌來(<求)、充(<度)牢反。

cf.陶：徒刀反。…… 犗 牛羊無子。又土刀反。

王三 犗：吐高反。…… 犗 牛無子。羊無子。又高(<昌)來(<求)、元(<充<度)牢反。

cf.陶：徒刀反。…… 犗 牛羊無子。

cf.朱翱 犗 牛羊無子也。從牛曷聲。讀若糗糧之糗。特豪反。《說文解字繫傳》3/4b4, p.25 下

cf.大徐 牛羊無子也。从牛聲。讀若糗糧之糗。徒刀切。 《說文解字》(《詁林》)9/538a

恐らく元々「犗」には豪韻透母、定母及び尤韻昌母の三音があつて、そのうちの豪韻透母の音が代表的だったので、原本『切韻』において、先ずは「犗：吐高反」(上田正 1975 推定原本

『切韻』反切) 小韻の所属字として収録された。『広韻』はそこに見える「昌求」を「昌來」と誤った又切を、下字が哈韻所属ということで哈韻に取り込み、小韻として独立させたものようである。その際、何故か切三等に見えるもう一つの又音「充牢反」は捨て去られてしまった。余明象(1980)の所説を具体的に紹介すると、王国維、姜亮夫の切三写本では「來」のようにも見えるが、正しく「求」に作っているという<sup>5</sup>。そして元泰定本『広韻』は確かに「又昌求切」に作る。『集韻』尤韻「犖：蚩周切」小韻の所属字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から「來」が「求」の誤字で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だと言う。

『集韻』には以下のように全部で九音収録する。末尾に参考として加えたものは原本『玉篇』の反切と宋本『玉篇』の反切である。前者は上田正(1986)に拠る。

- 哈韻端母 𧇧：當來切 犖 牛羊無子。  
 哈韻昌母 犖：昌來切。牛羊無子。  
 宵韻昌母 招：蚩招切。 犖 牛羊不生子也。  
 豪韻透母 𧇧：他刀切。 犖 牛羊無子也。  
 豪韻定母 甸：徒刀切。 犖犖 《說文》“牛羊無子也。隸作犖。”  
 尤韻昌母 犖犖：蚩周切。 犖 畜無子謂之犖。  
 有韻溪母 糗泉：去九切。 犖 牛無子。  
 cf. 犖：去有切。无牛羊也。 《玉篇》上田正(1986:241)  
 cf. 犖：徒刀、充刀二切。牛羊無子。 宋本《玉篇》下25a9

もう一つの又音「充牢反」もまた昌母十一等下字で、やはり等位不一致反切である。上字「充」は恐らく「度」の誤りで、本来は定母上字であろう。『集韻』豪韻に透母、定母の小韻はあるが、昌母小韻が存在しないことはそれを裏付けるものと思われるが、上掲例で見ると通り、切韻系韻書豪韻透母小韻に見える「犖」の又音はいずれも「充牢反」(王三は「元牢反」)となっており、この誤切が既に定着していたことが窺われる。さすれば『集韻』は「犖」の又音に関し、切韻系韻書以外の文献に依拠して正しく処理したと考えるべきだろう。『広韻』豪韻定母小韻にこの字は未収だが、上掲例で分かるように王一、王二、王三には収録されており、『説文解字繫傳』にも定母音として収録される。宋本『玉篇』に「徒刀、充刀二切」とあるのも、昌母上字に誤った反切を別音と見做して付け加えたものと解釈できる。「度刀」なら「徒刀」と同音である。

余明象(1980)の主張する如く、切三の又音が正しく「昌求」であるにせよ、「求」を誤って「犖：昌來」とした反切が現れたのは遅くとも唐代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犖」の昌母音の存在がどこ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か未詳だが、この誤切の誕生は或は六朝期まで遡れるかも知れない。『広韻』でこの反切を下字がどの韻に所属しているかに即し、機械的にその韻に帰属せしめた結果、一等哈韻に昌母字が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誤切が表わすのは実在しない架空の字音である。哈韻には他に等位不一致反切は無い。移韻小韻の哈韻への寄韻は認めるに及ばない。

## 1.2. 「𧇧：人兮」

この反切に代表される小韻は齊韻末尾に置かれ、所属字はこの被切字一字のみで、いかにも増加小韻臭いが、切三にも見え、上田正(1976)は原本『切韻』に存在したと推定する。「𧇧：人兮」の上字「人」*niēn*<sup>平</sup>の声母は半齒音の日母*n-*。日母は三等韻としか結びつかないはずなのに、下字は四等齊韻の「兮」*xi*<sup>平</sup>である。強引にこの上下字から*nei*<sup>平</sup>という音韻体系から逸脱する字音を捻り出すか、それとも臨時に読み替えて*nei*もしくは*niei*とするか、解釈に苦しむ。

以下に掲げる例で分かるように、この「人兮」と同じ或いは類似の反切が『經典釈文』所引の

<sup>5</sup> 遺憾ながら、周祖謨(1983:84)所載写真で確認しても、本稿筆者の目には「求」には見えない。

呂忱『字林』に見られる。『切韻』編纂に利用されたとされるいわゆる「五家韻書」の一つとして呂忱の弟呂靜の『韻集』があるが、『切韻』編纂に呂忱『字林』が利用されたという記載は無い。上田正 1976 の推定が正しいものとして、更に推論を重ねることになるが、もし「𩇛：人兮」が『韻集』由来であるならば、それが『字林』反切と一致するというのは単なる偶然の一致なのか。両書とも既に失われ、現存する佚文からは知りようがない。『魏書』「江式傳」には「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文字に関しては兄と魯と衛ほどの違い（極僅かな違い）しかないが、字音に関しては楚と中原ほどの隔たり（かなりの隔たり）があり、時に一致し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とある。「𩇛：人兮」を原本『切韻』が取り込んだと見做すなら、両書が如何なる関係にあったか、何らかの検証が必要だろう。なお『切韻』増補の過程で『字林』が利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は、『十韻彙編』等で確認できる。「𩇛：人兮」を上田正（1976）は原本『切韻』に存在したと推定するが、もし原本『切韻』に無く、（早期の）増補で付け加えられたものと実証できれば両書の間を云々するには及ばない。但し『字林』という書名は王二、『唐韻』及び『広韻』以外では見られない。龍宇純（1968）に基づく限りでは王三にも見えない。早期の増補では『字林』は利用されなかった可能性もある。一方、『広韻』には『説文字林』という書名も見られる（この書名は『經典積文』にも見える。以下で改めて触れることがある）。切三でも『説文』という書名は見える。切韻改訂版テキストに現れる『説文』が『字林』と何らかの関係があった可能性もあるので、直ちに早期の増補での利用は無かったとも言い難い。

1. 𩇛：奴兮反。……《字林》作𩇛，人兮反。 《儀禮》152/20a/8
  2. 𩇛：字作𩇛，乃兮反。《字林》作𩇛，人兮反。 《禮記二》185/12a/5
  3. 𩇛：又作𩇛同，奴黎反。《字林》作𩇛，音人兮反。 《爾雅上》417/21b/7
  4. cf. 𩇛：劉(昌宗)奴兮反。徐(邈)耳齊反。 《周禮上》110/5a/1
  5. cf. 𩇛：乃兮反，又人齊反。 《周禮上》111/8b/5
  6. cf. 𩇛：乃兮反，又人兮反。 《儀禮》161/37b/7
- 
7. cf. 𩇛：奴雞反。 《玉篇》上田正 1986, p.48
  8. cf. 𩇛：若犁反。 《急就篇》 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420
  9. cf. 𩇛：(音)泥。 《急就篇》 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417
  10. cf. 𩇛：(音)泥。 《爾雅音釋・釋器》p.108/4
  11. cf. 𩇛有骨者曰“𩇛”(：如吮反)。𩇛，𩇛也。骨肉相搏，𩇛無汁也。 《釋名》p.209
  12. cf. 肉謂之𩇛肉醬，有骨者謂之𩇛雜骨醬。見《周禮》。 《爾雅・釋器》pp.68-69
  13. cf. 𩇛 𩇛或从難。 《説文解字詁林》p.1798b

『広韻』の「𩇛：人兮」は『經典積文』經由の間接的引用の可能性が高い。上掲例 1, 2. から見て、元は『字林』由来と知れる。更に元を辿れば、11.『釋名』「𩇛，𩇛也」(“𩇛”を“泥”に作るテキストもある)に見るように、そもそもは義注であった「𩇛，泥(𩇛)也」を9,10.に見るように、音注と取り違え、「𩇛音泥(𩇛)」として後代に伝えたものらしい。恐らく上掲例中の泥母反切はこれを反切に改めたものである。但し『爾雅音釋』の方は『爾雅郭璞注』の早期テキストには附されておらず、現存テキストに基づく限り、成書年代は宋代以前にまで遡れない。附された反切が「～反」とあるから早期に『爾雅郭璞注』に付け加えられた可能性もあるが、後人が郭璞に仮託するに当たり擬古的に「～切」を「～反」としたとも考え得る。安易に判断を下すべきではないが、二等重韻の合併、重紐 AB の合併のような中古以降の変化を反映する音注が混じるので、後者の可能性が高い。従って 10.は郭璞由来と見做し難い。11.「如吮反」という反切は収録しないテキストもあり、後人が付け加えたものだろうが、検討対象に含める。下字「吮」に



同の二つの誤切が六朝期に並び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ここで『經典釈文』の複数反切列挙をどのように考えるか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きたい。『經典釈文』は周知の如く、諸家の反切を列挙する。韻書だと複数の反切が列挙された場合、それらを又音として異音を表わすものと見做す。しかし音義書である『經典釈文』の複数の反切は必ずしも別音を表わすものではなく、学統による反切用字の違いを示しているともとれる。例えば上掲「鬱」の 1,2,3 をみると、「鬱」と『字林』の「腴」は異体字の関係にあり、『字林』では「腴」に「人兮反」の反切を与えている。「奴兮反」と「人兮反」は用字不同の同音反切と解釈できる。これをさらに簡素化して、書名及び「腴」を省略したものが 6 であると考えれば、6 の「乃兮反」と「又人兮反」もまた異音を表すものではなく、1,2,3 同様に用字の異なる同音反切の併記に過ぎない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恐らくこの状況は『經典釈文』全書に亘るもので、複数列挙される反切は別音とは限らず、異体字そして時には基づくところの人名、書名まで省略した結果と考えられるものが散見する。無論、全ての反切併記を一律にかく解釈できるというのではない。

既に述べたように、恐らくは共に義注を音注と誤認することで生まれた虚構の反切ながらも通行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鬱」の「人兮」、「奴低」二切は同音であった。呂忱の音韻体系には日母と泥母の区別が無く、『字林』では通常「奴低」で表わされる規範音 nei を「人兮」を以て表わ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呂忱の音韻体系については簡啓賢 (2003) の試みがあり、齊部 iei としているが (p.175) <sup>7</sup>、これを用いると平山説と齟齬を来すので、従わない。当面の問題に限っては中古音の推定音価を代用しても説明は可能である。原本『切韻』には既にこの字音を表す「奴低」という反切の小韻があり、「鬱」はここに収められていたから、わざわざ新たに付け加える必要が無かったにも拘らず、上字が泥母ではなく、日母であったため jnei という未収小韻であると誤認し、収録してしまった。そのため日-泥に関し、齊韻中に見かけ上のミニマルペアが出来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ろう。原本『切韻』の編纂及びその増補改訂において『經典釈文』のような複数の同音反切を列挙するような体例の小学書から被切字及び反切上下字を取り込む場合には、韻書に即して考えれば、既に指摘したように、自ずとそれらを別音と見做すことになる。通常、下字の韻類に即して『切韻』に取り込む訳だが、当時の編者は音声記号で字音を理解していた訳ではない。別音の前提に立っていれば、上字を妄りに改変することは慎まれたことだろう。

### 1.3. 「移：成西」

齊韻に寄韻する移韻とされる小韻は前節で取り上げた「鬱：人兮」の他には「移：成西」のみ。上田正 1976 は現存『切韻』テキスト間で用字の異同が見られるものの、この反切で提示される小韻もまた原本『切韻』に存在したと推定する。以下に切韻系テキスト間の異同及同時代資料に見られる反切を挙げる。

1. 移：成西 王三、P2015-2 (上田正 1976 推定原本『切韻』反切)
2. 移：成栖 切三
3. 移：成鬱 廣韻 = 古文四聲韻 p.14 下
4. cf. 移：成兮 毛詩音 (S.2729) 平山 (1966 : 92) = 十卷本説文篆韻譜 (腴>移：成兮)  
cf. 移：弋支切 移 扶移，木名。又成兮切 廣韻
5. cf. 移：是奚 玄應 38/3,776/4,1157/4
6. cf. 腴 (>移)：成奚 五卷本説文篆韻譜 p.55/6

<sup>7</sup> なお該当例の存在を確認できないが、皆部 (>中古霽韻) は iei であるとする (p.169)。また『切韻』序 (韻目小注一本稿筆者注) に呂靜「霽與祭有別」とあるが、厳密には区別があるにせよ、霽一祭間の押韻を否定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して、祭部 (>霽) は iai と推定している (pp.179-180)。平山説は六朝期の推定音を提示していないが、中古四等韻に拗介音を認めておらず、iei は祭韻に当てられている。本稿では平山説に依拠しているため、簡啓賢説と直接結びつけて論ずる訳にはいかない。

7. cf. 視：成詣(>旨?) 禮記音 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420 (《廣韻》視，止開三去至常)

「移」には支韻以母の別音あり、こちらもまた原本『切韻』において存在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經典釈文』(9-11)と併せ、以下に掲げる。「成西」と同じ構成の反切は『經典釈文』所引の呂忱『字林』に見られる(no.9.)。

8. 移：弋支 切二、切三、王二、王三、廣韻 支韻以母小韻所屬(小韻代表字“移”)

9. 移：以支反。《字林》上泥反。《爾雅下》429/12b/11

10. 移也：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毛詩上》57/9a/8

11. 常棣也：本或作常棣移。(移)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案《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毛詩中》75/10a/1

「以」、「弋」は共に以母につき、9,11. の「以支反」と8. の「弋支反」は同音を表わす。5. の下字「奚」と9,11. の下字「兮」は共に匣母で同音である。9. に見える『字林』「上泥反」が1. 「移：成西」同様、上字常母、下字齊韻である点は注目に値する。この他、2,3,4. も上字がやはり常母「成」で下字「栖」、「欒」、「兮」はいずれも齊韻、5. 「移：是奚」及び10,11. の「移：是兮反」も同様に上字常母、下字齊韻である。『字林』は字書であるから複数の同音反切があり得るが、これらの反切を総て『字林』由来若しくは『字林』反切を後人が「昌母上字+齊韻」の構成を崩すことなく改変したものと見做すには十分な根拠が無い。しかし前節の上字日母、下字齊韻の「人兮反」もまた『字林』に見られる反切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構成の例外反切の淵源を『字林』に求めるのは無理なことではない。既に述べたように一般的に韻書が他書に見える未収字を取り込む場合、そこに見える反切下字が如何なる韻に相当するかを勘案して収録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既に該当する小韻があれば、その末尾に増加字として追加するが、該当する小韻が存在しなければ、基本的にそのまま反切用字を変えずに取り込んだであろう。特に上字は字音の認定に変更を齎す虞があるから、安易に改める訳には行かなかつたに違いない。これに対し、下字の方はその韻に収録される如何なる字(但し同一韻類所属であらねばならない)にも原則代替可能なので、使用例が無いものであれば、既出の用字に改めることはあつたらう。切韻系韻書において「成」は反切上字としては上記の反切にしか現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上田 1975 推定の「移：成西」が他書に見られる反切を取り込んだものであるならば、元の反切上字もまた「成」であつたと推定できる。但し下字「西」、「栖」もまた他に例を見ない。これについては『切韻』で当初は「移：成稽」として取り込まれたと推測する。『敦煌毛詩音(S.2729)』について「古い層は「7世紀半ば以前の音韻体系を反映する可能性がある」(平山 1966,p.6 注(4))との指摘があり、4. 「移：成兮」が古層に属するもので、『切韻』に収録される元となつた反切である可能性が無いではないが、「兮」は反切下字としての用例が他に見られるので、「兮」をわざわざ他に例の無い「西」に改めたとは想定し難い。改める特段の理由が見出されない限り、元の反切と見做すべきではない。なおこの反切は『廣韻』で又音として現れる(上掲例4.)。正切の「移：成欒」と同音の反切を改めて殊更に挙げる理由は不明だが、これは『毛詩音』、十卷本『説文篆韻譜』所拠『切韻』の反切を襲つたものかも知れない。

所拠文献に存在した反切の下字が本来何であつたかについては、明らかにする術が無い。切三では「稽」は異体字の「嵇」で現れる。『切韻』では「稽」は下字として多用される。これを「棲」に誤り、異体字「栖」で表記されるようになり、更にはそれを「西」に誤つた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 ならば2. の切三の「栖」の方が1. の王三、P2015-2 の「西」より元の形に近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結局どの字であっても齊韻所属字であるから、帰納される字音に違いは生じない。



『広韻』の場合はこれを「𦉑：人兮反」と共に一つの韻類を形成するものと見做して、下字を「𦉑」に改めたものだろう。それなら「𦉑：人兮反」の方を何故「𦉑：人移反」としなかったのか、これについては校勘の不徹底と考える。

序ながら、「3.移：成𦉑」と同じ反切は字体の書ながら『古文四聲韻』にも見られる。これは『広韻』を襲ったものだろう。4. と同じ反切上下字の例は十卷本『説文篆韻譜』に見られる。但し被切字が異なる。面白いことに該当部分の被切字を通行の字体で示すと、「𦉑：成兮反。有骨醢。𦉑 同」(上巻 2b)となっており、6.に示す五卷本『説文篆韻譜』の方は「𦉑：成奚反。𦉑 骨醬。上同」となっている。つまりどちらにおいても「𦉑」と「𦉑」は異体字と見做されている。「𦉑」は前節 1.2. で示したように「𦉑」の異体字である。つまり十卷本であれ、五卷本であれ、『説文篆韻譜』は「移」に附されるべき反切と「𦉑」に附されるべき反切を取り違え、被切字「移」はいずれにおいても支部に「弋支反」として挙げられるのみで、齊部には収録されない。そして「𦉑」に附されるべき反切も収められていない。4.「𦉑：成兮」、6.「𦉑：成奚」はいずれにせよ反切上下字に即して考えるならば、現存する切韻系韻書で齊韻常母小韻の存在を確認できる切三、王三、P2015-2、『広韻』のいずれにおいても所属字は「移」一字のみだから、どちらの被切字も「移」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い。つまりこのような校訂により、『説文篆韻譜』から切韻系韻書における「移：成兮」、「移：成奚」の存在を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お十卷本、五卷本がそれぞれ如何なる切韻系韻書に基づいたかについて議論があるが、今それは問題としない。

今、話を分かり易くするために、上古音的要素を加味したご都合主義の推定音価(平山説を恣意的に加工したもの)を使う。そして『切韻』が依拠した文献の反切を「移：成 X」としておく。これは 9.「上\*djian 上泥\*ne 平」(\*dji-+\*-e→\*djie)同様、上字常母+下字齊韻の構成で、「成\*djien X\*-e」(\*dji-+\*-e→\*djie)と理解すべきもの、つまり上字が介音をも担う反切であった。本来「弋\*djie 支\*tjie」\*djie と同じ字音を意味していたにも拘らず、下字 X が齊韻所属相当の字であったため、『切韻』はこれを同じ齊韻所属の「稽」に改め、「移：成稽」として齊韻に収めた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四等韻は常母とも以母とも結合しないが、上字を改めるのは躊躇われたに違いない。それで齊韻常母字が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つまり、結果として古切を下字の所属に即してほぼそのまま取り込んだことにより、中古音では実在しない架空の字音を生み出したのである。「弋支」が中古音においても依然として通常の反切の理解で正しく帰字を帰納できるのに対し、「成稽」の方は大きく乖離してしまった。

坂井健一 1975 の『經典釈文』所引諸家音注の研究に依れば、『字林』における常母-以母通用例と思しきものに「箠：上支反、羊支反」がある (p.85)。該当箇所は具体的には以下の通り。

- 箠：李(巡)本作箠同。羊支反。《字林》上支反。 《爾雅上》418/23a1  
 cf. 箠：羊支反。《字林》云，竿也。本或作橈，音同。《字林》云，“榻前机也”。 《爾雅上》415/18b1  
 cf. 箠 衣架。橈 上同。又榻前几。 《廣韻》支韻 移：弋支切小韻  
 cf. 箠 《説文》曰，“箠屬”。 《廣韻》支韻 提：是支切小韻  
 cf. 橈箠提 橈 《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橈”。一曰衣架。或作橈箠提 橈  
 《集韻》支韻 移：余支切小韻  
 cf. 箠 《説文》“箠屬”。 箠 《爾雅》“竿謂之箠。所以架衣者”。通作箠  
 《集韻》支韻 匙：常支切小韻

「箠」、「箠」は元は別字で、前者は「羊支反」、後者は「上支反」であったものが、いつしか通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り、前者が後者の音でも読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今、二つの反切が、『字林』において必ずしも完全な同音であったとは限らないが、通用を許すほど

に以母と常母が近い音価を持っていたと言うことはできる。

李軌にも同様の例がある (p.64)。該当箇所は具体的には以下の通り。

1. 灼: 音灼。又上若反。李(軌)以略反。《莊子中》388/31b4
2. cf. 灼: 七(く上)藥反。徐音酌。一音市藥反。《莊子》253/14a8
3. cf. 灼: 音勺。又七(く上)藥反。一音常藥反。《莊子》253/14a9
4. cf. 灼: 由若反。一音酌。《穀梁》331/13a8
5. cf. 灼: 仕捉反。又上若反。《爾雅上》422/32b5
6. cf. 灼: 余弱反。《爾雅上》420/27a1
7. cf. 灼: 以灼反。《爾雅下》426/6a11,426/6b10
8. cf. 灼 《說文》曰: “激水聲也”。一曰井一有水, 一無水為灑灼。《廣韻》覺韻崇母  
泥: 士角切小韻
9. cf. 勺 …… 灼 灑灼。又土(く土)角切。《廣韻》藥韻常母灼: 市若切小韻
10. cf. 灼: 之若切 ……勺 …… 酌 …… 灼 …… 《廣韻》藥韻章母小韻

『広韻』と対照すると、1.「灼」、2.「酌」、3.「勺」が「之若切」に、1,5.「上若反」、2,3.「七(く上)藥反」、2.「市藥反」、3.「常藥反」が「市若切」に、1.「以略反」、4.「由若反」、6.「余弱反」、7.「以灼反」が「以灼切」に、そして「仕捉反」が「士角切」に対応していると言えそうである。3.「(音)勺」は「市若切」に対応している可能性も無いではない。そうであれば「七(く上)藥反」、「常藥反」と併せ三者同音と見做すことになる。但し陸徳明(或いは用字をかく改めた後人)にとっては「七(く上)藥反」は清母音と認識されていたろう。この場合は「(音)勺」は章母として、続く清母音、常母音と三者不同と見做すのが至当、つまり「(音)勺」は「之若切」相当と見做すべきである。『広韻』藥韻以母「藥: 以灼切」小韻には「灼」及び直音注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これらの字は現れない。

ここで問題となるのは「市若切」相当の音と「以灼切」相当の音との相通である。6,7.の例があることから、「以略反」は誤写を疑う必要は無さそうである。「上若反」にしても5.に同じ字面の反切がある。

該当例が十分とは言えず、六朝期に広く見られる現象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が、この二例から少なくとも呂忱、李軌に見られる方音的特徴として常-以相通を認めて良かろう。

齊韻-支韻の相通には以下のような例がある(坂井 1975 p.238, 287)。

1. 驪: 力知反。沈(重)又郎西反。……《說文字林》……。《毛詩下》104/30a2
  2. 驪: 力知反。徐(邈)郎西反。《禮記一》167/12b2
  3. 驪: 徐(邈)力池反。李(軌)音犁。《莊子中》375/6b1
  4. 驪: 力知反。又音犁。《莊子下》405/32a9
  5. 驪: 力知反。《字林》力兮反。《爾雅下》437/27a5
- 
1. 鷺: 《詩傳》作離。阮(?)、謝(嶠)同, 力知反。施(乾)音黎。《說文》作鷺。……《字林》作, 力兮反。《爾雅下》434/22a6
  2. 鷺: 力兮反。又力知反。《爾雅下》435/23a7
  3. 鷺: 音離。《爾雅下》434/22a3

1.の『說文字林』は『說文』、『字林』と二書扱いすべきかも知れない。「驪」、「鷺」いずれも来母で支韻と齊韻の音がある。前者が規範音で後者が非規範音若しくは方音ということであ

ろうか。齊韻の音を挙げるのは「驪」では1,2.徐邈、2.李軌、5.《字林》、「鷺」では1.施乾、そして1.《字林》である。

ここでも先の「9. 移：以支反。《字林》上泥反。」同様、『字林』と言う書名が現れる。呂忱の音韻体系ではこの「泥(娘)-日不分」、「齊-支相通」二つの特徴を兼ね備えていた。つまり「成西」と「弋支」は先の御都合主義の推定音価で示したように、恐らく同音であったろう。もし後者が先に現れたのであれば、上字「成」が「弋」(>「戈」)、「杙」或いは「上」の誤写に由来する可能性も一考に値しよう。但し「弋西」、「杙西」の実例を見ない(「戈西」も)。「上」は字体の類似と言う点で難があるが、「𠄎」(「弋」の古文)の右下一部が欠ければ「上」と誤認されることもある。上掲例に『字林』由来の9.「移：上泥反」及び「籠：上支反」があり、『字林』において既に「移：弋支反」を「移：上支反」と誤っていたものかも知れない。但し誤写では下字の「支」と「西」(/「兮」/「泥」)との違いまでは説明し切れない。また『切韻』では反切上字に「上」を用いることは無いから、「移：上泥反」を取り込むに当たって上字をわざわざ希少反切上字の「成」に改めたと想定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り、先に提示した本稿の想定と矛盾する。直接の引用とするならば、このような誤写に因るとする解釈は否定される。とまれ「移：成西(栖/鬱)」は常母+四等韻の組み合わせで、依然として例外反切であり、齊韻-支韻の相通を想定しなければ説明が付かない。「移」は本節冒頭挙例中の4.に見るように支韻以母「移：弋支」小韻中に収められているから、これで十分であった。

齊韻の日母、常母小韻はいずれも六朝期の早期反切を(ほとんど)字面を変えずに『切韻』に取り込むことによって生じた本来実在しない字音を表わすものである。前者には反切用字の誤写も絡む。移韻は敢えて認めるには及ばない。

## 2. 菑韻(海韻三等)「菑：昌給」

先の例と同様に提示すれば、『広韻』海韻に寄韻されたと見なす菑韻所属字は以下の通り。上田正(1976)の推定では、最初の1例のみは原本『切韻』から存在する。それ以外(2, 3, 4.)は総て『広韻』のみに見られる増加小韻。

1. 菑：昌給 切 一等上声海韻昌母 =王一
2. cf.菑：昌待 切三、王二 (上田正 1976 推定原本『切韻』反切)
3. cf.菑：昌殆 王三

- 
4. 怡：夷在(以母+一等) 増加小韻 =《玉篇》上田正 1986 p.196
  5. 疴：如亥(日母+一等) 増加小韻 =《玉篇》上田正 1986 p.195
  6. 腴：與改(以母+一等) 増加小韻 4.と同音 cf.《宋本玉篇》羊改切 上 73b5

1.「菑：昌給」は下字「給」 $d\lambda i^+$ が一等海韻字である。海韻は開口一等韻のみから成り、三等相当の韻類は体系的空き間となっていると理解されている。然るに上字「昌」 $te^h\lambda\eta^{\text{平}}$ は昌母 $te^h-$ 。昌母は既に指摘した通り、三等韻としか結びつかないものである。この上下字から帰納される帰字の推定音は機械的に上字声母と下字韻母を組み合わせれば、 $*te^h\lambda i^{\text{平}}$ となるが、これは音韻体系から逸脱している。等韻門法は一般に上字に即して解すべしとするが、そうであれば上字が介音をも担うものとして、 $te^h\lambda i$ が導き出される。

中古音の枠にあっては移韻、菑韻(海韻三等)をさて措けば、蟹撰の三等韻は去声のみのC類廃韻と重紐韻祭韻しかない。章組は莊組とは異なり、精組との相通は見られないから、上字が「昌」のままだと $ts^h\lambda i$ と読み替えて清母「采：倉宰」 $ts^h\lambda i$ と同音と見る訳にも行かない。現行の最も説得力のある解釈は、一等韻のみから成るとされた海韻に僅か一例の三等韻 $i\lambda i$ が含まれて

いる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れを敷衍すれば、原本『切韻』の段階では「菑」は海韻で唯一の三等小韻字で、これを反切で表そうにも然るべき反切下字が無いので一等韻下字を代用せざるを得ず、その結果、上字が拗介音をも担う反切となっていると解される<sup>8</sup>。『広韻』には他に 4, 5, 6. もあるが、これらは既に指摘した如く、いずれも増加小韻である。原本『切韻』にまで遡れば、海韻の例外反切は「菑：昌給」（原本『切韻』は「菑：昌待」）しかない。海韻に相配する平声哈韻、去声代韻及び哈韻に対応する合口の平声灰韻、上声賄韻、去声隊韻にも三等韻らしきものは全く見られない。哈韻平上去声及びこれに対応する合口灰韻平上去声を通じ、三等韻の小韻がこの一つしかないというのは如何にも奇異に映る。

そこで 0. 前言で紹介した董同龢-龍宇純説では海韻に祭韻上声相当の三等韻の韻類が含まれるとした。このような解釈は、「菑：昌給」小韻の特異性を軽減できると同時に、祭韻平声相当の「移」韻を認め、相配する平、上、去声を揃えることで、蟹摂に集中する去声のみの韻を一つ減らし、よりバランスのとれた体系を想定できるというメリットもある。

但しどのような推定音価を与えるかについては検討が必要である。平山久雄氏は菑韻について言及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ように思う。氏の推定音価から推測するにそもそも認めておられなかった可能性が高い<sup>9</sup>。以下の説明もまた平山久雄（2022）の推定音価を用いてはいるが、決して氏の主張を反映するものではない。海韻 ai の三等韻 iai を認めるならば「菑」 $te^hiai$  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iai は廢韻に与えられている。祭韻上声相当とするなら、祭韻は重紐韻で推定音価は A:iei, B:iei（合口については省略）だから、この音価を当てることになる。 $te^h-$  と結合する韻母は音声的に A 相当とされ、「菑」の推定音価は  $te^hiei$  が与えられる。これは祭韻昌母「掣」の上声に当る。但し B:iei の方は結びつく実例が存在しないから、一先ず考慮の対象から除外しても良い。すると一等韻 ai と三等韻 iei が海韻に含まれていると解釈することになる。このように考えを進めると、「菑：昌給」は寄韻とは言え、何故平声のようにより音価に近い筈の四等齊韻上声齊 ei 韻ではなく、一等海韻に収めたのかについて説明が必要となろう<sup>10</sup>。いずれにせよ、菑韻 iei を認めることにより、海韻 ai と廢韻 iai との間で推定音価に再調整が迫られる。相配する平声、去声に関しても同様。同時に泰韻と哈/灰韻の主母音の推定にも影響が及ぶ可能性がある。

董同龢 1954 の推定音価では菑韻（、移韻）は A -jæi, B -jæi（=祭韻）（合口韻類の推定音価は一律省略）。今、「菑：昌待」各字の推定音価を附すと以下のようなになる：「昌  $t^hjaŋ$  待  $dai$ 」→  $t^hjai \neq$  「菑」 $t^hjæi$ 。ちなみに廢韻は  $jæi$ 、止韻は  $i$ 。二等佳韻が  $æi$ 、祭韻が A -jæi, B -jæi。この説に従った場合でも海韻一韻中に主母音の異なる一等韻 -ai と三等韻 A -jæi, B -jæi が同居することには変わりはない。一韻中に一等と三等の韻類を包含する東一等  $uŋ/uk$ ：三等  $juŋ/juk$ 、歌一等  $a$ ：三等  $ja$  の場合とは状況が異なる。寄韻とは言え、やはり董同龢説でも一等海韻：三等菑韻の主母音の不一致は残されたままで、これについての何らかの説明が必要と思われる。

この二つの反切（1,2,3.と 4,5,6.）で示される小韻はいずれも代表字だけから成り、他に同音字はない。1.(=2, 3.) は韻末に位置するとは言い難いが、韻末に近い位置にはある。そして韻末にあるいずれも一字のみの増加小韻 4.「怡：夷在」、5.「疴：如亥」、6.「腴：與改」と上字声母と下字韻母の共起制約に違反するという点で性質を同じくしている。それ故、原本『切韻』の段階から存在すると推定されるものの、増加小韻であるかの如き様相を呈している。以下、先ずは増加小韻の 4, 5, 6. を先に取り上げて検討を加え、然る後に 1.(=2, 3.) を論ずることとする。

4, 5, 6. のうち前二者は原本『玉篇』と反切が一致しており、原本『玉篇』から字面を変えることなく取り込んだと見られる。『切韻』増補作業における『玉篇』の利用については古屋昭弘

8 李榮（1952：26）“反切上字三甲等（カールグレンの  $\alpha$  韻に同じ——太田），下字一等，被切字三甲”。但し修訂版（1956：80,101）では“三甲（等）”から重紐韻を独立させて寅類とし、残りを丑類と呼ぶように改めた。つまり丑類は本稿で言う C 類（の一部）に相当。なおこれに含まれない純三等韻は子類としている。

9 平山久雄（1966：92）では「移：成兮」を「（祭開平）」として挙げており、移韻の存在は認めている。

10 平声の場合は齊韻 ei：移韻 A:iei, B:iei。「移  $zici$ ：成  $ziɛŋ$  西  $sei$ 」は上字が介音をも担うと解釈できる。

(1979, 1983, 1984) に詳しい。『玉篇』においては匣母と云母の未分化が知られている。そして中古音に即して表現すれば、云母字が洪音帰字の反切上字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るが、時に以母の混用もまた見られる。云母と以母の混用は主に重紐 A 合口帰字の反切に集中するが、洪音字においても 4. 「佒」以外に以下のような例が見られる。

黠：餘憂	語以 + 黠見開	(《廣韻》黠韻 胡八(開口))
莖：餘耕	語以 + 耕見	(《廣韻》耕韻 戶耕(開口))

恐らく『玉篇』に反映する非規範音層の音韻体系にあつては匣母、云母、以母が fi ~ fj のような変異状況にあった。後の声調変化では上声において匣母が全濁として陽調に属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に対し、後二者は次濁として、陰調に属するというふうに振舞を異にするが、『玉篇』においては現代吳方言同様、この三母は一律濁 > 陽の範疇に属していたのだろう。

原本『玉篇』第 81. 肉部は失われ、確認できないが、6. 「腴」もまた『玉篇』由来だろう。

腴：羊改切。肥也。又音與。	宋本《玉篇》上 73b5
腴：羊汝(>改)切。肥也。又音與。	元本《玉篇》125/11

如上の例を見ると、宋本『玉篇』及び元本『玉篇』とは反切が一致していないことが分かるが、下字が「改」、上字が以母字という点は共通する。6. の反切用字が原本『玉篇』由来ならば、宋本『玉篇』が上字を「羊」に改めたことになる<sup>11</sup>。原本『玉篇』では「羊」は希少上字で、上田正 1986 によれば僅か 2 例しかないから、「羊」でなかった可能性は高い。これが誤切である点については以下で論ずる。

5. 「疴」については幾つかの解釈が可能である。まずは原本『玉篇』では日母字が洪音帰字の上字として現れることが間々あることを考慮すべきである。つまり「泥(娘) - 日不分」に起因すると見做せる。類例に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

疴：汝才。	上田正 (1986: 57)	cf. 《廣韻》哈韻 奴來切
荼：汝結。	上田正 (1986: 378)	cf. 《廣韻》屑韻 奴結切? 薛韻 如列切?
涅：如結。	上田正 (1986: 378)	cf. 《廣韻》屑韻 奴結切
蛄：汝尸。	上田正 (1986: 22)	cf. 《廣韻》脂韻 女夷切
鑲：女羊。	上田正 (1986: 120)	cf. 《廣韻》陽韻 汝陽切
鄴：乃章。	上田正 (1986: 120)	cf. 《廣韻》陽韻 汝陽切
賧纒：女兗。	上田正 (1986: 214)	cf. 《廣韻》獮韻 而兗切
嬈：奴紹。	上田正 (1986: 218)	cf. 《廣韻》小韻 而沼切
溺：奴灼。	上田正 (1986: 389)	cf. 《廣韻》藥韻 而灼切

これ以外に拗音帰字に洪音下字を用いた反切と解釈する余地もある。類例は以下の通り。

誦：如藍	上田正 (1986: 11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冊：如甘	上田正 (1986: 11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11 この推測に合致する例に以下のものがある：鶻：庚恭→羊恭、歟：與於→羊於、孺：愈朱→羊朱、態：瑜季→羊季、鎰：餘質→羊質季、懌：餘石→羊石。原本『玉篇』の上字がいずれも 6. 同様、遇撰字である点も注目すべきである。但し別に以下の一例もある。瘍：以赤→羊赤。

蚶: 如酣	上田正 (1986: 11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蠃: 人三	上田正 (1986: 11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鮎: 仁三	上田正 (1986: 11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ここでは日母上字の反切のみを挙げたが、『玉篇』には「囂: 許高」、「腴: 於桑」等のように他の声母の例もある（「婦字三等: 上字三等+下字一等」の例は以下で論ずる）。また四等婦字の場合は三-四等韻の合流も考えられる。以下は『玉篇』における三-四等韻合流と思しき例の一端。上掲「泥(娘)-日不分」例中の「茶: 汝結」も「《廣韻》薛韻 如列切」としてここに挙げるべきかも知れない。

髡: 如兼。 上田正 (1986: 158) cf. 《廣韻》鹽韻 汝鹽切。 “兼”, 添韻

例: 良計	祭來	←陽來 + 霽見	cf. 《廣韻》祭韻力制
際: 千世	霽精	←先清 + 祭章	cf. 《廣韻》霽韻七計
歲: 思惠	祭合心	←之心 + 霽合匣	cf. 《廣韻》祭韻相銳
搨: 甫賢	仙幫 A	←虞非 + 先匣開	cf. 《廣韻》仙韻卑連
泉: 似蠲	仙從合	←止邪 + 先見合	cf. 《廣韻》仙韻疾緣 又從-邪不分
虻: 丑經	清徹	←有徹 + 青見	cf. 《廣韻》清韻丑貞

恐らく如上の要因が複数重なり合って如上の例外反切が成立したのだろう。「泥(娘)-日不分」については前節 1.2. 「鬻: 人兮」で紹介した呂忱の特徴と軌を一にしており、六朝期の反切の遺風を伝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か。4. 「佻」は止韻日母「以: 羊己」小韻所属字にもなっている。もし『玉篇』由来の「夷\*jiei 在\*dzɿi」<sup>12</sup>が上字が拗介音をも担う反切であったならば、中古音の枠組みでは止韻の「羊\*jiaŋ 己\*kiɿi<\*kiɿu」と本来は等価にして字面の異なる反切とも考え得る。されば、5. 「疴」も止韻日母「耳: 而止」小韻に収めるべきかもしれない。さもなくば「泥(娘)-日不分」と見做して、海韻「乃: 奴亥」小韻に収めるべきものだろう。

つまり 1.(2, 3.)以外は『玉篇』反切を字面を改めずに取り込んだ結果、中古音系において例外的な地位を占めることになり、額面通り解釈すると中古音としては実在しない字音を生み出す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上掲1.小韻(=2,3.)もまた増加小韻の様相を呈してはいるが、上田氏の推定によれば原本『切韻』の段階から存在する。

以下に挙げる「苳」の『經典釈文』引用例には『字林』という書名は現れないが、やはり早期反切との関連が窺われる。併せて『山海經・郭璞注』に見える音注その他も挙げておく。

- 1.苳: 本又作“苳”, 昌改反。韋昭《漢書注》云, 香草也。昌以反。又《說文》云, …… 齊人謂之苳, 昌在反。 《禮記二》187/15b/4
  - 2.苳: 昌改、昌敗二反。《本草》云, “白苳”。一名白苳。《爾雅下》425/4b/11
- 
- 3.苳: 香草, 蘭之類, 音昌代反。《山海經・北山經 郭璞注》13b7
  - 4.苳: 昌改。《文選集注》63/7a15 狩野充徳 (2000) 資料篇 p.19
  - 5.苳: 昌改。《漢書》、《後漢書》、《史記索隱》 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27
  - 6.苳: 昌改。《史記索隱》 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27

12 『新撰字鏡』所引玉篇反切は「幾在」。「夷」、「幾」は草体では酷似するから、「夷」が「幾」の誤りである可能性も無いではない。『集韻』海韻母「改: 己亥」小韻所属字中には「佻」が見える。

7. 菑: 昌改。《爾雅音釋・釋草》p.170/4
8. 菑: 昌改。大徐本《詁林》7/265a、十卷本《篆韻譜》5/12a1、五卷本《篆韻譜》p.184/4
9. 菑: 昌待。大島正二 1981 資料 p.27 =切三、王二
10. 菑: 昌亥。《繫傳》2/5a/5
11. cf. 菑: 齒改反。《玉篇》(『篆隸万象名義』4/27a1 所引)上田正 1986, p.195
12. cf. 菑: 齒改。《文選》大島正二(1981) 資料 p.27
13. cf. 蘭菑 昌礼反。《郭注爾雅》云, “菑, 香草也”。《慧琳音義》麗 98/9a1
14. cf. 止: 渚市切。菑 香草。《字林》云, 麩蕪別名。又昌待切。…… 芷 白芷。藥名。又芷陽, 縣名。《廣韻》止韻章母
15. cf. 止: 渚市切。芷 香艸。菑 艸名。麩蕪也。《集韻》止韻章母
16. cf. 齒: 醜止切。菑 艸名。《集韻》止韻昌母
17. cf. 菑: 掣睨切。香艸名, 似蘭。齊謂之菑, 楚謂之蕪。《集韻》齊韻昌母
18. cf. 菑: 昌亥切。艸名。《說文》“蕪也”。《集韻》海韻昌母

この反切は『字林』佚文でその存在を確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用字同一の反切は確認できていないが、類似の反切は郭璞の音注に見ることができる。2 の「昌改、昌敗二反」は現存の『爾雅郭注』では存在を確認できない。『經典積文・爾雅音義』が何に基づくか、またそれが郭璞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後人による用字の改変はないのか、疑問は残るが、3 の例を見ると、一先ず 2 の「菑: 昌改」は郭璞由来と考えてよいのではないか。

郭璞の音注には全濁上声と全濁去声の混用が散見する。

睇: 悌(被切字去聲霽韻定母, 下字上聲齊韻定母)	《方言》2/no.15
袒: 但(被切字上聲早韻定母, 下字去聲翰韻定母)	《方言》4/no.28
攬: 晃(被切字去聲宕韻匣母, 下字上聲蕩韻匣母)	《方言》41/no.66
胴: 洞(被切字去聲送韻定母, 下字上聲董韻定母)	《方言》12/no.73

「昌代反」(「代」は哈韻去声代韻並母)に後人の書換えが無いものとするれば、「昌改反」が早い時期にこのようにも表記された。また「菑: 昌待」(「待」は海韻並母)と表記さ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代」、「待」は声調を除けば同音である。去声夬韻並母字を下字とする「昌敗反」は代一夬相通ではなく恐らく誤切である(後述)。『広韻』「昌給切」の下字「給」は「待」と同音、海韻並母である。恐らく上声、去声の二音が存在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からう。

『慧琳音義』の「昌  $te^{hian} > te^{hian}^w$  礼  $lei > liei$  反」は唐代になってから、下字を改めたものであろう。中古音の枠組みで見れば、下字は四等韻であるから依然類隔切であるが、当時の音韻体系であれば、中古四等韻には既に拗介音が生じていたから、これで海韻三等相当の( $te^{hie}$  或  $te^{hi}i$  ?>)  $te^{hie}$  を表わ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だろう。当時にあつては一等は泰と哈/灰が合併し、哈泰開  $ai$ 、灰泰合  $uai$ 、三等韻の糜祭と四等韻の齊が合併して、 $iei/uei$  となっていたとされる。声母については章組はなお莊組と対立を保っているから、まだそり舌音化、直音化 ( $te^{hian} > te^{hian}^w > tʂ^{hian}^w$ ) してはいなかったと考えて良い。ここで挙げた慧琳の音価も説明の便宜のために本稿筆者が平山説に勝手に手を加えたもので、十分な検証を経たものではない。

恐らくは、これもまた誤写に起因し、本来は「菑: \*旨改」であったと考える。「改」は刻本であれ、写本であれ、左側部分が「巳」か「已」か判然としない場合が少なくない(写本だと右側の「女」が「久」となっている場合も)。以下、両者を「改」で統一して表記する。異体字の「𠂔」についても同様。「改」は『広韻』に見えないが、異体字「𠂔」が止韻「以: 羊己切」小韻にある。『集韻』も同様で、「改」を止韻「以: 養里切」小韻に収める。そして「菑」は止



韻「止：渚市切」小韻に「苙」と共に収められる(=『集韻』)。上掲例の14, 15参照。「改」は反切用字として例を見ないが、以下のようにも考えられる。早期反切では使用さ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しかし容易に「改」に誤認される故に反切用字としての適性に早々に疑問符が付き、後には全く使わ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ここで推測した「苙：\*旨 tei 改 jiǎi」は「苙：諸 teia 市 ziǎi 切」とは用字不同にして同音の異切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ならば上掲例6もまた「苙：\*旨改」を誤ったものだろう。2.「昌敗反」もまた「\*旨改反」の誤りと見做せる。つまり2.は由来を同じくする用字の異なる二つの誤切の併記である。興味深いことに、「8.苙：昌改」は二種の『篆韻譜』いずれにおいても14.海部に収められるが、反切用字は「昌改」に作る。上掲『經典釈文』「2.苙：昌改、昌敗二反」に見える「改」も宋本では「改」に作る。『篆隸万象名義』に見える「11. cf. 苙：齒改反」の「改」も厳密には「改」である。また写真で確認できるところでは、見母小韻代表字「改」を切三は「改」（厳密には「己」若しくは「巳」に「支」）、王一は「改」に作る。切三にはまた「亥：胡改」（厳密には「巳」に「支」）、「欵：於改」（厳密には「己」に「支」）のような反切下字の用例もある。『篆隸万象名義』も切三とほぼ同じ字体で「改：公亥」（厳密には「巳」若しくは「巳」に「支」）を挙げる(5/63a6)<sup>13</sup>。但し同書では反切下字としては「改」の用例は無く、「改」に混じり、「改」が現れるのみである。これ以外の文献における「改」の使用例としては『玄扈音義』に「每，《字林》莫改反」(卷6 金藏 p.907 下；天平写本 8b7)、『慧琳音義』に「骸：改亥」(14/28a1)がある。これらの例の中には日本人書写のものもあるが、この字体を論じるに当たっては同列に並べて論じて構わないだろう。このような字体の使用状況は如上の推論に一層の信憑性を賦与する。

郭璞の「昌代反」にしても「苙：\*旨改」を「苙：昌改」に誤まったものを「昌待」に改め、更に全濁上と全濁去の合流を背景に全濁上の下字「待」を同音となった全濁去の「代」に改めたと解することができ、六朝期に誤切が既に定着していたと想定することになる。但しこれは誤切の始まりが「昌改」であることを前提とした議論である。精緻な反切が何時頃誕生したかという問題にも関わるので、更なる検討が必要であるが、他の解釈が思いつかない。先ずはこの推測に基づいて論を進めたい。これもまた誤切であるにせよ、既に六朝期には「苙：昌改」という音は行われていたのであろう。ではこの反切は当時どのように捉えられていたか。

帰字と下字の等位が一致しない反切は中古音以前には存在していた。先に該当例を一部紹介したが、唐代初期のものを含めた早期反切では稀にこのような反切が見られる。

重音直工 《文選音》(功臣、三國、東方、典引四見) 周祖謨 (1939: 123)

“重”，通合三平鍾澄；“工”，通合一平東見

炎音矣三 《文選音》(見典引。《廣韻》于廉切) 周祖謨 1939 p.123

“炎”，咸開三平鹽云；“三”，咸開一平談心

以下は原本『玉篇』に見える、既に挙げた日母上字以外の例の一部。上田正 1986 に拠る。

檣：昌老	小昌	←陽昌 + 皓來	上田正 (1986: 221)	cf.《廣韻》小韻 尺沼
將：即郎	藥精開	←職精 + 唐來開	上田正 (1986: 126)	cf.《廣韻》陽韻 即良
約：於託	藥影開	←魚影 + 鐸透開	上田正 (1986: 118)	cf.《廣韻》藥韻 於略
醃：於甘	鹽日	←魚影 + 談見	上田正 (1986: 118)	cf.《廣韻》鹽韻 央炎

『經典釈文』にも以下のような例が見られる。最初の「杙」以外は上下字の結合状況だけを見

13 逆に「改：余中(>止)反」の方が左部分を「己」とし、「改」の異体字のようにになっている(5/65b3)。宋本『玉篇』は正しく「改(：余止切)」に作る(中 65b10)。



れば音和切だが、帛字と下字は等位が一致しない。

杙：餘則 職羊 ←魚羊 + 德精 《周禮》115/16b/5  
(餘式反。劉～。)

杙：羊北 職羊 ←陽羊 + 德幫 《毛詩上》54/4b/2  
(本亦作弋。羊職反。郭《爾雅》云，……)

味：都豆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陟救切)  
(本亦作囁。郭(璞)張救反，何～。《毛詩上》56/7b4)  
(陟救反。徐(邈)又～。《毛詩中》72/4b4)

cf. 竹又反。徐(邈)下(丁)遭反。《左傳三》257/21b9

廡：莫杜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文甫切)  
“杜”，宋本等作“柱”。黃焯 1980, p.39 訂作“柱”。今從通志堂本，不改。  
(無甫反。徐(邈)～。《尚書下》46/3b7)

敢：子侯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側鳩切(莊母)“子”，精母)  
(側留反。劉(昌宗)～。《周禮下》127/4b2)

敢：作侯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側鳩切(莊母)“子”，精母)  
(側留反。劉(昌宗)～。《儀禮》157/30b10)

驟：在遭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鋤祐切(崇母)“在”，從母)  
(愁又反。徐(邈)～。《左傳四》265/9b1)  
(士救反。又～。《莊子上》364/9b7)

驟：才(在?)遭反 帛字三等一下字一等 (《廣韻》鋤祐切(崇母)“才”，從母)  
(在(仕)救反。劉(昌宗)～。《周禮下》126/2b11)

驥：于亡反 帛字一等一下字三等 (《廣韻》胡光切(匣母)“于”，云母)  
(音皇。《字林》～。《爾雅下》437/27b8)

切韻系韻書の中にさえも以下のような例が見られる。恐らく六朝反切由来であろう。

恭 kioŋ<sup>平</sup>：駒 kyuō<sup>平</sup> 冬 toŋ<sup>平</sup> (y=i+u) (冬韻所属。王二、王三、P2014-1、P2015-1、P3798 )  
cf. 恭 kioŋ<sup>平</sup>：九 kiǎu<sup>上</sup> 容 jioŋ<sup>平</sup> (《廣韻》鍾韻)

つまり『切韻』以前にあっては、帛字と下字の等位が異なる、両者の所属する韻が異なる反切も許容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広韻』においては反切用字の改訂が施されてこのような反切は見られないが、『切韻』の分韻が確立する以前の早期反切では違和感が少なかったのであろう。中古音の枠組みで言えば、同一摂内の一-三等間(洪細の差異)の通用である。これ以外の等位不同反切については韻の合併で解釈できるものもあるので例として挙げない。如上の例は江東音を反映するとされる文献のものばかりであり、これが方音の反映なのか、江東地域の学統の反映なのか、検討が必要であるが、ここではこれ以上論じない。

説明が前後するが、ここで先に取り上げた『広韻』4.「佻：夷在」、6.「腴：與改」についても補足しておきたい。共に以母小韻で、『広韻』にしか現れない増加小韻であった。

4. cf. 佻：癡也。夷在切。一。 増加小韻 = 《玉篇》上田正 (1986 196)  
以：羊己切。 佻 癡也。《說文》讀若駮。又夷在切。 止韻以母  
(切三、王一、王二、王三、TIVK75-1 都作羊止反)

6. cf. 腴: 肥也。與改切。二。 腴。 上同。 增加小韻 4. と同音  
 cf. 腴 : 羊改切。肥也。又音與。 宋本《玉篇》上 73b5  
 cf. 腴 : 羊汝(改)切。肥也。又音與。 元本《玉篇》125/11  
 cf. 腴 : 演女切。肥也。 《集韻》語韻以母 332/6/7  
 cf. 腴腴: 倚亥切。肥也。 或作腴。 《集韻》海韻影母 350/9/1

先ずは後者から。先の推測の上に論を進める。もし原本『玉篇』の「\*腴: 與改切」もまた何らかの引用經典に附されたものに由来するなら、原典が既に「改」に誤っていたのか、はたまた『玉篇』がこれを取り込むに当たり誤ったのか、二様の可能性があるが、「腴(腴)」に関しては佚文の存在も知られておらず、確かめようがない。4.と 6.が共に『玉篇』からの引用であるならば、何故一つの韻に纏めなかったのかとの疑問が生じるが、字書である『玉篇』には同音にして用字不同の異切が複数存在する。『広韻』はそれを別音と見做して処理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腴」はその声符から見て止韻所属と見做し難い。恐らく「腴」はそもそも「與」と同音であった。『広韻』語韻以母「與: 余呂」小韻には見えないが、上掲例に見る如く、宋本『玉篇』、元本『玉篇』に「又音與」とあり、『集韻』語韻以母「與: 演女切」小韻中にも現れる。元、反切下字が「呂」だったものを「呂」(「以」の古文)に誤ったことが発端だろう。既に指摘したように『広韻』止韻「以: 羊己」小韻には異体字「改」が収められている。つまり誤写により反切下字が「呂」>「呂」となった後に同音の「改(改)」に改められ(その理由は不詳)、更なる誤写で「改」となった。「腴」は文献では止韻音の存在を確認できないが、そもそも「腴: 羊改」で、「腴」の反切下字が「改」となった段階で「腴」と同音と見做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他に「昇」と「昇(與の古字)」が字体の類似から混同若しくは通用され、「腴」が「腴」と表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可能性も無いではない。但し「月」と「昇」の組み合わせだった実例は見ない。甚だ危うい推論ではあるが、当座の解釈として合わせ提示しておく。4. 「俗: 夷在」にしても止韻に又音があることは注目し得る。これについても穿った見方をするなら、止韻音が本来で、反切下字「改」を「改」と誤り、それを更に「在」に改めることで海韻小韻と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ないではない。牽強付会の誹りを免れないところであるが、「改」が反切下字として存在したと想定することで、様々な点が説明可能とな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まい。

『広韻』及びその他の切韻系韻書では齊韻上声齊韻に例外反切は存在しない。董同龢-龍宇純説に立てば、上声菑韻に関しては四等齊韻ではなく、一等海韻に寄韻させ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齊韻去声霽韻には一見、祭韻に帰属させるべきものが誤って紛れ込んだかのような以下の増加小韻がある。王二、『広韻』のみに見られる。これ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こう。

筵: 丑戾 王二、廣韻

- 
1. 攄: 丑居切。 筵 竹箴名也。 《廣韻》魚韻徹母
  2. 徒: 同都切。 筵 《爾雅》曰: “簡筵中, 言中空竹類”。 《廣韻》模韻定母
  3. 筵: 郭(璞)音徒、又音攄。施(乾)音儲。 《經典釋文・爾雅》427/8a9
  4. 筵: 恥於 《博雅音》丁鋒 1995/2682
  5. 筵筵: 丑戾 《集韻》齊韻徹母
  6. 書: 商居切。 筵 筵, 竹箴也。 《集韻》魚韻書母
  7. 攄揄: 抽居切。 筵 艸名。《爾雅》“簡筵中, 言中空竹類也”。 《集韻》魚韻書母
  8. 除: 陳如切。 筵 艸名。簡筵中。 《集韻》魚韻書母
  9. 徒: 同都切。 筵筵 《說文》“折竹箴也”。或作筵。 《集韻》模韻定母
  10. 筵: 音徐。 《方言・郭璞注》13/no.17

「筵」は「筵」の異体字である(5, 9.参照)。「筵」には魚韻徹母(1.丑居切、3.又音攄、4.恥於、7.抽居切)、模韻定母(2.同都切、3.音徒、9.同都切)、魚韻澄母(1.音儲、8.陳如切)、魚韻書母(6.商居切)などの音が見られる。王二、の「筵：丑戾」は5.の『集韻』の記載と一致するが、恐らく共に魚韻徹母の「丑居」を誤ったもので、『広韻』に即して言えば、1.魚韻徹母「丑居切」小韻の「筵」の直後に「上同」との注釈を施して、増加字として付け加えるべきものであった。なお10.「筵：音徐」は「筵：音涂」(=3.「音徒」、9.「同都切」)の誤りか、さもなくば徹母の上字が脱落した魚韻反切を直音注と誤認したもので、邪母音を認める必要は無い。

上田正 1976 が原本『切韻』反切と推定する「菑：昌待」及び上掲例中の「昌給」、「昌改」、「昌亥」は誤切でないならば、上掲の帰字-下字等位不等反切と同様の性格を持つものと見做さねばならない。しかし東韻、戈韻などは一韻中に一等韻と三等韻が含まれるが、主母音は同じと推定されている。同一撰内の一等-三等間(洪細の差異)の通用を利用した反切も拗介音の有無のみならず、主母音の一致が前提となると思われる。そうでなければ上字が介音をも担う反切にはならない。海韻三等を祭韻上声と考えるなら、帰字と下字の主母音が一致しないから、「菑：昌給(/待/殆)」を上掲例同様に上字が介音をも担う反切と見做すことには無理が生じる。適字が無いので止む無く一等字を用いたという説明を以てしても、何故、平声の場合のように「菑」をより音価に近い四等齊韻に寄韻させなかっ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は解消されない。

### 3. 結語

「菑」の現代音は「芷」同様、zhǐ であるべきで、chǎi は誤切に基づき、昌母 (tc<sup>h</sup>)tɕ<sup>h</sup> と海韻 (li>)ai を強引に結合させて生み出された字音である。中古音にあっても存在しない筵のものだが、かなり古くから行われていたようである。『切韻』に収録されたことで、規範音としてのお墨付きを得て、存在が強固なものになったのだろう。本来が架空の字音であったにせよ、これを中古音に認めると言うことになれば、該当小韻が僅か一つしかない三等韻 iai を認めねばならない。

誤切によって生まれた架空の字音と断じたものを除けば平声哈韻に三等字は存在しない。移韻も認めるには及ばない。去声についても代韻、霽韻のいずれにも三等韻は存在しない。ならば代韻三等は既に祭韻として独立していると考えて良いものか、そして董同龢-龍宇純説のように海韻三等を祭韻に相配する上声(菑韻)と考えて良いものか、という疑問に回答する必要が生じる。誤切が独り歩きして、実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場合に、これを体系内に組み込んで解釈しようとするとならざる課題に直面する。誤伝によって生じた例外反切を実在するものとして音韻体系を考察することは、外来語によって生まれた新たな音韻を認めて改めて音韻体系を構築し直すことに似る。しかし上古-上中古の音韻との対応関係を追求する上ではこのような誤切は極力排除すべきである。断じて誤切に対応する上古音を再構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はならない。その立場に立てば移韻も菑韻も認めるべきではない。

原本『切韻』では拯韻のように「拯」一字のみにも拘わらず、「無反語。蒸之上聲」という例外的な音注を附してまでしてわざわざ一韻を立てているケースがある。一方、これとは対照的に腫韻中に冬韻上声小韻は存在しないが、現存する切韻系韻書では冬韻上声の韻目を立てずに、腫韻中に該当字を寄韻させている。但しこれらの小韻は原本『切韻』には存在していなかった。原本『切韻』には全体を見渡しても、「菑」以外に寄韻と見做せそうなものは無い。原本『切韻』において本来あるべき韻目が欠落する不備があったにせよ、増補に際し新たな韻目を設けることは稀である(開合分韻を除く)。寄韻とは恐らく増補改訂を行う中で、そのような欠落した韻目に収められるべき、原本『切韻』に漏れた小韻を処理するに当たり、新たな韻目を設けることが憚られて考案された、言わば苦肉の策であろう。移韻は一部の韻書及び韻書の韻目を用いた字書などに関する記載から、その存在を知られてはいるが、所属小韻についての具体的情報は無く、

韻目からその一端が推測されるに止まる。増補改訂で生まれた新たな韻目を極力取り込む姿勢を見せている、切韻系韻書集大成の『広韻』にこの移韻が見えないことは、編纂に当り参照した切韻系韻書テキストに無かったからと考えられる。更にその理由を詮索するならば、殆どの改訂版テキストが編纂時に目撃できなかったほどの増補改訂最晩期の試みだったからか、さもなくば、奇異に思われ、大方の賛同、採用するところとならなかったかのどちらかであろう。「菑：昌待」が祭韻上声として一韻を成すような存在であるならば、たとえこの小韻以外に該当するものが無くても、原本『切韻』において拯韻と同じように、「無反語。祭之上聲」のような音注を以て一韻とされ、海韻に収められることは無かったに違いない。

テキスト（参考文献リストに挙げているものもある。順不同）

- 《山海經》 郭璞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槐蔭草堂清刊本(309-0086)
- 《爾雅校箋》 周祖謨撰，江蘇教育出版社，共 367 頁。内有《爾雅音釋》
- 《方言》 揚雄，周祖謨校 吳曉鈴編 1956《方言校箋及通檢査》，科學出版社，95+1 地圖+60+249 頁(原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之十四，1951)
- 《釋名》 劉熙，任繼昉纂，齊魯書社，2006，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本為底本，共 649 頁
- 《經典釋文》 鄧仕樑 黃坤堯《新校索引 經典釋文》，學海出版社，(上)共 439 頁;(下)索引 共 589 頁
- 《玄應音義》 東國大學校 1976《高麗大藏經》第 32 冊(1-340 頁)
- 《慧琳音義》 東國大學校 1976《高麗大藏經》第 42(共 1071 頁)、43 冊(共 1007 頁)
- 《廣韻》 張士俊重刊澤存堂本，1967，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原周祖謨 1951《廣韻校本》，商務印書館，線裝 5 冊，1951)
- 《集韻》 丁度等，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46+索引 605 頁
- 宋本《玉篇》 張士俊澤存堂本《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影印，1987，138+索引 104 頁
- 元本《玉篇》 臺灣洪浩培影印元刻本(=四部叢刊所收涵芬樓影印本)，新興書局，1968，洋裝 共 416 頁
- 《說文解字繫傳》 徐鍇，祁嵩藻刻本影印本，中華書局，372 頁
- 《說文解字》 許慎，徐鉉校(《說文解字詁林》，丁福保撰，醫學書局，1932;國民出版社再印，1960，正編共 65 冊 7023 頁 所收)
- 五卷本《說文篆韻譜》 徐鉉，天理圖書館藏元刻本，八木書店，1981，1-382 頁
- 十卷本《說文篆韻譜》 徐鉉，馮桂芬縮摹刊，1864
- 《古文四聲韻》 夏竦，北京圖書館宋刻配抄本，《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94 頁
- 《十韻彙編》 劉復等，線裝 4 冊，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1936;臺灣 學生書局，洋裝一冊，1963.10 影印一版
- 『悉曇藏』 安然，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4 卷 pp.365-462 所収，同刊行會，1931.12,

この他、古写本、刻本に見える字体に関しては以下の文献を利用した。

- 《中華大藏經》56 所収金藏《玄應音義》，中華書局，1993，存卷 1-7，9-10，13-14(813-935，949-988，1003-1039 頁)
- 宋本《經典釋文》，陸德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線裝 7 冊
- 『玄應一切經音義』，山田孝雄編，西東書房，1932，線裝 7 冊
- 『篆隸万象名義』，空海，高山寺古辭書資料第一(高山寺資料叢書第六冊)，高山寺典籍文書綜合調査團，東京大学出版會，1977，700p.

参考文献（著者名アイウエオ順）

日本語

- 上田正 1976 『切韻諸本反切総覧』，均社，222p.  
 上田正 1986 『玉篇反切総覧』，自家版，563p.  
 大島正二 1981 『唐代字音の研究』，汲古書院，364+資料 759p.；索引 758p.  
 太田斎 2013 『韻書と等韻図 1』（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研究叢書 第 52 冊），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58p.  
 狩野充徳 2000 『文選音決の研究』，溪水社，277+341+119p.  
 平山久雄 1966 敦煌毛詩音殘反切の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XIV-3，pp.1-243  
 平山久雄 2006 上古漢語の音素体系，『開篇』25，pp.1-23  
 平山久雄 2022 『中古音講義』，汲古書院，222p.  
 古屋昭弘 1979 王仁昫切韻に見える原本系玉篇の反切—又音反切を中心に—，『中國文學研究』，pp.128-140  
 古屋昭弘 1983 『王仁昫』新加部分に見える引用書名等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9，pp.150-161  
 古屋昭弘 1984 王仁昫切韻と顧野王玉篇，『東洋學報』65-3/4，pp.1-35  
 森博達 1982 武玄之『韻詮』の岑韻について，同志社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第 33・34 合併号，pp.81-90

中国語（著者名拼音順）

- 丁鋒 1995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共 194 頁  
 董同龢 1954;1955 《中國語音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0+勘誤表 4 頁，共 318 頁  
 簡啟賢 2003 《〈字林〉音注研究》，巴蜀書社，共 374 頁  
 李榮 1952 《切韻音系》（語言學專刊 第四種），中國科學院，共 182 頁；科學出版社，1956，共 182 頁  
 劉復等 1936 《十韻彙編》，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線裝 4 冊；臺灣影印洋裝本，學生書局，1963，共 494 頁  
 龍宇純 1960 《韻鏡校注》，藝文印書館，共 318 頁  
 龍宇純 1968 《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中文大學，共 725 頁+附錄  
 余明象 1980 《廣韻》札記一則，《中國語文》第 5 期，347 頁  
 周祖謨 1939 〈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輔仁學誌》8-1，113-125 頁  
 周祖謨 1983 《唐五代韻書集存》上下，中華書局，1-625; 626-1022 頁+附表 23 頁

# 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谁的“京味儿”更浓\*

——以损公、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中心

今村圭 汪维辉

**提要** 清末民初出现在北京的很多白话报纸上的作品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然而，即使都是用北京话写的，不同的作品在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差异。文章以三位京话作家——损公（蔡友梅）、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例，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通过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反映北京话口语程度最高的是损公作品，其次是尹箴明作品，第三是剑胆作品。

**关键词** “让” “叫/教” 使役句 北京话 语料性质

## 1. 引言

根据今村圭(2020, 2024)的考察，在清末民国时期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经完成<sup>1</sup>，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或者说“京味儿”更浓。本文拟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清末民初三位京话作家——损公、剑胆和尹箴明中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

## 2. 对象资料和分析方法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搜集了一系列早期北京话的作品，本文拟从中选出三种刊载于清末民初白话报纸上的作品——损公（即蔡友梅）著《新鲜滋味》（刘云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剑胆著《花鞋成老》（姜安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王金枝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进行考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北京出现的很多白话报纸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sup>2</sup>，因此，这些小说作品适合用来探讨谁的“京味儿”更浓的问题，从而为深入认识当时的北京口语实况找出更优质的语料。

关于分析方法，为了与今村圭(2020, 2024)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本文也同样以木村英树(2012)提出的三种使役句——指示使役句、许容使役句、诱发使役句（下文一般简称“指示句、许容句、诱发句”）为基准进行调查。

指示句（X 叫 Y V<sup>3</sup>）表示人物 X 积极地使令、支使人物 Y 做 V 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1) “是民政局让你写的？” “不是。” “是公社要你写的？” “不是。”（《小鲍庄》第202页）<sup>4</sup>

\* 本文原为作者今村圭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在「中国近世語学会」（2024.6.8）上宣读。投寄《雲漢》后，审稿专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于此统致谢忱。文章谬误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1 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北京话代表语料《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叫”是最常用的使役动词。关于“叫”和“让”的发展关系，参见今村圭(2012)。

2 关于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白话报纸上出现的北京话语言现象，参看顾迎新(2009)、刘一之(2011)和刘云、李卉(2015)等。

3 X表示主语名词，V表示谓语，Y表示V代表的动作或作用的主体，即兼语。

4 与今村圭(2020)相同，例(1)到例(3)源自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王安忆《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万方《空镜子》（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例(1)是鲍彦荣和要写小说的鲍仁文的问答。两个疑问句中，一个用“让”，另一个用“要”。“让”和“要”都同样用于指示句。

许容句(X让Y V)表示人物X容许、任凭人物Y做V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2)他想：是让弟弟玩还是不让弟弟玩。(《救命车》第281页)

例(2)是选择疑问句，前面使用“让”表示允许，后面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这两个“让”都用于许容句。

在被使役者Y做某种动作或行为这点上指示句和许容句是共同的，不同点在于X对Y的干预方式。指示句是X用积极地使令、支使的方式来干预Y，而许容句则相反，是X用不做什么积极的动作——不妨碍Y的动作或行为让Y做动作或行为的方式来干预。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指示句的X当作积极的使役者，那么许容句的X就是消极的使役者。

诱发句(X使Y V)表示X致使、导致Y呈现某种状态变化的情况，谓语是无意志性的，典型的谓语是跟心理活动或身体状况有关的无意志动词或形容词。

(3)结婚以后的情形让她不由得有点失望。(《空镜子》第34页)

### 3. 三种作品中的使役句

#### 3.1 损公作品中的使役句

“新鲜滋味”是一系列刊登在《京话日报》上的小说名称，一共收录二十六部作品。很多研究者指出，蔡友梅的小说作品有鲜明的北京话特色<sup>5</sup>。如谭中华、彭爽(2018:256)认为：“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忠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话的真实面貌，特点鲜明，价值重大。”

这次我们以《姑作婆》(第一种)、《苦哥哥》(第二种)、《铁王三》(第十种)、《花甲姻缘》(第十一种)、《非慈论》(第二十种)、《贞魂义魄》(第二十一種)和《回头岸》(第二十二種)等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在这七部作品中，与“叫”相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让”字使役句一共出现了119次，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 【指示句】

(4)狗爷说：“……我打算让你嫂子往前走。”二小说：“你让我嫂子改嫁？开玩笑哇，是怎么着？”(《姑作婆》第7页)

(5)铁王三说：“我又不是侦缉队长，那里来的包探？”范三说：“现放着于二，你让他回去一趟不好么？”(《铁王三》第17页)

例(4)、(5)都用于对话。例(4)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在两个人对话的其他地方，同样的内容使用了其他使役动词表达：“逼他妹妹往前走”。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此句是使役者积极地干预。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全氏。例(5)是铁王三和范三的对话。范三给铁王三提供建议，铁王三回家之前，先派人去探明现在家里的情况。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于二。

##### 【许容句】

(6)二小说：“你是个续弦，人家是坐家女儿，人家是得要瞧瞧你。”狗爷说：“瞧就让他瞧去，反正我也不缺鼻子，也不短眼睛。”(《姑作婆》第17页)

(7)招哥儿说：“我父亲作事糊涂，无可讳言。大叔已然责备啦，我父亲也认了错啦。不让我父亲干预我赵家的事情，这原可以。”(《姑作婆》第25页)

例(6)、(7)都用于对话。例(6)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狗爷答应对方要求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姑娘。例(7)是招哥儿对赵爷说的话。在这个例子前面，同样的内容使用了其他使役动词表达：“不准干预赵家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例(7)的“让”是用于许容使役。使役者是赵爷，被使役者是招哥儿的父亲。这个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

##### 【诱发句】

5 参见刘一之(2011)、雷晓彤(2005)和谭中华、彭爽(2018)等。



(8) 吴大爷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遇见这宗手足，让我有甚么法子。”（《苦哥哥》第 43 页）

(9) 范三说：“蒋大姑娘，你母亲好点儿没有？”姑娘说：“让三叔挂念，这两天倒是好了。”（《铁王三》第 12 页）

在这七部作品中，“叫”字使役句仅出现了 3 次，均用于指示句。

【指示句】

(10) 全氏点了点头，也没言语，狗爷也就不理他了。这就找裱糊匠糊棚，撒帖子请人，讲轿子搭棚，叫厨子备酒席，喜事就算办起活儿来。（《姑作婆》第 18 页）

(11) 大家吃完了，铁王三在正房头里，叫人放了张桌子，上头铺了块红毡子。（《铁王三》第 8 页）

(12) 马氏以为是哈尔滨反了呢，当时说道：“怎么著，那个地方反了？咱们孩子倒平安哪？兵荒马乱的，写信叫他辞差罢。”（《非慈论》第 92 页）

例(10)、(11)都用于陈述句。例(10)是狗爷做喜事时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厨子。例(11)是铁王三命令下人做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下人。例(12)用于对话，是马氏对牛兰谷说的话。使役者是马氏，被使役者是崇格。例(10)和例(11)的“叫”都不能完全排除有“呼唤”义的可能性，但是例(12)是写信给予指示，很难看出“叫”有“呼唤”义，由此我们能确认“叫”是作为表使役的标记使用的。

我们把《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损公作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 表中的（ ）内数字表示用于对话的数量。下同。

由表 1 可知，在《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相较于“叫”，“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 3.2 剑胆作品中的使役句

《花鞋成老》收录了六部作品：《花鞋成老》《阜大奶奶》《何喜珠》《劫后再生缘》《李傻子》和《张铁汉》。作者剑胆，是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他很多产，刘云(2013)列举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材料中就有两百部左右剑胆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山田忠司(2012)指出，《阜大奶奶》的语言具有很鲜明的北京话特色。

我们以《花鞋成老》《阜大奶奶》和《李傻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使用了哪些使役动词。结果显示，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的倾向具有一致性，即与“让”相比，“叫（教）”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三部作品中，“叫（教）”字使役句共有 123 个，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13) 写完遂教成老画押，又教成老按上一个中指的斗迹。（《花鞋成老》第 9 页）

(14) 阜大少道：“你住在这里最清静，短什么用什么，就叫人告诉管事龚二去办。”（《阜大奶奶》第 48 页）

例(13)用于陈述句，是花鞋成老等写下字据的情景。使役者是狗蝇德子，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例(14)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对玉蚨说的话。使役者是玉蚨，被使役者是下人。

【许容句】

(15) 成老一看，遂硬着头皮说道：“你们诸位什么事拦着街门，不教我出去？”（《花鞋成老》

第 27 页)

(16)那罗五糟儿知道这件事情，未免也有些气闷，每每端起酒盅来就叨翻，先将阜大少骂了一顿，复又数说罗白氏，不该叫儿子常福去打架。(《阜大奶奶》第 66 页)

例(15)用于对话，是巡警等将成老围住的情景。使役者是巡警等，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这个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教~”，表示不允许。例(16)用于陈述句。罗白氏将在阜府呕气抓打一事告诉常福，常福一听就生气，马上到阜府打了一架。至于这件事，罗五糟儿觉得罗白氏应该阻止常福去打架。使役者是罗白氏，被使役者是常福。

【诱发句】

(17)这们办，一切闲言暂时收起，听在下我把这花鞋成老的故事演讲出来，管保叫您开心解闷。

(《花鞋成老》第 1 页)

(18)老太太交给我的这套话，要照样儿同人家一提，岂不叫人多心吗？(《李傻子》第 183 页)

在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6 个。其中 3 例很相似。

(19)文氏一听，连忙答应了一声，只好让玉二姑娘同成老一齐走入，回手将门关上。(《花鞋成老》第 19 页)

(20)不行不行，那天在饭馆子里，已然碰了他的钉子，再说又与玉禄他们爷俩，当时弄了挺僵，满打怔往里走，也不能让我上房去坐。(《花鞋成老》第 20 页)

(21)王聋子怔怔道：“他找崔二升的吗？那就让他屋里坐去。”(《阜大奶奶》第 47 页)

这 3 例都是主人等请人进来的情景。这种情况在“让”以“礼让”义用于兼语式的时候较多见。此外，下面例(22)也是“让”作为保留“礼让”义的动词用于兼语式时较为多见的情况。

(22)这里阜大少便叫小虎把点心盒子打开，让玉蚨随使用些点心。(《阜大奶奶》第 48 页)

这 4 例中的“让”都存在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剩下 2 例的使用情况与上面 4 例不一样，很难看出“礼让”义，如下。

【指示句】

(23)黎泽福一面卷画，一面说道：“还是去找贾老西，让他看看再说。”(《阜大奶奶》第 68 页)

例(23)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和玉蚨为了准备钱，与黎泽福商量一下变卖什么的情景。使役者是黎泽福，被使役者是贾老西。

【许容句】

(24)愣爷见傻爷闹这种怪现象，遂说：“二爷，您算啦吧，这们出拾金，也直得这样的叫好儿？要是让您听上小叫天儿，那还记得李爷贵姓啊！”(《李傻子》第 163 页)

例(24)用于对话，是愣爷和李憨云一起来听戏的时候，愣爷看到李憨云一直叫好的样子，对李憨云说的话。使役者是愣爷，被使役者是李憨云。

由此可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不仅使用数量不多，而且用法也受到限制。

我们把《花鞋成老》《李傻子》和《阜大奶奶》中“让”和“叫(教)”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2 剑胆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sup>6</sup>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6 《花鞋成老》和《阜大奶奶》中的“让”字使役句，大部分都是“让”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比较高的用例，因此我们对例(19)到例(22)没有进行分类。

由表 2 可知，在三部作品中，“叫（教）”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 3.3 尹箴明作品中的使役句

《评讲聊斋》收录了五部作品：《曾友于》《花姑子》《婴宁》《胭脂》和《凤仙》。在清末民初时期，把《聊斋志异》改写为京味儿小说很受欢迎，已有研究指出，它们大量运用了北京土语<sup>7</sup>。

我们调查了这五部作品里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五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一种是使役动词“让”的使用多于“叫”；另一种情况却截然相反，即“叫”比“让”使用得多。我们首先看一下“让”使用得多的《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42 个，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 【指示句】

(25) 却说友于一定让继祖归回家去，继祖无法，夫妻痛哭而去。（《曾友于》第 37 页）

例(25)用于陈述句，是曾友于命令不想归回的继祖归回家去的情景。使役者是曾友于，被使役者是继祖。

#### 【许容句】

(26) 不如就依从着他，还让他照旧跟着你。（《曾友于》第 36 页）

例(26)用于对话，是曾孝听了继祖不想回家的理由以后，对曾友于说的话。使役者是曾孝，被使役者是继祖。

#### 【诱发句】

(27) 再者他的消息灵通，不用上外国，就在山里一藏，就让人没法儿下手。（《花姑子》第 72 页）

“叫”字使役句共 25 例，主要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 【指示句】

(28) 老太太又叫子服出去，把长工叫进来，让他在外院客厅吃点儿酒饭。（《婴宁》第 100 页）

例(28)用于陈述句，是为了给在外面等待的长工吃点儿酒饭，老太太命令王子服出去把长工叫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使役者是王子服。

#### 【诱发句】

(29) 自己一想，离着这们远，还是不得安生，可又不肯听劝，这不是诚心叫我为难吗？（《曾友于》第 20 页）

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中，“叫”用于许容句的情况只有以下《婴宁》中的一例：

#### 【许容句】

(30) 我们娘儿两个，说了会子话儿，说不叫我惊动你，他老人家已经回去了。（《婴宁》第 112 页）

例(30)用于对话，是婴宁告诉王子服昨天夜间老太太来我们这儿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使役者是婴宁。这个例子表示不允许。

我们把《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sup>7</sup> 参见孟兆臣(2009)和刘云(2018)等。

表3 《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曾友于》	“让”	9 (2)	6 (1)	0	15 (3)
	“叫”	5 (0)	0	2 (1)	7 (1)
《花姑子》	“让”	4 (2)	7 (3)	3 (3)	14 (8)
	“叫”	7 (2)	0	1 (1)	8 (3)
《婴宁》	“让”	3 (2)	6 (2)	4 (1)	13 (5)
	“叫”	6 (1)	1 (1)	3 (2)	10 (4)

通过表3我们可以发现，三部作品在表示许容使役时，与“叫”相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不同之处在于表示指示使役时，在《曾友于》中“让”的使用数量多于“叫”，但《花姑子》和《婴宁》中“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表示诱发使役时，情况却相反，在《曾友于》中只用“叫”没用“让”，但《花姑子》和《婴宁》中“让”的使用数量比“叫”多。据此可知，三部作品在许容句上“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在指示句和诱发句上“让”和“叫”的使用则是平分秋色。

按照今村圭(2012)，“让”替代“叫”的过程如下：“让”开始作为使役标记使用以后，首先在许容句上的使用多于“叫”，之后又逐渐在其他两种使役句上占据优势，成为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根据这个替换过程，我们可以说，在上述三部作品中“让”和“叫”的使用情况相当于“让”和“叫”的替代已经处于颇有进展的状态。

《凤仙》和《胭脂》里的使役句情况与前三部作品相反，即“叫”的使用数量多于“让”。两部作品情况亦略有不同，因此，下文分别予以讨论。

在《凤仙》中，“叫”字句出现了8次，“让”字句出现了7次。而“叫”字使役句则与上面讨论的三部作品一样，只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指示句】

(31)于是两个人，就近打了座店住下，叫小二把马喂上，两个人要酒要菜。(《凤仙》第190页)

例(31)用于陈述句，是两个贼寇到店以后的情景。使役者是两个贼寇，被使役者是小二。

【诱发句】

(32)我既认了头，决不叫你们老爷们为难。(《凤仙》第192页)

至于“让”字，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33)你跟我说了个挺好，到是那一天，我上那儿娶去呀？你总得让你家姑娘给我一个准信儿，我才能给他裤子哪！(《凤仙》第158页)

例(33)用于对话，是刘赤水对丫鬟说的话。刘赤水有点儿担心姑娘说了不算，因此说了这些话。使役者是丫鬟，被使役者是姑娘。

【许容句】

(34)刘爷既跟人家是亲戚，不好推辞，想着大约也许住的是房子，要是山洞，能让我去吗？(《凤仙》第183页)

例(34)用于陈述句，是丁二官人请刘赤水来自己家住一天的情景。使役者是丁二官人，被使役者是刘赤水。这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如果丁二官人住的地方是山洞，他不会允许刘赤水去他家。

【诱发句】

(35)我看娘子醉到这样，如何能顾得再脱衣服。真要这们穿着睡，倘或一个呕吐起来，脏了衣服，未免可惜。即使没有还席的毛病儿，穿着也裹的慌啊，而且冻着，也不是玩儿的。……我得尽点儿义务，替他脱脱吧，谁让人家孩子，醉到这步天地了呢。(《凤仙》第160页)

例(35)是“谁让~”形式特有的抽象用法<sup>8</sup>。“谁让”以后的部分表示的是替她脱衣服的原因<sup>9</sup>。我们把《凤仙》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4 《凤仙》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2(0)	1(1)	7(3)
“叫”	5(3)	0	3(1)	8(4)

由表4可知,在《凤仙》中“让”和“叫”的使用数量差别不大,此外“让”和“叫”的使用倾向与上述《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很相似,即“让”用于三种使役句,而“叫”只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那么,为什么《凤仙》与三部作品不同,“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呢?我们初步推测,原因在于许容句的使用上。在《凤仙》中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本来就不多,除了两例“让”字使役句外,仅有三例“容”字使役句<sup>10</sup>。

(36)喝!这倒不错,我的床上,岂容你们在此睡觉?(《凤仙》第156页)

(37)你既愿意,容我再慢慢儿告诉您呀!(《凤仙》第158页)

这种由“容”构成的使役句的例子,也出现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等三部作品中,在《曾友于》和《婴宁》中我们还发现了用其他使役动词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

(38)话表曾孝因为女儿死了,要去找亲家打群架,一约会友于,友于不应,刚要劝劝哥哥,奈因在气头子上,如何能听,也只好任凭他去吧。(《曾友于》第4页)

(39)没有事故,不许子服出去闲游荡,就连喝个野茶儿都不让去,一则怕荒了学业,二则怕遇著坏人勾引著胡跑去。(《婴宁》第77页)

我们认为,在《凤仙》中,这种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场面本身就不多,因此影响到了“让”的总数量。如果出现更多许容使役情况的话,“让”超过“叫”的使用数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尽管在《凤仙》中“叫”的使用多于“让”,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凤仙》中“让”和“叫”的使用情况与《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相近。

最后我们看一下《胭脂》中“叫”和“让”的使用情况。与《凤仙》不同,在《胭脂》中“叫”的使用明显多于“让”。“叫”字使役句一共有18个(《胭脂》中有一例“教”用于使役句,我们统计时也计入“叫”字使役句),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40)吴公吩咐暂且停刑,叫宿介快快讲来。(《胭脂》第143页)

例(40)用于陈述句,是吴公在堂上命令宿介从实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吴公,被使役者是宿介。

【许容句】

(41)吴公问到此处,吩咐衙役带鄂秋隼,并不叫胭脂下堂。(《胭脂》第139页)

例(41)用于陈述句,是使用否定形式“不叫~”表示吴公不允许胭脂下堂。使役者是吴公,被使役者是胭脂。

【诱发句】

(42)如今这们干耗着,实在教人纳闷儿。(《胭脂》第121页)

“让”字使役句一共有5个,只用于指示句和许容句。

【指示句】

8 参见平井和之(1986)和胡德明(2009)。

9 例(35)看起来不同于三种使役句,之所以将其归入诱发句,是因为它更不符合指示句和许容句的特征。

10 卢小群(2014)指出,“容”字句是北京话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句式,构成兼语式时只能表示“允许”义。在我们所调查的《评讲聊斋》中出现的“容”字使役句基本上都用于表示允许的场所。

(43) 俗说施公听王氏所供，暗暗记下，然后又让他重叙了一遍，人名儿不错，这才叫书班，录了一套供，画上十字，印了斗箕。（《胭脂》第 147 页）

例(43)用于陈述句，是施公在堂上命令王氏再讲一次的情景。使役者是施公，被使役者是王氏。

【许容句】

(44) 一会儿掌上灯烛，王氏预备了点儿酒菜，让宿介喝，自己坐在一旁打牙擦嘴儿。（《胭脂》第 124 页）

例(44)用于陈述句，使役者是王氏，被使役者是宿介。在这个例子中确实存在王氏对宿介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像指示句那种强力干预，是王氏好意劝宿介喝的，可以说是一种微弱的干预，因此算许容句或许更合适。

我们把《胭脂》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5 《胭脂》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由表 5 可知，《胭脂》与《评讲聊斋》中的其他四部作品有很大差异：“叫”占有明显的优势。如前所述，当时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经完成，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由此看来，《胭脂》反映北京话的程度要比其他四部作品低一些。

### 3.4 三位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

前面我们对使役动词在三位作家每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并具体分析了同一个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的差异。基于上文的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将三位作家作品中使役动词的用法归纳为表 6。其中，《评讲聊斋》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以《曾友于》《花姑子》《婴宁》和《凤仙》为一组，《胭脂》为另一组。

表 6 三位作家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损公作品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曾友于》等	“让”	20(8)	21(6)	8(5)	49(19)
	“叫”	23(6)	1(1)	9(5)	33(12)
《胭脂》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剑胆作品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从表 6 来看，三位作家作品在使役动词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它们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存在着差异。在这些作品中，“让”使用得最积极的是损公作品，在损公作品中“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他的作品京味儿特征很突出，比如刘一之(2011:565)明确指出：“在这些作者（按：清末民初时期的办报人）中，蔡友梅的京味儿最浓，其文中出现的北京话语词最多。”

我们可以说，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上，损公（蔡友梅）的作品比其他同时期的作者都要高。

“让”的使用多于“叫”的现象也体现在《评讲聊斋》四部作品中，但损公作品中“让”占优势的情况更明显。据此，我们认为损公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更高。

与损公作品和《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不同，《胭脂》和剑胆作品都是“叫(教)”占有明显的优势。相比之下，《胭脂》和剑胆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低一些。

剑胆作品也有很多北京话特有的词汇等，但是按照翟贇(2018)，剑胆作品可能受到了南方话的影响<sup>11</sup>。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叫”或者相当于“叫”的“喊”和“告”用于使役句的情况在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都有，但在大多数南方方言中“让”并不用在使役句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剑胆作品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也有可受到了南方话的影响。

#### 4. 结语

我们首先考察和比较了损公著《新鲜滋味》、剑胆著《花鞋成老》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三位作家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如下图所示：

损公作品 > 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 > 尹箴明著《胭脂》和剑胆作品

像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损公（蔡友梅）的《小额》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非常高，可以把《小额》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sup>12</sup>。经过本文的调查，我们认为，他的《新鲜滋味》也应该被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此外，《评讲聊斋》中的四部作品（《曾友于》《花姑子》《婴宁》和《凤仙》）也是研究当时北京话很有用的语料。

#### 〈参考文献〉

- 顾迎新 2009.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语言特色〉，《明清小说研究》3:179-189
- 胡德明 2009. 〈“谁让”问句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191-201
- 今村圭 2012. 〈明清白話小説における使役表現の変遷—“让”を中心に—〉，《中国語学》259:124-141
- 今村圭 2020. 〈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几种北京话语料的性质差异——以《小额》、老舍作品和王朔作品为中心〉，《语言学论丛》62:237-254，北京：商务印书馆
- 今村圭 2024. 〈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清末民国时期汉语会话课本和《小额》之间的语料性质差异〉，《中国語研究》66:10-21
- 雷晓彤 2005. 〈近代北京的满族小说家蔡友梅〉，《满族研究》4:108-116
- 刘一之 2011.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札记〉，《中国语文》6:565-569
- 刘云 2013. 〈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中国语文》2:170-177
- 刘云 2018. 《早期北京话语法演变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云、李卉 2015. 〈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语法特点〉，《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4:87-89
- 卢小群 2014. 〈北京话中的“容”字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40-144
- 孟兆臣 2009. 〈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4
- 木村英樹 2012. 〈ヴォイスの意味と構造〉，《中国語文法の意味とかたち—「虚」の意味の形態化と構造化に関する研究—》187-213，東京：白帝社
- 平井和之 1986. 〈“谁让～～”という形式の一用法について〉，《教学通讯》8:28-36

11 翟贇(2018:206)曾简述剑胆的个人经历：“浙江人，出生于1870年，久居北京，大约于1908年跻身北京报界。”

12 关于“典型语料”，参见汪维辉、胡波(2013)。



- 山田忠司 2012.〈民国初期报刊小说语言中的白话情况——以《京话日报》上刊登的小说为语料〉,北京语言大学演讲稿
- 谭中华、彭爽 2018.〈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特点及价值〉,《华夏文化论坛》1:248-256
- 汪维辉、胡波 2013.〈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4:359-370
- 翟赞 2018.《晚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语法差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廣東省城俗語解》：幕末日本粵語文本接觸與閱讀的個案研究

孫楊洋

**提要**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有《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一冊，此前研究推測其或為天保弘化年間日本人所作的粵語研究書。然經與十九世紀歐文資料比照，可知其實覆寫自在廣州的傳教士撒繆爾·邦尼編纂的、英粵對照例句集《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1854)。《詞彙集》或於出版後不久，便作為最新的英語學習資料，經由傳教士羅存德進入日人視野。而透過該寫本中大量留存的閱讀痕跡，能夠窺知其閱讀者（施訓者）解讀粵語白話文的方式及策略。閱讀者將已有的漢文訓讀經驗與知識遷移至粵語白話文解讀中，甚至可能還運用荷蘭文知識輔助解讀英文單詞、進一步解讀難懂的方言字，同時以之反哺其英文的學習。基於以上觀察、並結合史料，推測其閱讀者為幕末蘭學向英學轉向背景下、積極於新學問者之一員。幕末日本知識人與較陌生的語言文本初步接觸時，表現的困惑與所作的努力，於此一例中得以窺見。

**關鍵詞** 《廣東省城俗語解》，《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粵語白話文，訓讀

### 1. 引言：《廣東省城俗語解》的再發現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Mita Media Center）現存寫本《廣東省城俗語解》一種（一冊、四十九葉，索書號：68@20@1、以下簡稱「俗語解」）<sup>1</sup>。其正文部分收錄以粵語白話文（以下為避免行文混亂，略稱「粵文」）書寫的粵語單字、片語、短句等，共 5,000 餘條。幾乎所有片語及短句上都施有用於漢文訓讀的返點、送假名等，例如「我都係<sub>二</sub>咁上-下<sub>一</sub>」（1a，我也差不多這樣）<sup>2</sup>。此外，還零星見有朱筆書寫的英文或英文的片假名轉寫，如「鐵」左側有朱筆「iron」（22b）、「筆」右側有朱筆「ペン（pen）」（30a）。

魚返善雄（1943:18-19）曾提及有一題為「廣東省城俗語解」（一冊四十九葉）的寫本，其文中所記述的特徵（如有訓點、英文等）與慶應所藏的該《俗語解》寫本完全契合。魚返文亦提及其中有訓點及英文。所舉訓點諸例，如「呢-箇<sup>ノ</sup>圖我寄<sub>セ</sub>去<sup>ル</sup>花-旗-國<sup>ニ</sup>」（26a，這幅地圖我寄去美國）、「鴉-片<sup>ハ</sup>係<sub>二</sub>毒-物<sub>一</sub>」（31a），皆與慶應此寫本中的訓點完全一致。要之，魚返所見極有可能即為此慶應藏《俗語解》寫本<sup>3</sup>。

但魚返（1943）未提及《俗語解》寫本所在，使得此前的學者只能從其介紹中窺知一二，而無法目寓其書來檢證魚返的推斷。例如，關於此寫本的成立時期，魚返稱「内容から推察して恐らく天保、弘化の頃、即ち阿片戦争前後のものと思はれます（從内容推斷，所屬年代很可能是天保、弘化年間（1830-1848），即鴉片戰爭前後）」。如中嶋（1995:65）敷衍魚返之說，以天保弘化時代成書的《廣東省城俗語解》為日本人粵語研究史上最早的著作<sup>4</sup>。

<sup>1</sup> Google 圖書開放線上閱覽（慶應義塾大學 2010 年 8 月 10 日數位化、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  
[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cJxGZDvLgKkC&hl=zh-TW&source=gbs\\_navlinks\\_s](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cJxGZDvLgKkC&hl=zh-TW&source=gbs_navlinks_s)

<sup>2</sup> 本文引用線裝刊本及寫本時使用類似「1a」的形式表記，其中數字代表葉數、a/b 代表右／左葉。引用粵文部分，若必要則在葉數後以通用語譯附於後。又當《俗語解》中訓讀所表示的意思明確與原句的意義相左時，則在原句譯文後再附上其訓讀結果的通用語譯文。

<sup>3</sup> 亦有其中一本為以另一本為底本（或兩本皆是以某一本為底本）的本文、訓點等全部相同的傳寫本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然筆者所見，未有其他同名寫本存世，其可能性或較低。

<sup>4</sup> 此外，又如天理大學中國學科研究室（1952:25）收錄此書為所藏不明的天保弘化時代鈔本。

然而，筆者閱讀此次再發現的《俗語解》時，卻對舊說產生了疑問。書中記錄了一些例如「多謝你計錢哈嘢嘢」（1b，謝謝你把錢都算好了）等十足道地的粵語表達。此外，書中還收錄了諸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9b）、「耶穌教人保守靈魂」（36b）等基督教相關的語句。天保弘化時代，日本仍在禁教期、與世界的接觸亦尚不頻繁，日人何以能夠撰寫出這些粵文語句？抱持著以上疑問，筆者將之與片岡、李（2022）附錄中所列的近代傳教士粵語文獻相比照，發現《俗語解》並非是日本人原創的粵語例句集，而僅是將撒繆爾·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的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1854，「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以下簡稱「詞彙集」）一書中漢字部分抄出而成的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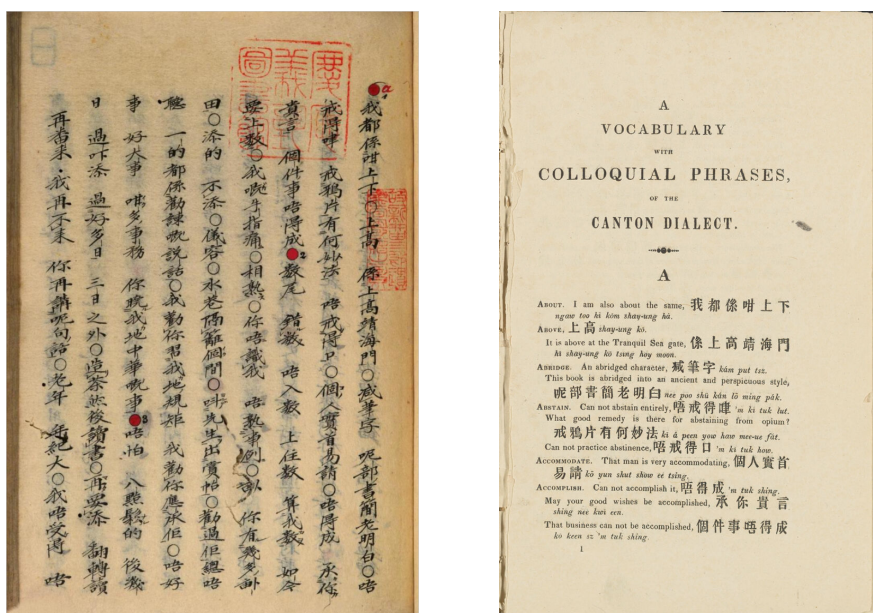


圖 1 左：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1a，請求記號：68@20@1）  
右：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p.1）<sup>5</sup>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寫本《俗語解》成立年代不應當早於 1854 年。如此，不僅其製作的年代、生成的歷史背景皆需要重新考察，又由於其底本的發現，圍繞從《詞彙集》到《俗語解》的整個過程，都產生了更多需要解決的疑問。例如，《詞彙集》究竟如何得以進入日本？又如何轉化成寫本《俗語解》？《俗語解》中的訓點作於何時？又為何人所作？諸如上述的問題都有待考論。

以下，本文將透過文獻的發掘，重新梳理從《詞彙集》到《俗語解》文本生成與轉化的經緯，注意牽扯於過程前後的編纂者、傳播者、接收者。其後，將著重於閱讀者（施訓者）的行為，透析《俗語解》寫本中留下的種種閱讀痕跡，窺探其閱讀時所調動的知識與經驗，以探索其可能的身份。

## 2. 《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的成立與流播

### 2.1 原點：邦尼與《詞彙集》的成立

關於《詞彙集》，除竹越（2013:14）及片岡、李（2022:136）等早期粵語文獻目錄中有提及書名外，筆者並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以下，依據筆者所作的調查，對其成書經過及正文

<sup>5</sup> 哈佛燕京圖書館本開放線上閱覽（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為筆者所見可線上閱覽的文本中圖像最清晰者：<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58287770203941>

內容作一概略的介紹。

撒繆爾·邦尼(1815-1864)<sup>6</sup>，自1846年作為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傳教士抵達廣州周邊後，輾轉居住於河南、黃埔(今廣州市海珠區、黃浦區)一帶。《詞彙集》中的例句，大多來源於其本身19世紀40至50年代在廣州傳教、生活的記錄<sup>7</sup>。除了前節所舉抄錄在《俗語解》中的基督教相關語句外，還有「三水縣西南鄉(今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整好豆乾」(p.9)、「南海縣(今佛山市南海區)唔敢得佢」(p.31)、「我住家河南番(翻)過河做手作」(p.108)等廣州一帶的在地資訊。

1854年，原在廣州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隨培里(Matthew Perry, 1794-1858)的艦隊前往日本，邦尼臨時接替衛三畏管理美部會在廣州的印刷所。《詞彙集》或是以此為契機得以梓行。

在《詞彙集》出版之前，邦尼編纂有另一本粵英對照例句集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1853,「廣州俗語片語」，出版機構不詳)。與邦尼幾乎活躍於同一時期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邦尼傳記最後所附著作目錄中僅錄《廣州俗語片語》，然附言「A second edition was printed (已有第二版印行)」(Wylie 1867:151)，是知《詞彙集》可能當時是作為《廣州俗語片語》的「第二版」問世的。對比例句部分，可以發現《詞彙集》中收錄的例句確實大多來自於《廣州俗語片語》之中。

而兩書的編排方式則截然不同，《廣州俗語片語》中僅收錄粵文例句與對應的英文譯文，而無羅馬字表記的粵語讀音。卷首先羅列單詞，其後羅列例句。例句整體按照例句的漢字數以及其所對應的英文譯文中單詞的長度排列。而1854年作為再版問世的《詞彙集》正文部分則與之相異，其以英文單詞為詞目，詞目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若詞目有直接對應的粵語詞，則在其後附上漢字。其下，出列英文例句及對應的粵文、粵語音(使用邦尼自己創製的羅馬化方案)。例如，在1854年的《詞彙集》首頁所見「above(在某物之上)」一詞及其所對應的例句為：

ABOVE, 上高 *shay-ung kō*.

It is above at the Tranquil Sea gate, 係上高靖海門 *hī shay-ung kō tsing hoy moon*.(p.1)

而在1853年的《廣州俗語片語》中，作為單字的「上高」被收錄在卷首(p.12)的單詞列表中，例句「係上高靖海門」則列於「六個漢字」之「句中所有單詞都在二音節以下」的部分(p.62)。由此可見，原本檢索例句困難、欠缺實用性的例句集《廣州俗語片語》，在作為《詞彙集》重新出版時，則被改編為了更方便英語使用者檢索的工具書。

## 2.2 舶來：《詞彙集》傳入日本始末

### 2.2.1 古賀謹一郎的記錄

《詞彙集》被帶到日本的時間，或許與付梓的時間相隔不久。1855年1月，德國禮賢會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作為漢語與英、荷語的翻譯，隨同美國艦隊抵達日本下田。1854年春夏，培里艦隊與江戶幕府締結了《日米和親條約》及《下田追加條約》兩份文書，艦隊此行是為處理批准書換文的相關事務(「第三次日本遠征」)<sup>8</sup>。

<sup>6</sup> 關於邦尼生平，筆者僅見偉烈亞力所作傳記(Wylie 1867:149-151)的記錄，未見其他文獻佐證。又偉烈亞力稱其漢名為「啞呢」，亦僅見此文獻記錄，實際使用與否不明。《詞彙集》收錄「My surname is Pawng, 姓龐嘅」(p.134)一條例句，或許暗示邦尼另有龐姓漢名。

<sup>7</sup> 嚴格而言，魚返(1943)的推測並非完全錯誤，其記載的內容確實成立於鴉片戰爭前後。

<sup>8</sup> 羅存德跟隨培里艦隊遠征前後的經歷，可參看那須(1998)。

在條約審議事務之外，羅存德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方面的負責官員贈與了一些書籍<sup>9</sup>。其中的細目不得而知。已知的有兩種羅存德贈與蘭學者堀達之助（1823-1894，時在下田）的書籍，分別為藏於靜岡縣立中央圖書館葵文庫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英國公理會傳教士）《漢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42-1843）二冊，以及藏於市立函館圖書館的麥都思《英漢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二冊（那須 1998:101、遠藤 1999:43-44）。

羅存德的到來，也引起了蘭學者古賀謹一郎（1816-1884）的興趣。1月26日，羅存德入港之後不久，當時在下田處理俄國相關事務、擔任露西亞應接掛的謹一郎便得以與羅存德會面。謹一郎在日記《西使續記》中記錄了兩人間的問答，評價「火船譯士杜乙（德意志）產，漢名羅存德，其人慧猾」<sup>10</sup>。在簽訂《日露和親條約》後不久的2月5日，謹一郎來到臨時奉行所確認羅存德所進呈的書籍。他在日記中記載：

吾差務竣，為閑人……遂至假衙（臨時奉行所）。見兩鎮（伊澤美作守政義、都筑駿河守峯重），告公命同事。伊鎮出示羅存德所呈地圖、語法書、《廣城俗語解》等……聞存德言「近日英佛將來。英强悍，宜用意待遇。吾所呈英語法，宜細講。」<sup>11</sup>

日記中所列的羅存德贈呈書目中，特別提及有《廣城俗語解》一種。近代傳入日本的洋書，若非原本附有漢字書名，則在日本文書中的稱呼往往未必固定，即使名稱極其類似也未必可作同書而論。「俗語解」作為禪語錄、俗語方言辭書的書名，在江戶時代並非稀見，例如唐話辭書中便有《俗語解》（江戶中期）一種。確實《詞彙集》作為漢語方言詞彙集類的圖書，翻譯成「俗語解」有其可能性。然而，謹一郎並未詳述《廣城俗語解》的內容；又據筆者所調查，現存於日本的《詞彙集》中亦無江戶時代傳來者。《廣城俗語解》是否即《詞彙集》，實難斷言。

然有以下兩點事實值得注意：其一，依據片岡、李（2022）所附晚清傳教士所編纂的粵語文獻目錄，出版於安政以前者僅有馬理遜《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題名相似；然《廣東省土話字彙》扉頁題有漢字書名，應不至於略作「廣城俗語解」。其二，原題中的「colloquial」一詞在《詞彙集》中作為詞條收錄，對應粵文譯作「俗話」，例句中則對應「俗語」（p.29）。而就筆者所見，1855年之前問世的粵語相關文獻中無收錄「colloquial」一詞者（如下述《廣東土話字彙》、《廣東方言中文文選》等中皆未見收錄）。綜之，「廣城俗語解」作為《詞彙集》的臨時譯名、此處所言《廣城俗語解》即為《詞彙集》的蓋然性相對而言更大<sup>12</sup>。

<sup>9</sup> 這點除下文所舉堀達之助舊藏辭書與下文所引古賀謹一郎的記載外，還可從〈（安政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5年2月4日）長樂寺對話書〉中記載的「先日は書籍類被贈忝、（中略）美作守差圖にて、遣候箱類江、ロツフシヤイト横文字確認居（前日拜受書籍之類（中略）按美作守（伊澤政義）指示，其所贈呈的箱上確認有西文 Lobscheid）。」（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6:374）一則得到印證。

<sup>10</sup> 《露西亞應接掛古賀謹一郎增西使續記》安政元年十二月十三日（1855年1月26日）條記載（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3:373）。

<sup>11</sup> 《露西亞應接掛古賀謹一郎增西使續記》安政元年十二月廿三（1855年2月5日）條（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3:383），括號內為筆者所加注釋。除了《西使續記》之外，謹一郎同時還有簡略的個人備忘錄性質的日記《謹堂日誌》。現存斯道文庫濱野文庫的《謹堂日誌鈔》（索書號：ハ 09-4-68-1）留存儘管覆蓋弘化四年至安政三年（1847-1856）的部分，然可惜嘉永七年 / 安政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部分闕如，無法確認《謹堂日誌》中是否有羅存德及其所呈書目的相關記錄。

<sup>12</sup> 關於羅存德帶入本為與《俗語解》一樣的、只有漢字的抄本的可能性，筆者認為應當不大。如後所述，《俗語解》中的閱讀痕跡顯示，其閱讀者將之與英文版的《詞彙集》相互對照使用，並可能以之學習英文。又江戶時代的文獻中，筆者所見亦無其他《詞彙集》的舶來記錄。時人所見的英文版《詞彙集》極有可能即羅存德帶入的此本。



### 2.2.2 傳入日本的可能原因

然而，在粵英辭書史上，《詞彙集》實非具有創新性或代表性的文獻。在《詞彙集》之前，已經存在與之形式類似的粵英對照例句集。早在 1928 年，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就已經出版了《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此外，《詞彙集》中的羅馬化方案<sup>13</sup>，沒有聲調標記、不區分送氣與否，較之出版於 1841 年、更早的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廣東方言中文文選》(*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中區分聲調、送氣與否的羅馬化方案可謂有所退步。又有部分拼寫較為冗雜，甚至使用連接符，例如「上」*shay-ung*、「艇」*te-ang*、「脆」*tsoo-e* (對比《廣東省土話字彙》的對三字的注音分別為「上」*sheong*、「艇」*teng*、「脆」*ts'ui*)，不可謂成熟。而這套較難理解的羅馬化方案，除邦尼本人的著作之外，筆者並未見到於任何同時期的出版物中的用例<sup>14</sup>。

此外，《詞彙集》的印刷量、傳播範圍，從現存藏本的數量來看或許並不大。筆者僅確認到東洋文庫 (索書號：III-12-G-69、扉頁有莫理循 (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 藏書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 (PL1735.B677 1854)、澳門大學圖書館 (PL 1735 Bon 2010)、哈佛燕京圖書館 (PL1735.B66.1854X) 及史丹佛大學 (495.182.B717) 等五種藏本<sup>15</sup>。

那麼，《詞彙集》這樣一本並不出眾的作品，何以渡海來到日本、成為《俗語解》的底本呢？只是時間上的偶然嗎？誠如羅存德所言，他贈送這些書是作為學習英文的材料，以便日本能夠順利地接應將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洋列強的沓來。確實有一定可能《詞彙集》僅僅是作為前年最新出版的英漢 (英粵) 例句集而被贈送給日本方面。但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史丹佛大學藏本中保留的大量閱讀筆跡<sup>16</sup>，暗示著《詞彙集》傳入日本的原因可能有另外的答案。

該本扉頁上署有「J. C. Nevin」的簽名，可知當為長老會傳教士呢雲 (Joseph C. Nevin, 1835-1913) 的舊藏本。值得關注的是，卷末附有題為「List of the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receding printed pages, arranged alphabets (此前印刷部分不同漢字的列表，字母順)」的手稿，是為呢雲將正文中出現的所有漢字依邦尼的羅馬化方案所整理出的同音字表，從中可鑒其閱讀《詞彙集》之精細。他甚至還補充了 700 餘條例句 (其中多數與傳教相關，如「勸你列公早日悔改」等)，並附上對應英譯、依邦尼羅馬化方案拼寫的粵語音，寫在紙片上插到對應單詞所在書頁中。正文最後，呢雲寫有「Oct. 10, 1857 - Finished morning reading of Phrase Book (1857 年 10 月 10 日，《詞彙集》晨讀完成)」的讀書記錄。據 Wylie (1867:260)，此後不久的 1860 年，呢雲便前往廣州傳教。呢雲或許是利用了《詞彙集》來學習粵語，以為其之後於廣東地區的傳教活動做準備。

呢雲一例，似乎透露出《詞彙集》閱讀史的冰山一角。儘管或有例證不足之嫌，我們可以由之窺知：《詞彙集》確實被一些傳教士接受，並作為學習粵語的教材閱讀。《詞彙集》能夠經由羅存德之手進入日本，或許也是因為羅存德曾經實際閱讀、利用過此書。

要之，《詞彙集》何以被羅存德選中並帶入日本，儘管尚有商榷之餘地，從少數史料中留存的信息來推測，或許是未被記錄下來的、在傳教士中的流行與傳播所致的應然，又或許是黑船來航、東亞海洋上的波瀾造就的實然。

<sup>13</sup> 《詞彙集》開卷有「Key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漢字發音要領)」一篇關於其羅馬化方案的簡單說明，然其中並無關於音節結構、連字符等的介紹。又據筆者粗略的觀察，其中反映的音系與同一時期的傳教士文獻所記音差距應當不很大 (例如有維持精照對立的特徵等)。具體音系有待進一步考察。

<sup>14</sup> 例如邦尼的遊記《廣東至漢口陸路》(*Canton to Hankow Overland*, 1861) 中的地名亦採用這一羅馬化方案拼寫。

<sup>15</sup> 此外，竹越 (2013) 還報告紐約公立圖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與神戶松蔭女子學院大學有藏本。前者筆者未能確認。後者筆者曾請求閱覽，然該館稱目前無法確認到此書的所在。

<sup>16</sup> 史丹佛大學藏本亦可透過 Google 圖書確認 (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Dn0KAAAAIAAJ>

### 3. 《廣東省城俗語解》的閱讀者與解讀方法

#### 3.1 從傳統漢文到粵語：《俗語解》中的訓讀法

傳入日本之後，《詞彙集》中的漢字部分被單獨謄抄出來，《俗語解》的正文部分是以生成。《俗語解》的謄抄內容基本與原文相符，僅見部分誤字。例如，或因謄寫者不識方言字之故，原文中所有的「冇」（沒有）皆被誤抄作「有」。抄寫者沒有留下姓名，單是透過文本或字跡難以推斷抄寫者的身份<sup>17</sup>。

但《俗語解》的文本，除了謄寫者之外，更大程度上是由使《俗語解》區別於純粹《詞彙集》覆寫本、留下大量訓點等閱讀痕跡<sup>18</sup>的閱讀、訓點者（以下統稱「閱讀者」）所生成。以下，回到寫本，檢視《俗語解》中的蛛絲馬跡，以試圖理解《俗語解》訓點者解讀粵文的方式，並進一步還原《俗語解》寫本可能的閱讀者的身份與形象。

#### 3.1.1 漢文訓讀經驗的遷移

一如前述，除去正文外，寫本《俗語解》中還保留有大量的閱讀痕跡。其中最為多數、且反映閱讀者思考特質的，便是附於粵文正文、用於漢文訓讀的返點、送假名、注音假名（振り假名）<sup>19</sup>等。本節首先以這些訓讀記號為切入，探討閱讀者解讀粵文的基本路徑。

縱觀寫本全體，閱讀者的施訓方式與傳統漢文的訓讀方式基本相通。其中還可見一些與近世白話<sup>20</sup>訓讀一致的例子。例如「了」<sup>21</sup>字往往與前面的動詞以豎點連接，被視作一個片語，如「貓捉-了<sub>レ</sub>一-隻<sub>レ</sub>老-鼠<sub>レ</sub>」（6a）。類似的訓讀法於近世白話的訓讀中可以找到用例，例如玉里本《金瓶梅》「做-了<sub>レ</sub>第-二-房<sub>レ</sub>娘-子<sub>レ</sub>」（第一回 9b）等。

而如果閱讀者順利地解讀出某一方言字的意涵，則其會將其已有的訓讀知識遷移到方言字的訓讀上。例如，以《俗語解》中「嘅」（相當於近代漢語的「的」）的訓讀為例，並與江戶時代被廣泛閱讀、且已有相關整理研究的「和刻三言」中「的」的訓讀（丸井 2019:178-179）<sup>22</sup>為對照：

##### ①構成「嘅」字短語修飾名詞

(1) 四-海嘅〈ノ〉人（9a）

(2) 醫<sub>レ</sub>-好<sub>レ</sub>佢嘅〈ガ〉眼<sub>レ</sub>（10a，醫好了他的眼睛）

(3) 好-多<sub>レ</sub>使-用嘅〈スル〉人（26a，很多被僱傭的人／訓：很多使用的人）

(4) 欺-偏-嘅<sub>レ</sub>人（6b，騙子）

Cf. 熱-鬧-的<sub>レ</sub>所-在（「唐解元」4a）

##### ②構成「嘅」字短語代替名詞

(5) 自-己買<sub>レ</sub>嘅（4a）

(6) 有<sub>レ</sub>罪嘅（9b）

Cf. 有<sub>レ</sub>勢-力-的<sub>レ</sub>不<sub>レ</sub>做<sub>レ</sub>好事<sub>レ</sub>（「王安石」1b）

<sup>17</sup> 《俗語解》中正文部分字形與同時期日本寫本習慣較接近，如「兩、樣、州」作「兩、樣、列」等。

<sup>18</sup> 本文使用「閱讀痕跡」來大致對應日本書誌學中常用的「書入れ」或英文的「marginalia」這一概念，來指代正文之外由讀者所書寫的各種內容。

<sup>19</sup> 限於版面配置，本文使用角括號〈〉標記原文標在漢字右側的注音假名。

<sup>20</sup> 本文如無特別說明或限定，「白話」指唐宋以來基於北方方言口語形成的書面文體，以區別於「粵文（粵語白話文）」。

<sup>21</sup> 現代粵語通常使用「咗」，然該用法或產生於19世紀中後期，《俗語解》中全用「了」。

<sup>22</sup> 引文與丸井（2019）同依尾形（1976）所附影印本。「唐解元」=《小說奇言》（1753、岡白駒訓點）卷一〈唐解元玩世出奇〉、「王安石」=《小說粹言》（1758、澤田一齋訓點）卷一〈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和刻三言」訓讀中有區分音合符（靠右、本文翻刻為靠上的「<sub>レ</sub>」）與訓合符（中間靠左、本文翻刻為靠下方的「<sub>レ</sub>」）。而《俗語解》中豎點位置皆不甚固定，應當未區分兩者。



③用於文末表示肯定、強調等語氣

(7) 個-個都做<sub>レ</sub>得嘅 (2a, 誰都能做的)

(8) 個-的<sub>ガ</sub>我地先-日有嘅 (31b, 這些我們原先有的)

Cf. 香-燭之<sub>レ</sub>類<sub>モ</sub>也<sub>タ</sub>要<sub>スル</sub>レ備<sub>シ</sub>的 (「唐解元」3b)

(9) 呢-部<sub>ノ</sub>書在<sub>ニ</sub>邊-處<sub>ニ</sub>印嘅 (セシナリ) (32a, 這本書在哪裡印的)

Cf. 幾-時<sub>ヨリ</sub>放<sub>ニ</sub>下<sub>スル</sub>書本<sub>ノ</sub>的<sub>ゾ</sub> (「唐解元」6b、ゾニナリ)

①中的「嘅」(1)(2)表示從屬,《俗語解》的閱讀者通常訓作「ノ」,而在人稱代詞「我」「你」「佢」(他)之後則通常訓作「ガ」,二者皆表示所屬。(3)(4)「嘅」字前的成分非名詞,閱讀者或將「嘅」訓為「スル」(連體形),以表示其為修飾名詞之成分;或將「嘅」字與前面的成分透過豎點聯結而使之片語化,再在後邊添入助詞「ノ」,這一做法在「和刻三言」中可以找到同樣的例句。②中以「嘅」結尾構成名詞句時,通常如(5)(6)不加訓點,而前面的動詞或標注為連體形,這亦與「和刻三言」中對「的」的處理如出一轍。③中置於句尾的「嘅」通常如(7)(8)不加訓點。而有一例較為特殊的(9),或許是因為在疑問句結尾,「嘅」被訓讀作「セシナリ」。儘管兩者形式不同,但都亦能在「和刻三言」中找到類似的訓讀形式。由此可見,閱讀者在訓讀「嘅」的時候,將其已知知識內與之對應、常見於白話訓讀中的「的」字的訓讀方法遷移到其上。除此之外,「佢」(他)「乜」(什麼)等方言字,在文本當中也被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其」「何」等傳統漢文訓讀形式的遷移。

### 3.1.2 訓讀經驗遷移的問題

然而,將漢文訓讀的經驗遷移入粵文的閱讀,未必能得到正確的結果。例如,對粵語方言字「咁」,《俗語解》大多將其訓作「カクノコトキ・ク・シ」<sup>23</sup>:

(1) 咁 (カクノコトキ) <sub>モ</sub>亦好 (1b, 這樣也好)

(2) 我信咁 (カクノ如シ) (3b, 我相信是這樣的)

(3) 呢-件<sub>ノ</sub>事唔係<sub>ニ</sub>咁 (トク) 做<sub>ニ</sub> (5a, 這件事不是這樣做的)

(4) 先-時<sub>一</sub>-樣咁 (カクノコトク) 好 (3b, 跟先前一樣好)

(5) 可<sub>レ</sub>惜費-了<sub>ニ</sub>咁-多 (イクタ) <sub>ノ</sub>心-機<sub>ニ</sub> (1b, 可惜費了這麼多的精力)

(6) 貓咁 (カクノ如ク) 大 (6a, 跟貓一樣大 / 訓: 貓這般大)

閱讀者這樣的訓讀方式,似乎是將「咁」直接等價替換為傳統漢文與白話文本中「如此」或「這般」。「咁多」(如此多)一詞較為特殊,或因在《俗語解》中出現頻率相當之高,閱讀者往往將其片語化處理,訓讀為「イクタ」(對應「幾多」的訓讀),如(5)。然而,《俗語解》中的「咁」除了「如此」的用法外,還有表示「一般、同樣」的用法。但《俗語解》的閱讀者並未意識到這一詞的多義性,僅僅是將「如此」的用法延伸開去,使得出現了(6)這樣錯誤的理解。

而另一種遷移導致理解偏差的形式,則是一種「望文生義」。例如,《俗語解》中表示「些、們」之意的「的」,(今日通行的粵文中一般寫作「啲」或「D」),被《俗語解》的訓點者直接以常見於近世白話訓讀中「的」字的訓讀法套用於其上<sup>24</sup>:

<sup>23</sup> 此外,還有相當少量的「咁」旁標注「コノ」,如「呢-處有<sub>リ</sub>你<sub>カ</sub>下<sub>ニ</sub>耙<sub>ヲ</sub>咁 (コノ) 深-水<sub>ニ</sub>」(6b, 這裡水有到你下巴那麼深 / 訓讀義不明)。

<sup>24</sup> 但閱讀者可能意識到了「的」不同於明清白話作品中的「的」。部分「的」僅與前字相連而無特別標示假名,反映出閱讀者可能對「的」字意義產生了疑惑與思考。

- (1) 八-點鬆<sup>ナル</sup>的 (1a, 八點過一點／訓讀似乎將「鬆」作形容詞解, 不明)
- (2) 或者八-點過<sup>ル</sup>的 (30a, 可能八點多一點／訓: 或者八點過的)
- (3) 煮<sup>レ</sup>飯早的 (33a, 早些煮飯／訓: 煮飯早的)

以上(1)(2)(3)中的「的」都為「一些」之意，然《俗語解》中的訓點則與上述「和刻三言」中「的」的用法類似。例如(1), 「的」字之前「鬆」字下，標注有連體形的「ナル」，與「和刻三言」中構成代替名詞的「的」字短語中的訓讀一致；(2)(3)中的「的」則未被施加訓點，與「和刻三言」中用於文末表示某種語氣的「的」字呈現同樣的形式。

然而，將其既有漢文知識中「的」字的意涵錯誤地類推至表示「一些」的方言字「的」上，還可能與《詞彙集》中所收例句的性質有關。前述史丹佛大學所藏本中，呢雲在扉頁背面貼有一張便簽，或用於記錄其閱讀《詞彙集》時所需要注意的問題。其中就提到兩點：

2. Is it colloquial language? (其是否為口語的表達?)
3. Is it daily Dialect? (其是否為日常的方言?)

呢雲的筆記提醒我們：《詞彙集》實際並非如其書名所示，僅收集口語表達，其中還混入了非日常、非口語的表達。一方面，語體的多元性使得同一個意思可能存在語體不同的兩種表達，例如：《詞彙集》例句中同時存在口語程度較低的「不可」(如「不可隨口應人囉」(p.136, 不可以隨便答應人))與較高的「唔好」(如「唔好反口齒」(p.136, 不可以不守承諾))兩種形式表示禁止。而另一方面，同一個形式的字，則在不同語體類型文本中可能表達不同的意涵。例如，「的」字在《詞彙集》中，除了通常用於表達「一些」外，確實存在與白話文獻中同樣的用法：

- (1)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your shop, 難尋你的舖 *nán tsum nee tee pō*. (p.157)  
難<sup>レ</sup>尋你的 (ノ) 舖 (37a)
- (2) Where is my hat? 我的帽在邊處 *ngaw tee mō tsoy peen chü*. (p.82)  
我-的<sup>カ</sup>帽<sup>ハ</sup>在<sup>ニ</sup>邊-處<sup>ニ</sup> (37a, 我的帽子在哪裡)<sup>25</sup>
- (3) Picked in the flower garden, 花園摘的 *fá ün chák tee*. (p.128)  
花-園<sup>ニ</sup>摘 (スル) 的 (30b)

以上(1)(2)中的「你的」「我的」構成修飾成分，(3)中的「花園摘的」構成「的」字短語，閱讀者將白話訓讀中「的」的訓讀模式遷移到其上，在這些例句中作出了正確的解讀。然而，《俗語解》的閱讀者沒有注意到在不同文體中，「的」字雖然字形相同，但卻表示不一樣的意涵，從而錯誤地將類似白話表達的「的」字用法，遷移到了口語體例句中表達「一些」的「的」字上。

### 3.1.3 方言字詞的理解與遷移的壁壘

在遇到特殊的方言字詞時，還會出現訓讀知識遷移的壁壘。例如：

- (1) 而<sup>カ</sup>家<sup>ニ</sup>去 (18b, 現在去／訓: 去你家)

<sup>25</sup> 以上(1)(2)若無英文參照，按現代粵語語法則有可能解讀為「你的一些舖」、「我的一些帽子」，即「的」亦可以作為「些」意解。然對應英文中「shop」「hat」皆為單數。又檢索香港科技大學「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所收錄19世紀語料中似乎鮮見上述現代粵語的用法。由此，可以推斷此處的「的」當即為構成修飾名詞成分的「的」。

- (2) 好-口-鉗 〈クチノヨクアフクキヌキ〉 (32a, 清楚的發音／訓：合適的鐵撬)
- (3) 點<sub>レ</sub>燈落-去瞓 〈オシユ〉 (24b, 開燈下去睡／訓意不明)
- (4) 你思-慮太-過點 〈ウタゝ〉 能成<sub>レ</sub>事 (2a, 你想太多，怎能辦成事呢／訓意不明)

(1)中的方言詞「而家」(現在)被閱讀者逐字拆分為第二人稱代詞「而」與名詞「家」；(2)中的方言詞「口鉗」(發音)也同樣被逐字拆分，儘管拆分理解之後的結果似乎閱讀者也無法講通。(3)中的方言字「瞓」(睡覺)則被拋去部首作「訓」字理解。(4)中的方言字「點」則或許被替代成日語音讀中同音的「轉」字理解，可能被理解為「十分、更加」。要之，各例中閱讀者儘管都未能正確地理解其中方言字詞的意思，但仍然努力試圖透過拆分詞語、尋找形近或音近的字來解讀，而其遷移漢文訓讀知識的思路亦貫徹其中。

而方言字詞中或許最令閱讀者困惑的，當屬「唔」(相當於「不」)字。如前所舉「咁」字等例，閱讀者可能存在將粵文中的方言字詞以其比較熟悉的、且相對固定的傳統漢文或白話文本中語詞等價置換的思維模式。然而，就筆者所見，《俗語解》中的「唔」存在至少以下幾種訓讀形式(以下各例訓讀意無法確定)：

- ①マコトニ (= 誠)
  - (1) 個-個都知-到唔 〈マコトニ〉 好<sub>シ</sub> (23a, 什麼都知道不好)
  - (2) 出-去出-去唔 〈マコトニ〉 好-睇 (3a, 出去、出去，沒什麼好看的！)
- ②ナンゾ (= 何)
  - (3) 有<sub>レ</sub>篷唔 〈ナンゾ〉 怕 (2a, 有篷就沒什麼怕的)
  - (4) 唔 〈ソ〉 曾出-來 (7b, 不曾出來過)
- ③アニ (ン) (= 豈)
  - (5) 我<sub>ガ</sub>地學<sub>ニ</sub>你<sub>ノ</sub>地<sub>ノ</sub>話<sub>ニ</sub>唔 〈アニ〉 學得到<sub>シ</sub> (24a, 我們學你們的話學不會)
  - (6) 來<sub>ル</sub>唔<sub>ニ</sub>曾<sub>セン</sub> (7b, 來了沒有)
- ④ン (勸誘？推量(反語)？)
  - (7) 唔俾<sub>シ</sub>人<sub>ニ</sub>行<sub>カ</sub> (1b, 不讓人過)
  - (8) 你唔 〈アニ〉 信<sub>ニ</sub>問<sub>ニ</sub>過<sub>セン</sub> 佢<sub>ヲ</sub> (3a, 你不信的話就問他)
  - (9) 唔 〈アニ〉 好<sub>シ</sub> 怪<sub>ニ</sub> 責<sub>セン</sub> 佢<sub>ヲ</sub> (6a, 不要責怪他)
- ⑤無訓讀
  - (10) 唔聽得多<sub>シ</sub> (32a, 賺得不多)

其中，①至③分別對應「誠」、「何」(反問)、「豈」的常用訓讀。可見閱讀者儘管並不理解「唔」字的意義，然仍然在漢文訓讀經驗中尋找可能的答案。④的「ン」不能明確其意涵，可能表示反語、勸誘等。惟如上所舉④中，(7)至(9)的「唔」出現在句首或「你」後，其後接述賓短語，閱讀者或許將「唔」理解為了祈使句的句首標誌。以上①至④，儘管都為「唔」填入了一個可能的答案，但其「多元性」本身便反映出閱讀者的躊躇。如(8)(9)兩例，甚至用胡粉覆蓋原本寫在「唔」旁的注音假名上，以修改訓讀。又如⑤這樣「交白卷」的例子亦不在少數。由此可見，面對方言字「唔」，我們的閱讀者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總結本節的分析，寫本《俗語解》的閱讀者似乎建立了一個粵文的語詞到已知的漢文語詞的映射。具體而言：若是某一粵文的語詞 A 與其已知的漢文語詞 A' 形式相同(如「了」，又如粵文的「的」與白話中的「的」)，則直接將其知悉的 A' 的訓讀方式轉接到 A 上。而若某一語詞 B 不見於白話(如粵文中的「嘅」)，則在其相對熟悉的傳統漢文或白話中尋找可以等價替換的語詞 C (如白話中的「的」)，再將 C 的訓讀方式嫁接到這一粵文的新語詞 B 上。閱讀者設想每一個粵文的語詞，都能在已有的漢文知識中找到、且固定於盡量少數的對

應語詞。透過這一映射，閱讀者實現了既有知識（傳統漢文文本、包括白話文學的閱讀經驗）到新的粵文文本的遷移——儘管這一遷移並不十分完美，甚至漏洞百出。一如前述，既有因未能識破《俗語解》中包含多種語體的文本而產生的錯誤，又有因遇到難解的粵語方言字而臆斷其義、猶豫不決的例子。

### 3.2 從蘭學到英學：《俗語解》閱讀者的知識與轉向

#### 3.2.1 閱讀者的蘭學知識

如前所述，閱讀者在遇到方言字時往往碰壁。然而，一些方言字卻成功地被閱讀者理解，並以注音假名的形式清楚地標在旁邊：

- (1) 賺〈モーケ〉得少 (32a, 賺得少)
- (2) 拈-來睇〈ミル〉(4b, 拿來看)
- (3) 你有ニ乜〈ナニ〉-事- (4b, 你有什麼事)
- (4) 個〈コノ〉人實-首易レ請 (1a, 這個人非常熱情)
- (5) 佢〈カノ〉老-頭住-在ニ廈-門- (1b, 他的爸爸住在廈門)
- (6) 有レ粗〈アラキ〉有レ幼〈コマカキ〉(7a, (布)有粗有細)

以上數例中的方言字，包括 3.1.1 所舉例子中的「嘅」，皆被正確地解讀出來。誠然，譬如「睇」字也或許可以利用部首、「幼」可以作為「粗」的反義詞被猜出來。又例如「乜」「個」「佢」等詞出現的頻度相當高，閱讀者確實有可能根據前後的文義猜出方言字字義。但一如前述，即使是出現頻度極高的「唔」也未被理解出來。閱讀者解讀粵文，多少程度上依靠上下文本實當存疑。那麼，閱讀者解讀這些文字的依據，或許還有其他可能嗎？

《俗語解》中訓讀記號之外的一些其他閱讀痕跡，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從筆跡等來看，這些痕跡與訓讀記號當為同一人（即閱讀者）所留下。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對應原書中分頁的位置，寫本《俗語解》中會用紅色實心圓標記，並在旁邊用阿拉伯數字標示頁碼；原書中的詞目則以黑邊空心圓的方式標示。此外，正文的抄寫者將《詞彙集》原書最後所附勘誤部分「Corrections」(p.214-216)中的漢字謄抄於《俗語解》後，其旁有閱讀者以朱筆書寫的「以下校正誤字非語解宜去」一句。這些現象暗示著：閱讀者在閱讀寫本《俗語解》的同時，應當還在與《詞彙集》原書相互對照。

可惜的是，這位閱讀者的英文閱讀能力應當並不高，否則其解讀粵文也不至於出現上述如此多的錯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將一部分英文以朱墨或轉寫為片假名、或原樣錄到《俗語解》上。但其中的片假名的轉寫大多並不符合英文的讀音：

- (1) 個-箇唔-係個-箇係ニ伙-記-〈イト・イス・ノト・タト・オネ・タト・オネ・イス・ア・バルトネル〉(30b, 不是這位，這位是夥計)  
It is not that one, that one is a partner, 個箇唔係個箇係伙記 (p.126, 羅馬化略)
- (2) 或者來〈ペラプス・イ・ウィッル・コメ〉(30b, 可能來)  
Perhaps I will come, 或者來 wák chay loy. (p.127)
- (3) 批皮〈ペアルト〉(30b, 去皮)  
PEAL, to 批皮 pī pee. (p.127)
- (4) 忍-耐〈パチーント〉(30b, 圖 2-1 中第三行)  
PATIENT, 忍耐 yun noy. (p.126)

由上可見，閱讀者的轉寫大多將每個單字拆分為子音與母音組合，每一個子音母音組合對應

一個假名，後方無母音的子音字母則單獨對應一個假名。然而，這種轉寫方式所表示的讀音，與英語實際的讀音全然不符。又由例(3)可見，《詞彙集》中動詞作為詞目時，往往將不定式結構中的 *to* 放置在動詞後。而閱讀者或因無法理解，而只是機械地以片假名形式轉寫英文字符，未將 *to* 調至前方、甚至未加「・」以示區隔。

但其轉寫中存在兩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其一、子音後的 *h* 不被轉寫（如(2)中「*rha*」被轉寫為「ラ」）；其二、「*ie*」並非轉寫為兩個母音，而是 *i* 的長音（如(4)中「*tie*」被轉寫為「チー」）。事實上，《詞彙集》傳入日本正處幕末初期，蘭學仍然盛行。閱讀者所依照的，或許是當時轉寫荷蘭文的規則。以箕作阮甫（1799-1863）所編荷蘭文詞典《改正增補蠻語箋》（1848，以下略稱「蠻語箋」）為例，其中「樂德 *rhodus*」（羅德島）被轉寫為「ロデュス」（卷二附 5b）、「水岐〈カハノマタ〉 *riyicarm*」（河汊）被轉寫為「リフイールアルム」（卷一 6b）；其轉寫與《俗語解》中所見的轉寫方式契合。

除此以外，直接抄錄英文的部分，其字形亦有特殊之處：「*u*」「*y*」兩個字符全部寫作「*ú*」「*ȳ*」（如「長命」左側抄有「*longevitȳ*」（25a，圖 2-2）、「靈魂」左側抄有「*soūl*」（38b）等）。這一寫法常見於 19 世紀前的荷蘭文手寫體中，《蠻語箋》不僅正文部分皆使用這一寫法，在卷首的字母表中這兩個字母也以「*ú*」「*ȳ*」的形式出現（卷一 2a）。以上的信息歸結於這樣一條結論：這位閱讀者應當是一個具有荷蘭文閱讀與書寫能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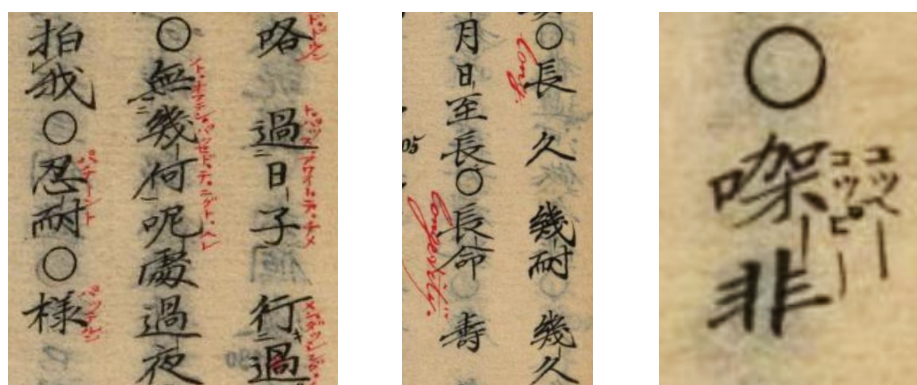


圖 2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請求記號：68@20@1）  
（左起：圖 2-1：30a 部分；圖 2-2：25a 部分；圖 2-3：7b 部分）

那麼，閱讀者將英文轉寫出來的目的又何在呢？我們看到較為特殊的一處：

啾-非 〈*コッヘー・コッピー*〉（7b，圖 2-3）  
COFFEE 啾非 *ká fee*（p.29）

閱讀者在這裡標注完英文「*coffee*」的轉寫「*コッヘー*」後，在右側又寫上了應當是荷蘭語「*koffie*」的轉寫「*コッピー*」。由此一例，筆者推測：閱讀者或許試圖在荷蘭語中尋找轉寫接近的單詞，以識讀其不甚了解的英文。而這或許亦是其能夠識別出上述一些方言字的原因。又如上述「*乜*」「*幼*」二例：

- (1) What business have you? 你有乜事 *nee yow nut suz*. (p. 17)
  - (2) Have both coarse and fine, 有粗有幼 *yow tsō yow yow*. (p. 28)
- Cf. 箕作阮甫《改正增補蠻語箋》  
君ガ所レ欲スル何ニ事ソ wat 〈ワット〉 *wilt gÿ hebben?*（卷二 26b）

細〈コマカキ〉 *fin*〈フェイン〉（卷二 3a）

以上兩句中的方言字所對應的英文，皆可以在《蠻語箋》中找到轉寫類似的單詞。閱讀者能夠將「乜」「幼」明確地對應到「何」「細」，或許正是因為利用其荷蘭語的知識，識讀出了英文的「what」與「fine（纖細的）」。除此之外，前述的「睇」「個」「佢」在《詞彙集》中所對應的英文「see」「that」「he」（如 p.16, 1,25），於《蠻語箋》之中皆能找到轉寫相似的同義詞形「zie」「dat」「hÿ」（如卷二 40a, 30a, 32b）。閱讀者或許運用了這一種對應關係，將其所不認識的粵語方言字，轉化為了荷蘭語辭書中的漢文，從而可以完成其訓讀知識的遷移、進一步實現其訓釋。

當然，這種轉化的實現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如前所述，「唔」所對應的「not」，在《蠻語箋》中亦有頻繁出現且相對義同形近的「niet」一詞；閱讀者無法解讀出這一單字，屬實令筆者不解。如前所述，閱讀者或許其實並無真正的閱讀英文的能力，其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調動自己的荷蘭文知識、利用這些英文，仍然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 3.2.2 可能的閱讀者與英學轉向

本節至此，基於對《俗語解》中所保留閱讀痕跡的分析，似乎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個閱讀者的形象：其具有傳統漢文訓讀與白話文本的經驗與知識，能夠將已知的訓讀知識遷移至粵文上；還擁有蘭學背景，能夠書寫荷蘭文的拉丁字母跟阿拉伯數字等，也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荷蘭語的單詞。那麼，這位閱讀者究竟可能是誰呢？

有趣的是，在古賀謹一郎周邊人物的記錄中，筆者發現了幾位可能的《俗語解》閱讀者。時間是安政三年（1856）十月十日，《詞彙集》傳入日本近兩年之後：

晩に高島に適く。（中略）高島、杉浦等と廣東省城俗語を見る。其俗語解し難きもの多し。（中略）今宵此に高島と同衾す。（田中 1996:316）

（夜晚，往高島（五郎）家……與高島、杉浦（磯吉）同觀《廣東省城俗語》。其俗語多有難解之處。……是夜與高島同衾。）

這筆記錄出自柴田收藏（1820-1859）的日記。據成田（1971），收藏出生於佐渡島，幼年在村內修習儒學，成年後則志存蘭學、尤其是其醫學，曾經屢次到訪江戶。弘化元年（1842），收藏進入蘭學大家伊東玄朴（1800-1871）的蘭學塾，進行「蘭學修行」。嘉永三年（1850），收藏經蘭學塾頭池田洞雲的介紹，接觸到當時在江戶的古賀謹一郎。此後，收藏與謹一郎兩人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收藏頻繁地出入於謹一郎門下，並得以借閱謹一郎所藏的書籍。

而與收藏一同閱讀的高島五郎（1825-1884）也有著與收藏類似的經歷。高島五郎嘉永元年曾於大阪求學於儒學者齋藤五郎門下，次年則成為收藏所在的伊東蘭學塾的一員。高島與謹一郎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嘉永六年曾隨同謹一郎前往長崎處理俄國艦隊來航問題<sup>26</sup>。

三人似乎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繫。在收藏的日記中，多有三人相互議論書物的場面，也曾有共同訪問謹一郎的記錄（田中 1996:260）。他們蘭學、儒學兼通的知識背景，與前面基於文本分析所設想的閱讀者形象相契合。而從三人與謹一郎的交往來看，或許便是經由謹一郎，從而接觸到這本安政元年所接收、羅存德所帶來的《詞彙集》。《俗語解》中所留存的或許正是他們所留下的閱讀痕跡。

收藏的這一條日記，正是記於蕃書調所成立當年的春天。是年，幕府將原本為應對日漸增加的國際事務所設、負責外國圖籍文書翻譯的「洋學所」改組為「蕃書調所」，謹一郎任

<sup>26</sup> 惟關於杉浦磯吉，筆者不查其較早時期的相關記錄。

頭取。在正月公佈的蕃書調所教授手傳與書物出役的候補名單中，分別可見高島與杉浦的姓名<sup>27</sup>。十二月，收藏也受到謹一郎的重用，作為地理學者出任調所掌圖役。

儘管當時蕃書調所的翻譯事務主要仍集中於荷蘭語，然而受到培里艦隊來航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英文也逐漸在蘭學者中被重視起來（茂住 1983:105）。活躍於幕末至明治時代的思想家西周（1829-1897），便在自傳中記錄（大久保 1966:734）：安政三年冬，他曾與中濱萬太郎閱讀英文，著力於英荷、荷英詞典的讀解。次年初，西周又與箕作阮甫同講英書。由西周一例一例足以窺見，安政初期從蘭學到英學的轉向已經悄然發生。

考慮到這樣的時代背景，三人閱讀《俗語解》（或《詞彙集》）的目的，或許也正是在於初步地學習英文、英學。由《俗語解》中閱讀痕跡來看，閱讀者或確有以之學習英文的意圖。閱讀者儘管透過荷蘭文與英文的像似性解決了一些方言字的問題，但總體而言其英文應當尚未入門。從在單詞旁邊標注英文、在《俗語解》中標注對應原書頁碼的行為來看，其對《俗語解》全卷施加訓讀的目的，或許在於以便將之作為檢索、閱讀《詞彙集》時放在手邊的訓譯手冊，並進一步將《詞彙集》作為英文學習材料活用——正如 2.2 中羅存德所設想的那樣。

然而，關於三人的《俗語解》閱讀，筆者能獲得的資訊幾乎止步於此。現存的柴田收藏日記於不久後的安政三年除夕夜戛然而止。安政六年四月，收藏於江戶去世。在《俗語解》中留下痕跡的閱讀者是否果真是收藏、高島或是杉浦中的一位，囿於史料已然無法確認，但或許正如魚返（1943:18）所言：「（前略）處々朱字で英語ははいつてゐることです。當時蘭學から英語へ轉向してゐた名残りでせう（散在有朱筆所寫的英文。這或許是當時蘭學向英學轉向的餘波）。」這一年末，堀達之助經過謹一郎的斡旋出獄並進入蕃書調所任調所翻譯方，並於次年（萬延元年＝1860）末出任蕃書調所教授手傳出役、負責英語教育。文久二年（1862），堀達之助出版《英和對譯袖珍辭書》，是為最早印刷出版的日英辭書（庭野 2008:26）。《俗語解》中的各種閱讀痕跡，或許正是英學時代浪潮襲來時，試圖透過閱讀英粵辭書、爭作弄潮遊的知識人群體的一幀縮影。

### 3.3 《俗語解》之後：幕末明治期與粵語的際遇

儘管前面討論了可能的閱讀者，但事實上並無決定性的證據支持《俗語解》中的筆跡生成於安政前後。故作為補充，仍然有必要探討《俗語解》寫本中的閱讀痕跡成立時間的下限，並兼以概觀安政之後至於明治初年，日本人與粵文的幾次接觸。

萬治元年（1860），學習了數月英文的福澤諭吉（1835-1901），在舊金山購入了「子卿」所著的粵英對照詞彙例句集《華英通語》（咸豐五年＝1855），並以此為基礎改造後出版了《增訂華英通語》，是為日本最早的有粵文的出版物。然如福澤在序中所言，「其所譯皆用國字，故學者自非諳支那音者，則縱令解其義，弗能識其音也」（1b），識理粵文、尤其是其中的方言字對於時人而言仍然並非易事。

日本人真正能夠較大程度理解粵文與粵語方言字，或不早於明治初年。1870 年（明治三年），柳澤信大（1837-1898）出版《粵東俗字便蒙解》。據高田（2009:8），柳澤本身對英文書籍的出版抱有興趣，在此書出版前後，他還將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1844）以及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1869）的正文訓譯，以《英華字彙》（1869）和《英華和譯字典》（1879）的名義出版。而此書，也是基於廣東人鄭其照（1836-?）所編漢英辭書《字典集成》初版（1868）附錄中的〈粵東俗字註解〉一篇整理翻譯而成。由於《字典集成》正文中出現了較多的粵文特殊的語詞，鄭氏於該篇中用通用語對這些語詞作了解釋。

柳澤的《粵東俗字便蒙解》並非〈粵東俗字註解〉的單純訓譯本，其對原文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調整與補充。原本按照正文中出現順序排列的粵語用詞，被柳澤按照文法性質劃分為

<sup>27</sup> 參見《蕃書調所立合御用留》37b、41b 的記錄。



「實字第一」（名詞）、「生字第二」（動詞）、「虛字第三」（虛詞、形容詞等）重新排列。甚至給〈粵東俗字註解〉中原本沒有例句的一部分單詞，也從《字典集成》正文等中選取例句補入，並附上翻譯（馬 2010:91）。其中便收錄了「的」「唔」等《俗語解》的閱讀者未能理解的單字。

(1) 的 些 〈スコ〉シナリ快的ト云フ如シ即チ些シ快キナリ快的着<sub>レ</sub>衣服<sub>レ</sub> 〈チツトハヤクキモノヲキレヨ〉(7b, 些也。如云「快的」即「稍稍快一點」。「快的著衣服」、稍微快點穿衣服。)

(2) 唔 不 〈アラ〉ズナリ唔着ノ如シ即チ不<sub>レ</sub>合 〈アハヌ〉也 (7b, 不也。如「唔著」即「不合」(不對)之意。)

對比在〈粵東俗字註解〉原文中，兩字作「的，些也。如快的，即快些也」「唔，不也」(p.2, 內田、沈 2016:124 上欄)。可見柳澤已經能夠藉助鄭其照的注解，理解這些粵語方言字的意義了。儘管目前無法明確《粵東俗字便蒙解》在何種範圍內傳播，但恐怕《俗語解》中訓釋的成立時間不會太晚於明治初年。

值得注意的是，《俗語解》中所能見到的訓讀粵文的方式，在《粵東俗字便蒙解》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餘波。例如上舉例(1)中的「快的着<sub>レ</sub>衣服<sub>レ</sub>」，又如「着唔<sub>レ</sub>着(對不對)」「有<sub>レ</sub>耐(不久)」(8a)，「唔」「有」也似乎被代換上了「不」的訓讀。然而，柳澤並未將所有的例句訓讀，更多地採取了直接在旁邊以注音假名的形式，用較為口語化的語言來直接翻譯粵文。進入明治以後，或因日本與廣東地區往來日漸密切，訓讀粵文也就淡出了歷史的舞台。

#### 4. 結語

以上，我們探討了邦尼的《詞彙集》從 1854 年在廣州出版，到 1855 年由羅存德作為英文學習資料攜來上田、爾後進入了諸如古賀謹一郎、柴田收藏等幕末日本知識階層視野的前後始末。在蘭學向英學轉變的風向中，《詞彙集》作為較早輸入日本的近代英漢辭書類的一種，被閱讀、被學習，成為推波助瀾的一股力量。

與其他被帶入日本的英漢、漢英字典不同，其中所刊載的粵文，也成為了幕末的知識階層好奇的對象。《俗語解》的閱讀者，儘管身份不明，或許可以說是《詞彙集》的讀者中最熱忱的一位。透過《俗語解》中留存的大量閱讀痕跡，可以看到閱讀者展現出的對其中的粵文極大的好奇與關心。儘管處處充滿疑惑，他似乎調動了自己的渾身解數，調用自己閱讀漢文、閱讀白話文學的經驗，盡力地將其透過知識的遷移，來盡可能地去解讀出從未見過的粵文，尤其是其中令人費解的方言字。甚至調動閱讀荷蘭文的知識積累，比對英文字符中可能的對應項，來破譯一些字詞。囿於史料，這位閱讀者的確切身份無從掌握，但筆者推測或許是一位如柴田收藏等人一樣，有著儒學與蘭學雙重背景的知識階層。在某一個夜晚，召集三五好友共同議論其中文字，爾後發出「好難」的歎息。

從漢文、白話到粵文，從蘭學到英學。近代史大幕掀開、多種未曾見過的語言湧來的一刻，日本知識階層的驚詫與困惑、求索的努力，透過《俗語解》寫本及其中的閱讀痕跡，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史料文獻〉

Bonney, Samuel William. 1853. *Phrases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 n.s.

——. 1854.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略稱「詞彙集」)

Wylie, Alexander. 186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メディアセンター藏本（請求記號：68-20-1）．（略稱「俗語解」）
- 『金瓶梅』（寫本）．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本（請求記號：TZ4068）．
- 川路聖謨寫『蕃書調所立合御用留』（寫本）．宮内廳書陵部藏マイクロ（請求記號：DIG-KSRM-287904）．
- 森島忠良撰・箕作阮甫補 1848（嘉永元年）．『改正増補蠻語箋』、謙塾刊行．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本，請求記號：4-81.9/ハ/1）（略稱「蠻語箋」）
- 福澤諭吉 1860（萬延元年）．『増訂華英通語』、快堂藏板．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藏初版，請求記號：言語 2G||104）
- 柳澤信大 1870（明治三年）．『粵東俗字便蒙解』、東京書林岡田屋嘉七．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請求記號：829.1-Y536e）
-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1913．『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 附録之一』、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 1916．『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 八』．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 大久保利謙編 1966．『西周全集 第3卷』．東京：宗高書房．
- 尾形仿編 1976．『小説三言』（岡白駒、澤田一齋施訓）．東京：ゆまに書房．
- 田中圭一編註 1996．『柴田收藏日記 2——村の洋學者』．東京：平凡社．
- 内田慶市、沈國威編 2016．《字典集成》（鄭其照）．北京：商務印書館．

〈論著文獻〉

- 魚返善雄 1943．「支那語書誌學（5）—廣東語事始—」，『支那語雜誌』10月號：18-19頁．
- 天理大學中國學科研究室編 1952．『日本現存粵語研究書目（稿）』．
- 成田美紀子 1971．「柴田收藏について」，田中圭一編『柴田收藏日記 下』：333-376頁．佐渡（小木町）：町史刊行委員會．
- 茂住實男 1983．「蕃書調所における英語教育」，『英學史研究』第16號：103-116頁．
- 中嶋幹起 1995．「中國境域内の諸言語の記述的・文獻的研究：漢語諸方言及び滿洲語を中心として」，東北大學博士論文．
- 那須雅之 1998．『英華字典』を編んだ宣教師ロブシャイト略傳（中），『しにか』Vol. 10，11號：100-105頁．
- 遠藤智夫 1999．「『英和對譯袖珍辭書』とメドハースト『英漢字典』—抽象語の譯語比較—I-Z（完結編）」，『英學史研究』第32號：39-51頁．
- 庭野吉弘 2008．『日本英學史敘説：英語の受容から教育へ』．東京：研究社．
- 高田時雄 2009．「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第117輯：1-19頁．
- 馬之濤 2010．「『粵東俗字便蒙解』の紹介」、『開篇』Vol.29：91頁
- 竹越美奈子 2013．《早期粵語文獻目錄（稿）》（2025年3月3日閱覽：  
<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9103960/staff.aichi-toho.ac.jp/takekosi/mokuroku.pdf>）．
- 丸井貴史 2019．「白話小説訓讀考—「和刻三言」の場合—」，同氏『白話小説の時代—日本近代中期文學の研究—』：172-199頁．東京：汲古書院．
- 片岡新、李燕萍 2022．《晚清民初歐美傳教士書寫的廣東話文獻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カム地域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方向接辞\*

鈴木博之

**摘要** “趋向前缀”在藏缅语中羌语支语言中成为系统性的语法范畴。具有趋向前缀的语言大致分布在藏文化圈，与藏语支语言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其范畴在藏语言学里几乎没有提到。根据近期研究，藏语支语言的不少的语言已拥有较为单纯的趋向前缀系统，其中一少部分语言有更发展的趋向前缀范畴。本文针对藏语支语言中的趋向前缀提供更深入的解释，分别对其形态和功能进行描写。

**キーワード**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 カムチベット語 方向接辞 文法化 命令文

### 1. はじめに

チベット・ビルマ諸語の記述研究において、「方向接辞」と呼ばれる、複数の形態素からなる形態統語論上の範疇が存在する。これは動詞語幹に前接する形で、当該動詞語幹の表す意味に加えて、その具体的な動作の方向を示す根本的機能を中心に、心理的な方向を表したり、固定化したと考えられる特定の方向接辞と共起することで、文法範疇（特に「完了[Chime Lhamo 2024]」や「アオリスト[Tashi Nyima and Suzuki 2019]」）を表す機能があ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体系化した方向接辞を持つ言語群は、いわゆる「羌語群」と呼ばれる諸言語に該当し、その多くは東チベットに分布する（孫 1982, 2014、Shirai 2020）。

Chirkova (2012: 137) は、方向接辞は羌語群に特有のものではないとしつつ、Matisoff (2004) などの先行研究では方向接辞の存在が羌語群として認められる重要な証拠的特徴であると述べる。方向接辞は類型的特徴の1つであり、祖語からの共通の改新を示すものではない。類型的特徴はまた地域特徴にもなりうる。このことは、最近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 (Tibetic<sup>1</sup>) の研究成果の中に、東チベットに分布する諸言語について体系的な方向接辞をもつものが認められるという報告（鈴木 2021, 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に例証されるといえる。このような状況である一方、方向接辞を扱う議論で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が数えられることはない（荒川・池田 2022）ため、特にその類型的特徴を対照し、相違点を明らかにする作業が必要である。このため本稿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中で報告される方向接辞の体系を把握している範囲でまとめ、かつその地理言語学的特徴を概観することで、続く研究に資するものとする。

本稿で言及す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は、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のいう南東群 (South-eastern Section)、すなわちカムチベット語の諸方言についてである。その中で rDzayul (察隅) 方言群の Tshawarong (察瓦龍) 方言について、鈴木 (2021) が方向接辞の体系を示している。そのほかにも、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460) は同方言群の nGulag (古拉) 方言について、複数の方向接辞の具体例を示している。

\* 本稿は 2023-2025 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国際共同研究加速基金(国際先導研究)「時空言語学」の創成：地理と歴史を融合した言語の変化と発展への新たなアプローチ（研究代表者：菊澤律子、課題番号 24K23937）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sup>1</sup> Tibetic という用語の定義は 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に従う。

本稿では、まず2節で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方向接辞の形態論的特徴を示し、特に方向表現から方向接辞へ文法化したと考えられる点を示す。続く3節で書く方向接辞の用法を記述する。特に、文法化の度合いに従い、複数の動詞語幹が方向接辞を取りうるもの、命令形を形成するときに方向接辞を取りうるもの、特定の移動動詞（「行く」「来る」など、空間の移動を伴う動詞語幹のカテゴリー）の場合に方向接辞を取りうるものを記述する。最後に、記述を通して明らかになった方言間の差異を言語地図に表し、考察を加える。

## 2. 形態論から見た方向標示と方向接辞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いて、動詞の表す動作の向かう方向を直接示す方法には、動詞語幹に先行する方向を表す形態素によるものがある<sup>2</sup>。この形態素は、狭義では名詞類に属するといえるが、機能としては副詞すなわち動詞を直接修飾するものに数えられる。

例えば、蔵文 *yar* に対応する形式は「上（へ）」という意味を持つが、文語においては通常位格標識 *la* を伴って用いられ、*yar la* の形で動詞（語幹のみ、及び語幹前接要素すなわち疑問辞及び否定辞を含む動詞）の前に置かれることで、動詞語幹の表す動作が「上へ」という方向をもって起こることを示す<sup>3</sup>。一方、口語の中には *la* に相当する格標識を用いず、*yar* 単独で、かつ動詞の語幹前接要素として現れるものがある。このうち、後者における方向標示を「方向接辞」と呼び、方向接辞には文語の実詞として蔵文の対応関係があるものと、個別方言にのみ見られる形式がある。表1に方向接辞として認められる主な形態を掲げる。対応する蔵文形式があるものは、それで示す。

表1 方向標識の形態素（蔵文に対応があるものは蔵文で表記）

形態素	語義	副詞形//接辞形
<i>yar</i>	地理的・物理的・心理的な上方	<i>yar la</i> // <i>yar-</i>
<i>mar</i>	地理的・物理的・心理的な下方	<i>mar la</i> // <i>mar-</i>
<i>phar</i>	話者から離れる	<i>phar la</i> // <i>phar-</i>
<i>tshur</i>	話者に近づく	<i>tshur la</i> // <i>tshur-</i>
<i>pa</i>	話者との距離がない	N/A // <i>pa-</i>
<i>la</i>	話者との距離がある	N/A // <i>la-</i>

表1から、方向接辞として機能しうる蔵文形式は4方向があるといえる。蔵文の表す空間上の本質的な意味を表1の上から順に示すと、「上」「下」「外」「内」となるが、口語での使用については、単に空間の絶対的な位置関係に加えて、話者から見た心理的方向や聞き手との場所関係に基づいて、その方向に合致する方向標識が付加される。これらの形式はおよそほとんどのチベット系言語に認められるが、それぞれの変種において、方向接辞であるか方向標識であるかの異なりがある。一方、表1の下から1・2段目にある形態は対応する蔵文が認められず、加えて限定的な方言にのみ認められる。

では、方向標識と方向接辞ではどのような形態論的異同が認められるだろうか。まず、その形態の音節数について、前者は2音節（各形態素+*la*）であることが通例で、後者は1音節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上述の通りである。1音節形式の場合、さらに副詞的な機

<sup>2</sup> ほかに、動詞に後続する形態素（「接尾辞」とするか「助動詞」とするかは研究者による）が担うものもある。証拠性標示もまた方向標示にかかわる。

<sup>3</sup> 本稿における蔵文形式は、de Nebesky-Wojkowitz (1956) によるローマ字翻字で示す。また、古典文語形式のほかにも古チベット語のつづりも含みうる。また、対応する文語形式が存在しない場合も、語源と音対応を考慮して仮の文語つづりを与える。

能があるか、動詞語幹における前接要素に数えられるかの違いがある。前接要素の場合、そのスロットが独立しているのか、疑問辞や否定辞と同じスロットにあり共起できないかという異なりがある。

副詞であるかどうかは、調類による対立をなす声調を持つ言語の場合、形態音韻的に明らかに異なるふるまいを見せる。すなわち、前接辞として機能する場合、方向標識自体が独立した声調を持たず、後続の動詞語幹と共通の声調領域（語声調）を形成する。副詞である場合は、方向標識と動詞語幹ともに独立の声調領域を形成し、それぞれの声調形を保つ。ただし、方向標識と疑問辞・否定辞が共起した場合、方向標識部分の声調領域は独立するため、声調は見かけ上副詞と同様にふるまうことになる。

方向標識の形態素を *yar*、動詞語幹を *'gro* 「行く」とした場合の例を、以下に掲げる。

(1) *yar la 'gro*  
 上へ 行く  
 「上のほうへ行く」（方向標識は2音節の副詞）

(2) *yar 'gro*  
 上へ 行く  
 「上のほうへ行く」（方向標識は1音節の副詞；声調言語の場合、各形態素に独立した声調がある）

(3) *yar-'gro*  
 DIR-行く  
 「上へ行く」（方向標識は動詞接頭辞）

(4) *yar-ma-'gro*  
 DIR-NEG-行く  
 「上へ行かない、上へ行くな」（方向標識は動詞接頭辞で独立したスロットがある）

(5) *yar la ma-'gro*  
 上へ NEG-行く  
 「上へ行かない、上へ行くな」（方向標識は副詞；否定辞と方向接辞が共用のスロットになる場合の否定形）

以上の分類を表形式にまとめると、表2のようになる。

表2 方向標識と方向接辞の関係と分類

音節数	機能	スロット
2	副詞	副詞として独立
1	副詞	副詞として独立
	動詞前接辞	前接辞の中で独立したスロット
		他の前接辞と同じスロット

さて、方向標識が接辞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のは、筆者の一次資料及び先行研究が扱う範

圏で、カム地域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カムチベット語<sup>4</sup>）に認められる。高度に範疇化された方向接辞を持つチベット・ビルマ系諸言語の分布（Shirai 2020; Roche and Suzuki 2017, 2018 も参照）とは異なり、南部カム地域に分布する諸変種に見られるのが特徴的である。筆者の確認している限り、体系的な方向接辞は rDzayul 方言群のみに見られる。文法化が進みつつある方向接辞は、sDerong-nJol（得榮徳欽）方言群、Chaphreng（郷城）方言群、Sems-kyi-nyila（香格里拉）方言群に見られる。これらを含む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分布域を図 1 に示す<sup>5</sup>。図 1 上に示した地点名は、本稿の記述で取り上げ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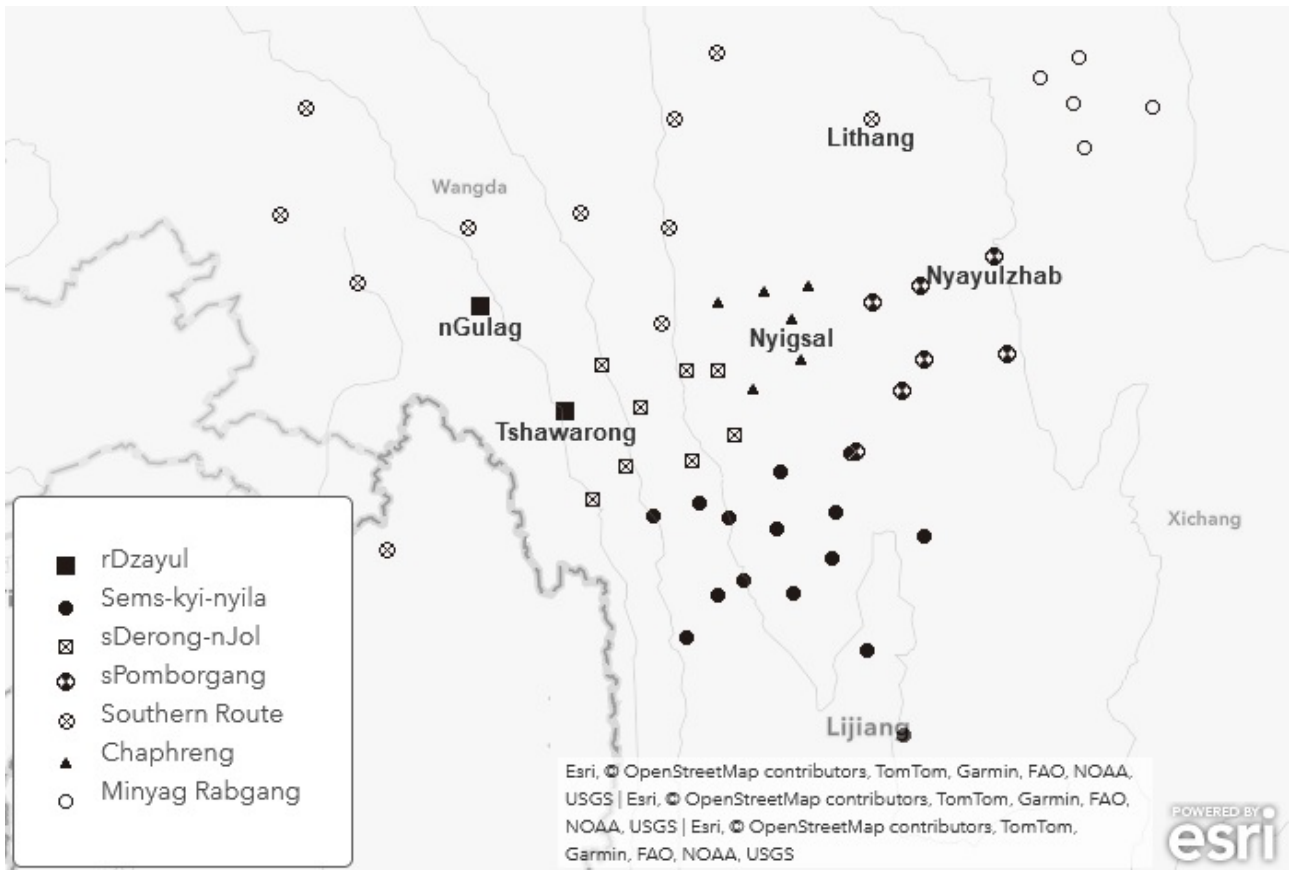


図 1 カム地域南部におけ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分布

なお、rDzayul 方言群の分布地域の近隣には、方向接辞を持つ言語として、ラモ語が挙げられる（Tashi Nyima and Suzuki 2019, Suzuki et al. 2021, Suzuki and Tashi Nyima 2021）。ただし、両者の直接的な言語接触は確認されていないが、ラモ語及びその姉妹言語が rDzayul 方言群の基層言語になった可能性はあるだろう。いずれにせよ、このような問いが正当かどうかを議論するうえでも、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方向接辞の用法を記述することが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すと言える。

<sup>4</sup> 当該地域にはアムドチベット語も分布する（鈴木 2018 ; Suzuki and Sonam Wangmo 2019）が、現在の一次資料の中では、方向表現は接辞として現れない。

<sup>5</sup> 図 1 以外の方言分布については、Tournadre and Suzuki（2023）を参照。また、図 1 の範囲内において、より地点数の多い詳細な分布図については、Suzuki（2022）などを参照。

### 3. 方向接辞の用法

本節では、方向接辞としての用法を軸に記述する。方向接辞は、前節に見たように、文法化の度合いに基づいて、方向接辞として体系化された範疇を持つ言語、方向接辞の文法化が進みつつある言語、方向接辞への文法化が限定的に現れる言語という3つの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できる。ここでは、先行研究で言及のあるものも含め、方向接辞として体系化された範疇の実態と、方向接辞の文法化が進みつつある現状について、それぞれ記述する。

#### 3.1 方向接辞として体系化された範疇

範疇として体系化された方向接辞は、カム地域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中でも、rDzayul 方言群に属する言語に特に認められる。この方言群では、移動動詞以外にも多くの語彙動詞語幹が特定の方向接辞をとる。動詞語幹と方向接辞の間の意味的関連は一定程度存在すると言えるが、具体的な方向を示すわけではなく、またテンス・アスペクトによらず現れることが特徴的である。このタイプの方向接辞は、語幹前接要素である疑問辞や否定辞と共起することはない。

まず、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460) が記述する nGulag 方言の事例を見ると、「食べる」という動詞について、方向接辞 phar と tshur が付加される例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これらは動作の向かう方向および発話環境によって使い分けがある。また、この方向接辞は否定辞とは独立して現れず、否定文では現れない。

(6) phar-za

DIR-食べる

「食べる」(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460, 例 358 ; 一部改)

(6) の場合、方向標識は「外・離れる」を意味する。すなわち、話者から見て、動作は聞き手の方向へ行われることを含意する。双方向き合った状態で、料理がその間にあるとすると、食事を口に運ぶ動作は話者から見て聞き手のほうへ「離れる」と解釈できる。

(7) tshur-bzas-yin

DIR-食べる -AOR.EGP

「私は食べた」(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460, 例 359 ; 一部改)

(7) の場合、方向標識は「内・近づく」を意味する。すなわち、話者から見て、動作は話者自身の方向へ行われることを含意する。話者が食事を口に運ぶ動作は話者から見て聞き手のほうへ「近づく」と解釈できる。

(8) ma-bzas

NEG-食べる

「私は食べなかった」(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460, 例 360 ; 一部改)

(8) の場合、方向標識は用いられない。nGulag 方言では、方向接辞と否定辞は同じスロットに割り振られるため、方向接辞が標示されなくなる。そもそも「食べる」という動詞は移動動詞ではないため、方向を表す必然性はない。このような場合、(5) のように、無理に方向標識を副詞として用いる必要もないという文法体系といえる。

次に、鈴木（2021：119）が記述する Tshawarong 方言について見る。この方言の方向接辞は、蔵文形式で整理すると表 1 と同様の形態が認められる。その中で、動詞語幹によって、方向接辞の母音に異なりが現れる。ただし、その異同の条件は現在の資料で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しない。表 3 に、方向接辞と動詞語幹の組み合わせをまとめる。

表 3 Tshawarong 方言における方向接辞と動詞語幹の組み合わせ

方向接辞	方向の概念	動詞語幹
yar-	上へ	sad「起きる、目覚める」 mang「増える」
mar-	下へ	babs「落ちる、下りる」、mid「飲みこむ」、dran「思い出す」
phar-	外へ	'phyag「拭き消す」、bcag「壊す」、zer「言う」
tshur-	手前へ	sgril「包む」、'then「引く」、lon「手に入れる」
pa-	?	さまざまな動詞の命令形の場合
la-	?	gsal「明るくする、灯す」、'gro「行く、入る」

表 3 を見ると、方向の概念と動詞の表す動作の間に多くは関連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pa-と la-については、前者が形態統語論的に特定の機能（命令形）を持つ場合に用いられる、方向とは関連しないが同一のスロットに入る形態とであるといえ、後者は動作が表すものが話者の視点から見て特定の方向を示しえない場合、特に話者に関わらない第三者の動作の方向について、または抽象的な動作について用いられる。また、Tshawarong 方言の場合、rDzayul 方言と異なり、移動を表す動詞語幹を除き、1つの動詞語幹が取りうる方向接辞は一定している。

表 3 のうち、mar-に対応する形式の中には、/ma-/という音形を取るものがある。これは否定辞の 1つ/mā-/と一致する。方向接辞か否定辞かの判別は、動詞語幹との組み合わせで一義的に決まる場合（例 9）もあるが、そうでない場合（例 10a, b；音声実現は同一）の解釈は文脈による。

- (9) ma-red  
NEG-CPV.STM  
「いいえ；[そう]でない」

- (10) a. mar-rgyag  
DIR-閉める  
「閉める；閉めろ」  
b. ma-rgyag  
NEG-閉める  
「閉めなかった」

また、動詞語幹単独で用いられるときの意味と方向接辞がついたときの意味に異なりがあるもの（例 11）で、移動動詞でなくとも、1つの動詞語幹が複数の方向接辞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がある（例 11b, c）。

- (11) a. dran  
思う  
「思う；考える」



- b. mar-dran  
DIR-思う  
「思い出している：覚えている」
- c. la-dran  
DIR-思う  
「[突然]思い出す」

Tshawarong 方言は方向接辞が比較的多く用いられる体系を持つとはいえ、すべての動詞が方向接辞とともに用いられる必要はなく、たとえば「軽動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る *bzo*、*byed*、*rgyag* には方向接辞が現れにくい。命令表現であっても、*pa*-の使用は義務的ではないが、語気を表すために文末標識が現れうる。

- (12) a. chang sa            bzo(-ya)  
結婚式                LV(-SFT)  
「結婚する；結婚しろ」
- b. chang sa            pa-bzo  
結婚式                DIR-LV  
「結婚しろ」

なお、*pa*-は 3.2 で記述するように、複数の言語で命令形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が、*la*-については周辺の方言群には認められない。非チベット系言語であるラモ語には存在し、そのほかいくつかの Qiangic に認められる (Shirai 2020)。今後はこの影響があるかどうかの考察が求められる。

### 3.2 方向接辞の文法化の過程

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動詞の形態統語論において、動詞語幹に先行しうる接辞は非常に限定的である。広く認められるのは否定辞 (*mi-/myi-*, *ma*-及び限定的な方言で *gar*-<sup>6</sup>) である。東チベットで話され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では、さらに疑問辞 (*a-/e*-<sup>7</sup>) がある。否定辞と疑問辞は通常共起しない<sup>8</sup>。否定疑問の場合は否定辞はそのまま、動詞句末に専用の疑問標識が現れることで表現する。

さて、動詞語幹前接要素のスロットの中に方向接辞が入ることで、「副詞としての方向標識が方向接辞へと文法化する」と考える。文法化の度合いという視点で考えると、次の2段階が区別できる。1つは、方向接辞が否定辞や疑問辞とは別個のスロットを持つ事例 (たとえば例 4) である。もう1つは方向接辞が否定辞や疑問辞と共起しない、すなわち1つのスロットに入ると考えられる事例 (たとえば例 5) である。後者については、各言語の体系に従い、文法性に関する人為的な内省と判定の手続きを経ない限り判別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一方、方向標識が完全に文法化していない例として、命令形に先行するという特徴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カムチベット語の多くの方言では、動詞の形態変化は失われている

<sup>6</sup> *gar*-は方向接辞が発達している言語を中心に用いられる、反語表現を起源とする否定辞である。詳細については、Suzuki and Lozong Lhamo (2020, 2021)、鈴木 (2022) も参照。

<sup>7</sup> 文語における疑問標識は *e*-であるが、カムチベット語の多くでは [ʔa-] と発音される。文語で *a*-となる標識は疑義を表すモダリティの標識 (「～かな、～だろうか」) として機能する。このため、*a*-と *e*-の両者は本来別個の意味を持つ形態素である。

<sup>8</sup> 諾否疑問も否定も極性を表す表現として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め、共起しないことは「極性標識」の観点から見ると自然な現象と言える。

るが、命令形のみ語幹交替の形で独立した形態をもつ動詞がある。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共通して存在するのは、「来る」という語義の'ong で、その命令形は shog となる。命令形は、前接要素を伴うことがなく、禁止命令は ma-'ong となり、\*ma-shog ではない。ところが、方向標識は共起可能である。

(13) tshur shog

こちら 来る.IMPR

「こっちへ来い」(Tournadre and Suzuki 2023 : 459, 例 354 ; 一部改)

(13) の語釈に示したように、この場合の方向標識は 1 音節の副詞と見ることで、命令形とその前接要素の共起を回避するという分析を採用することで現象に矛盾のない説明としている。これは命令形動詞語幹と声調領域を異にすることからも支持できる。このことは、方向接辞の形式が、その音形を変えることなく、ただ声調領域を変更するだけで動詞語幹の前に現れうることを意味し、方向接辞の文法化が否定辞や疑問辞と同じレベルとみなせ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以上に示した現象と相反するように見えるのが、命令形を形成するために必要とされる pa-である。この形式は、sDerong-nJol 方言群の一部と Chaphreng 方言群の諸方言によく見られる形式である。この接辞を使う諸方言において、(13) のように「来る」の命令形 shog は方向接辞とともに用いられるが、pa-とは共起しない。(14) に Nyigsal (尼斯) 方言 (Chaphreng 方言群) の例を示す。

(14) a. tshur shog

こちら 来る.IMPR

「こっちへ来い」

b.?? phar shog

あちら 来る.IMPR

(「あちらへ来い」は不自然)

c. yar shog

上へ 来る.IMPR

「上がって来い」

d. mar shog

下へ 来る.IMPR

「下りて来い」

e.\* pa-shog

DIR-来る.IMPR

(「来い」を意図した場合、命令用の方向接辞は不要)

f.\* pa-'ong

DIR-来る

(「来い」を意図した場合、非命令形語幹は使用できない)

g. shog

来る.IMPR

「来い」

(14)の中で、(14b)はその意味によって不自然であると判断される。phar は話者の視点から離れる方向を示し、動詞「来る」は話者に近づく動作を示すためである。しかし、構造上は(14a, c, d)と共通する。一方、(14e)は方向接辞と伴う形式であると記述したため、文法的でない。命令形に方向接辞は付加されない。かといって、(14f)のように、非命令形語幹を使用したうえで、命令形を形成する方向接辞を付加することも文法的でないと判断される。方向を明示しない「来い」という場合は、(14g)のように、命令形を単独で使う方法のみが文法的となる。

ここで注意が必要なのが、「行く」を意味する'gro についてである。チベット文語では、この動詞の命令形は、「来る」と同様に、別語幹 song を用いる動詞とされる。ところが、この命令形に相当する語幹は、(15e)に示すように、pa-と共起できる。これは、Nyigsal 方言では、文語の命令形 song が非命令形'gro と対応するだけでなく、異なる語義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まず、'gro は「行く」の語義を持つが、そのままでも命令形のように方向接辞とともに用いられ、その場合は勧誘の意味になる(15a)。それに対し、song は命令形として使われると、2人称に対する命令の意味になる(15b)。ところが、pa-と共起可能かつ自然なのは song になる(15c, d)。また、方向接辞を用いなくても、それぞれ勧誘(15e)、命令(15f)の意味を持つ。また、(15d)の存在から、song は命令形語幹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がなく(命令形語幹であれば前接辞はつかない; cf. 14e, f)、通常の動詞語幹であり、その意味は単に「行く」ではなく、「立ち去る」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 (15) a.      phar    'gro  
              あちら 行く  
              「あちらに行こう」
- b.      phar    song  
              あちら 去る  
              「あちらに行け」
- c.??    pa-'gro  
              DIR-行く  
              (「行こう」の意味では不自然)
- d.      pa-song  
              DIR-去る  
              「立ち去れ; 失せろ」(発話者の視界から出ていけの意)
- e.      'gro  
              行く  
              「行こう」
- f.      song  
              去る  
              「行け; どけ」(発話者の前から移動しろの意)

以上のように、命令形が特別な語幹を持つ動詞であれば pa-は用いられないが、大多数の行為動詞はそれを付加することで命令形となる。

- (16) pa-btsong  
DIR-売る  
「売れ；売って」

- (17) pa-bsad  
DIR-殺す  
「殺せ；殺して」

この pa- の用法について、「命令」と記述してきたが、正確に言えば、「命令」ではなく、「行為の実現」を表すと言える。すなわち、(16) も (17) も日本語の命令形を用いて訳を与えるのは、その用法を正しく反映していない。(16) では、店での買い物をする場面でよく用いられる。店員に向かって「売れ」と命令するのは語用論的に不自然である。「売ってくれ」または「売って」というような訳が適切であろう。(17) についても、たとえば鶏をしめるときに、技術のない子どもが親に頼むときに用いる表現である。そこに狭義の命令の意味が含まれることはない。すなわち、pa- が方向接辞の範疇のもとで機能する場合、その文法化の本質は「行為の達成・実現を指令する」ことにあり、それを単独で使うことによって、実現していない行為の実現を示す用法となり、命令形と並ぶ表現方式とな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sup>9</sup>。

以上に述べた点を考慮すると、pa- の性質は勧誘とは相いれない。その文法判断で (15c) のように不自然になるのも、勧誘は「行為の達成・実現を指令する」のみならず、話者もまた達成・実現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である。このことも踏まえ、pa- を「指令法 (injunctive) の機能を持つ接辞」と分析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ある。ただし、それもまた方向接辞のロットに入り、現在の資料では方向接辞と共起することはない。この pa- は文語形式の動詞形態論における b- 接頭辞<sup>10</sup>との関連も考慮すべきであるため、新しいカテゴリーを設けることの妥当性は今後の検討課題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 pa- を用いるのは、カムチベット語の中でも南部の方言群に限られる。その他の方言群では、表 1 に示した「上、下、外、内」の 4 方向を示す要素が前接辞のようにふるまうか、または方向標識は接辞にならず、1 音節であれ 2 音節であれ副詞のように働くものと分析できる。また、方向接辞が伴うことができる動詞語幹は、移動を伴う表現が可能な動作動詞に限られる。このようなタイプとして、(18) に Nyayulzhab (牙衣河) 方言 (sPomborgang 方言群) の例を示す<sup>11</sup>。

- (18) a. yar-khyer  
DIR-体の前方に持つ  
「上へ持っていく；持ち上げる」  
b. mar-khyer  
DIR-体の前方に持つ  
「下へ持っていく」

<sup>9</sup> これは日本語の助動詞「た」が表すものと共通すると言える。日本語の場合、(16) の発話環境であれば、売り手が「買った、買った」と客に声をかけることが通例であろう。

<sup>10</sup> 文語の動詞形態論における接頭辞 b- は、現代口語では語幹の一部と分析される。注目に値するのは、この b- は文語の「過去形」「未来形」を形成するときに見られる傾向にあるという点で、「実現」や「達成」との意味的関連がありうる。

<sup>11</sup> Nyayulzhab 方言の場合、「外」の方向接辞は (18c) のように、phar ではなく phyir 「外へ」が用いられる。

- c.      **phyir-khyer**  
DIR-体の前方に持つ  
「外へ持っていく；持ち出す」
- d.      **tshur-khyer**  
DIR-体の前方に持つ  
「中へ持ってくる；持ち込む」

(18) で用いられる動詞 **khyer** の中核的な語義は「体の前方に（手で）持つ」であり、それ自体は方向を明示しない。これに方向接辞がつくことによって、「持って移動する」の意味が現れる。Nyayulzhab 方言では、方向接辞は否定辞や疑問辞と共起可能である。

- (19) a.      **yar-ma-khyer**  
DIR-NEG-体の前方に持つ  
「上へ持っていかなかった」
- b.      **yar-a-khyer**  
DIR-Q-体の前方に持つ  
「上へ持っていくか」

否定辞や疑問辞は、声調領域を新たに規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接辞であるため、(19) の場合方向接辞は単独で声調領域を形成する。そうすると、方向接辞が接辞であるか副詞であるか、文法上の位置づけを声調という基準で判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れであっても、(19) が方向接辞であると言えるのは、その直前に副詞として **yar la** 「上へ」という方向表現と共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ただし、共起可能であるとはいえ、使用頻度が高いわけではなく、文法的であるかどうかの聞き取り調査における判断であるといえる。

方向接辞が肯定文にのみ現れる方言もある。このような方言では、否定辞や疑問辞が現れる場合、方向接辞部分が副詞となり、1音節形式または2音節形式として実現するしかなくなる。(20) に Lethong (理塘) 方言 (南路方言群) の例を掲げる。

- (20) a.      **yar-'gro**  
DIR-行く  
「上へ行く」(方向接辞)
- b.      **yar      a-'gro**  
上へ    Q-行く  
「上へ行くか」(1音節の副詞)
- c.      **yar la    a-'gro**  
上へ    Q-行く  
「上へ行くか」(2音節の副詞)

以上のタイプにあてはまらない諸言語については、方向表現を副詞として表し、動詞形態論には参与しない。

### 3.3 文法化のまとめ

以上に見てきた方向接辞について、文法化の過程を歴史的発展の順にまとめると、次に示すように、(A) ～ (D) の段階を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A) 方向表現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共通して副詞の働きをする形態素 (yar「上」; mar「下」; phar/phyir「外」; tshur「内」) が存在する。それらは通常与格標識-laを伴い、2音節形式で用いられる。一方、方向標識として1音節形式で用いられる言語もある。この1音節形式は固有の声調領域を保ち、かつ弱化することはない。

(B) 1音節形式の副詞として機能する方向表現が、肯定文において移動の意味を伴う動詞の接頭辞として1音節の動詞語幹とともに1つの声調領域を形成する。この状況は、本来存在する動詞接頭辞の否定辞や疑問辞のふるまいと共通する。このとき、方向標識は方向接辞になったといえる。また、独立した命令形語幹には方向接辞はつかず、方向表現は副詞として現れる。なお、否定辞や疑問辞との共起制限について、次の下位分類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

(B1) 否定辞や疑問辞と方向接辞は共起しない。このため、否定辞や疑問辞がある場合、方向表現は副詞として現れる。

(B2) 否定辞や疑問辞と方向接辞は共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その場合、方向接辞が否定辞や疑問辞に先行する。

(C) 肯定文に限定された方向接辞+動詞語幹の声調領域の一体化が認められる言語の中に、特に命令表現を表す接辞 pa-が現れるものがある。この接辞は「行為の達成・実現を指令する」ことを含意する形態素である。方向表現に由来しないが、他の方向接辞と共起することはなく、形態統語論上は方向接辞の一種に数える。

(D) pa-を用いる言語の中に、さらに la-という接辞が現れるものがある。この形態素の用法は完全にわかってはいない。より文法化が進んだ言語にのみ認められ、方向を示さないような動作動詞にも特定の方向接辞が現れうる。

以上のうち、(A) はチベット系諸言語全体に共通して見られる枠組みとみなせる。(C) は Chaphreng 方言群、sDerong-nJol 方言群の諸方言に相当し、(D) は rDzayul 方言群の諸方言に相当する。なお、(C) の特徴は Sems-kyi-nyila 方言群のいくつかの方言でも認められる。たとえば、鈴木 (2011) の Zhollam (勺洛) 方言<sup>12</sup>、鈴木 (2012) の Sakar (斯嘎) 方言<sup>13</sup>、鈴木 (2014) の Choswateng (吹亞頂) 方言の記述がある。

残る (B) については調査が不十分であり、現段階でその分布を特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が、カム地域南部の南路方言群、sPomborgang 方言群などに属する方言にその現象が認められる。

### 3.4 文法化の地図化とその考察

3.3 の分類について、図 1 上に等語線<sup>14</sup>を書き入れて方言区分とともに反映した言語地図が図 2 である。上記 (C) と (D) については、その分布地域、すなわち等語線で囲まれる地域が閉じていて、かつ両者は隣接していることが図 2 から分かる。この点に注目すると、方向接辞への高度な発展というのは、地域的に連続する範囲で起こ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なお、(C) については、さらに詳細な研究を通し等語線を修正することになる見通しがある。

(C) と (D) の外側は、現段階では (B) の特徴を示す方言が多いと言えるが、等語

<sup>12</sup> Zhollam 方言では、本稿の言う yar-, mar-, pa-の3つの方向接辞が確認されるにとどまる(鈴木 2011: 27)。

<sup>13</sup> 鈴木 (2012) の発表当時は、Sakar 方言は sDerong-nJol 方言群に属する方言という立場であった。その後、Suzuki (2024) で所属が Sems-kyi-nyila 方言群であるという見解を示した。

<sup>14</sup> 文法上の特徴についても、その分布の範囲を描く線を「等語線 (isogloss)」と呼ぶ。

線を引くことができるほどデータが十分ではない。一方、地図上で○で示した Minyag Rabgang (木雅熱崗) 方言群の言語の中には (B) を示す方言がある (鈴木、四郎翁姆 2016)。また、地図外に分布域がある北路方言群などでは、複数の方言が (A) を示す。すなわち、(A) と (B) の等語線は、本稿の対象外とした地域に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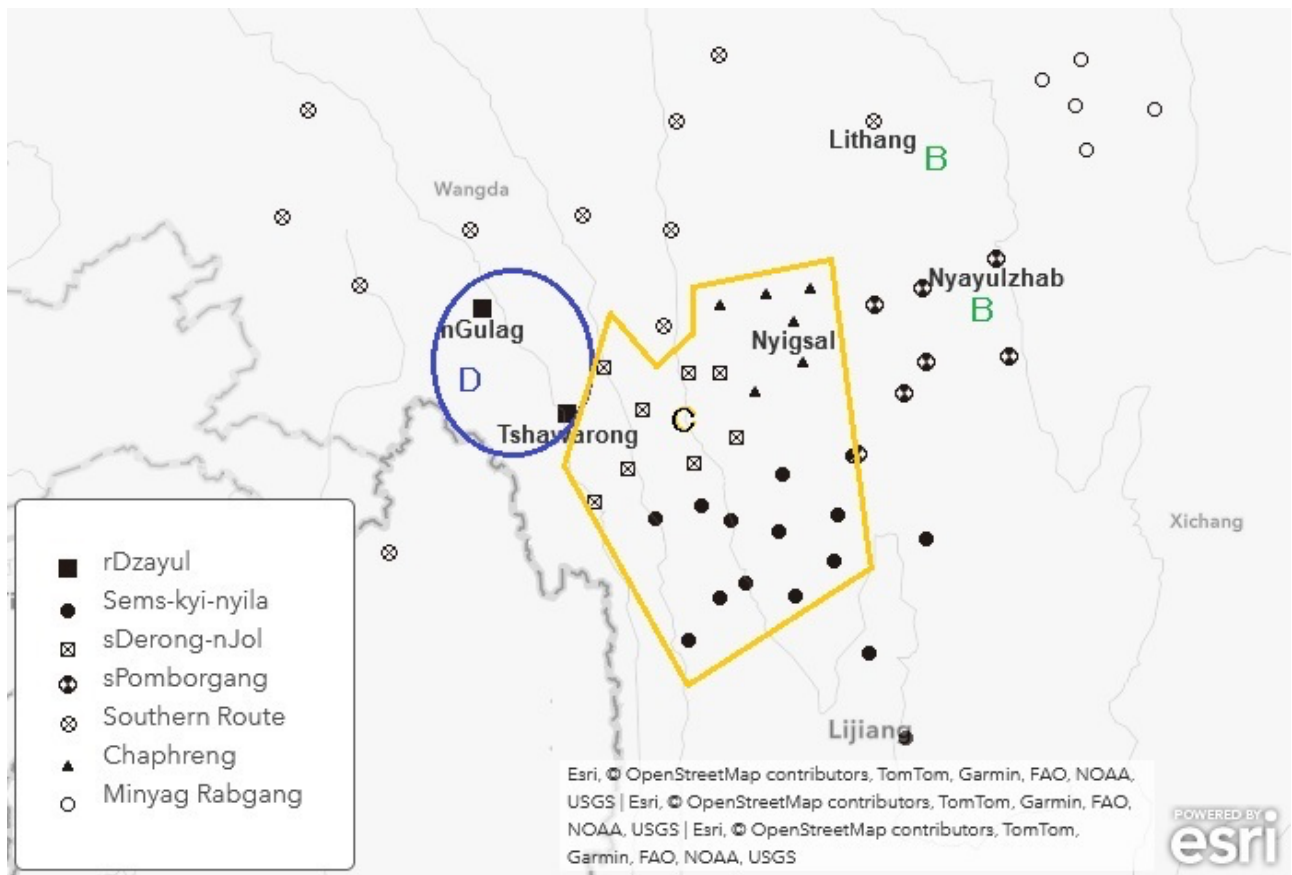


図 2 カム地域南部における方向接辞の文法化の度合いを示した言語地図

#### 4. まとめ

本稿では、カム地域南部に分布する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における方向標識と方向接辞について記述した。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副詞に方向標示の中で、方向接辞として文法化された体系をもつ言語から、文法化が進んでいく過程を見せる言語も取り上げ、その接辞としてのふるまいを明らかにした。一方で、心理的な方向については触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また、本稿では、**pa-**という方向接辞の機能について、より詳細な考察を行った。特に、独立した命令形の動詞語幹との共起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に注目し、それが他の方向接辞とは異なる特徴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た。加えて、その機能は命令というよりは行為の達成・実現の指令であるという可能性を示唆した。ただし、本稿では **pa-**が方向接辞と同列に扱うという見解を変更するまでには至らなかつた。

本稿は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記述に限定したが、この記述の原点には東チベットを中心の分布域とする非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における方向接辞がある。今後は言語を超えた対照研究を見据えて、より詳細な研究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略号〉

AOR アオリスト  
 CPV 判断動詞  
 DIR 方向接辞  
 EGP 向自己  
 IMPR 命令  
 LV 軽動詞  
 NEG 否定辞  
 Q 疑問辞  
 SFT 文末標識  
 STM 陳述

〈参照文献〉

- 荒川慎太郎・池田巧 2022. 『シナ＝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文法現象 3：方向接辞の機能』  
 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89122>
- 鈴木博之 2011. 「カムチベット語嘎嘎塘・勺洛[Zhollam]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3: 1–35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0837/>
- 鈴木博之 2012. 「カムチベット語燕門・斯嘎[Sakar]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4: 123–158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0849/>
- 鈴木博之 2014. 「カムチベット語小中甸・吹亞頂[Choswateng]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6: 1–40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0860/>
- 鈴木博之 2021. 「カムチベット語察瓦龍[Tshawarong]方言の音声記述」『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15: 105–137 頁。doi: <https://doi.org/10.15026/99899>
- 鈴木博之、四郎翁姆 2016. 「カム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8: 21–90 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0897/>
- 鈴木博之 2018. 《理塘县及其周边藏族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民族学刊》2: 35–44+106–109 頁。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9391.2018.02.005>
- 鈴木博之 2022. 《从“哪”到“不”：云南迪庆藏语否定标记的语法化》，林範彦・池田巧編『シナ＝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文法現象 5：否定の多様性』，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73–83 頁。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75707>
- 孙宏开 1982. 《羌语支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89–224 頁。
- 孙宏开 2014. 《八江流域的藏缅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Chime Lhamo. 2024. Verbal directional prefixes in Cheyi. *Kyoto University Linguistic Research* 43: 1–44.
- Chirkova, Katia. 2012. The Qiangic subgroup from an are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s of Mul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 133–170.
- Matisoff, James A. 2004. “Brightening” and the place of Xixia (Tangut) in the Qiangic. In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and Dah-an Ho (eds.)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327–35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e Nebesky-Wojkowitz, René.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 Roche, Gerald and Hiroyuki Suzuki. 2017. Mapping the Linguistic Minorities of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 —“Means to Count Nouns” in Asian Languages—*, 28–42. URI: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6\\_count\\_2017.pdf](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6_count_2017.pdf)
- Roche, Gerald and Hiroyuki Suzuki. 2018. Tibet’s minority languages: Diversity and endangerm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1227–1278.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6749X1600072X>
- Shirai, Satoko. 2020. A geolinguistic study of directional prefixes in the Qiangic language area. *Himalayan Linguistics* 19(1): 365–392. doi: <https://doi.org/10.5070/H91914252>
- Suzuki, Hiroyuki. 2022.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 Suzuki, Hiroyuki. 2024. Shaping rGyalthagic: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Yunnan Khams. In Masaki Nohara and Takumi Ikeda (eds.)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6: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hange.*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87–108. 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89968>
- Suzuki, Hiroyuki and Lozong Lhamo. 2020. ‘Where’ as a negative marker in Khams Tibetan: A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wards a grammaticalisation process. In Yoshiyuki Asahi (ed.) *Proceedings of Methods XVI: Papers from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hods in Dialectology, 2017.* Berlin: Peter Lang. 289–296. doi: <https://doi.org/10.3726/b17102>
- Suzuki, Hiroyuki and Lozong Lhamo. 2021. /ka-/ negative prefix in Choswateng Tibetan (Shangri-La, Yunn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4): 393–629. doi: <https://doi.org/10.1075/lali.00092.suz>
- Suzuki, Hiroyuki and Sonam Wangmo. 2019. Migration history of Amdo-speaking pastoralists in Lhagang, Khams Minyag, based on narratives and linguistic evidence. *Archiv Orientalní Supplementa XI*: 203–222.
- Suzuki, Hiroyuki, Sonam Wangmo, and Tsering Samdrup. 2021. Lamei, another dialect of Lamo (mDzogong, TAR):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Yasuhiko Nagano and Takumi Ikeda (eds.)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4: Link languages and archetypes in Tibeto-Burman.*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5–69. 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63977>
- Suzuki, Hiroyuki and Tashi Nyima. 2021. Evidential system of copulative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Lamo. In Yasuhiko Nagano and Takumi Ikeda (eds.)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4: Link languages and archetypes in Tibeto-Burman.*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59–287. URI: <http://hdl.handle.net/2433/263981>
- Tashi Nyima and Hiroyuki Suzuki. 2019. Newly recognised languages in Chamdo: Geography,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1): 38–82. doi: <https://doi.org/10.1075/ltba.18004.nyi>
- Tournadre, Nicolas and Hiroyuki Suzuki. 2023.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026628>

〔執筆者紹介〕

楊 濬豪 (YANG John Chun-hao)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戸内 俊介 (TONOUCHI Shunsuke)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
野原 将揮 (NOHARA Masaki)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
海老根量介 (EBINE Ryosuke)	学習院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宮島 和也 (MIYAJIMA Kazuya)	成蹊大学法学部・准教授
宮内 駿 (MIYAUCHI Shun)	立教新座中学校・高等学校・教諭
太田 斎 (OTA Itsuku)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名誉教授
今村 圭 (IMAMURA Kei)	京都産業大学外国語学部・助教
汪 維輝 (WANG Weihui)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教授
孫 楊洋 (SUN Yangyang)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中國文學專修・博士課程
鈴木 博之 (SUZUKI Hiroyuki)	京都大学国際高等教育院・非常勤講師

---

雲漢 3号

2025年 3月26日発行

編集・発行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606-8501 京都市左京区吉田二本松町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  
松江崇研究室内

題字 宮島翠雨

印刷所 株式会社 田中プリント

〒600-8047 京都市下京区石不動之町677-2

京大中国語学研究会

<https://kurs10026.sakura.ne.jp/kchgk/index.html>